

双星 / 双星杂志社 · 一 no. 1 (民国4年[1915]
3月) ~ no. 4 (民国4年[1915]6月) · 一上海
: 编者[发行者], 民国4年[1915].

4no. : 插图; 26cm.

月刊 · 一本刊又名: 双星杂志.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4 (1915. 3 ~ 6)

1905.12.14
期刊厚

雙星

第一期



15 / 14

R
810.5
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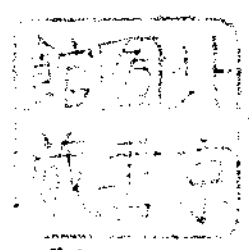
雙星雜誌第一期目錄

- 封面
- 徐丹聲繪落花人立燕雙飛圖
- 圖畫
- 任伯年畫牡丹
- 任伯年畫貓
- 翁松禪墨蹟
- 吳穀祥山水
- 祝辭
- 祝詩
- 祝詞
- 序言
- 發刊詞一
- 發刊詞二
- 小說
- 雌壻
- 雙蝶影
- 慘自由
- 畫中愛寵
- 一疋布
- 香蕉炸彈
- 甯馨兒
- 事不諧矣

瞻寒天倦瘦無鷓小 鷓 西神殘客 雙虹女史 影虹女史 雅 飯山民 庵 雛 雛 雛

廬山行鶴狷齋雛鳳 雛 雛 雛 雛 雛 雛 雛 雛 雛 雛

- 兒女乎？英雄乎？
- 拾可敦阿奴事
- 牛女怨
- 塵海燃犀錄
- 傳奇
- 紅樓夢散套
- 軼史
- 龜年清語
- 雜俎
- 廣侍兒小名錄
- 菊影樓話墮
- 文苑
- 西湖游記
- 詩十三首
- 詞四首
- 諧海
- 梅魂菊影室談雋
- 戰事趣聞
- 諧文擷腹
- 餘興
- 科學游戲
- 表帕之變幻
- 補白 不備載



梅倦 西 心 梅西 小 荆石山民 僕本恨人 中指樹 嚴生

夢鶴 神 石 魂神 鳳

任伯年畫牡丹

秋
香
館
伯
年
畫



任伯年畫貓

山陰道人
伯年寫於
海上



能 子 長 琴 歌 如 野
 閻 美 三 耳 鼓 疾 中
 詩 年 然 林 今 也
 三 年 然 也 也 也
 大 為 致 木 三 年
 邊 十 畝 陰 凡 木
 所 茲 其 地
 則 疇 惟 播 不 然
 葉 落 泥 水 肥 田
 中 極 腐 於 楊 也
 得 風 葉 旋 揚 也
 數 年 先 也 六 也
 年 甫 三 年 公 錄
 年 甫 三 年 公 錄

翁松禪墨蹟

吳
穀
祥
山
水



雙星雜誌祝辭

嚴冬盡陽春來歌吹起朱顏頹余樂逍遙不能擊漸離筑吹子淵簫揚藻采厲霜毫光芒灼灼姑將翔而將翔非曰予智非曰予豪聚莊嚴之七寶輕萬事若鴻毛雙星雙星余祝女鑄九鼎之形為百神之靈憂者既以烹醉者亦以醒

飯嶺山民祝

祝詩

稗海波瀾此一時清定騷雅是吾師黃姑消息殷勤問合與平原繡色絲

雅庵郵稿

祝詞

湖海元龍氣未降明河秋影落吟窗寒星作作作光芒鵲腦焚餘懷昔夢鴛針度與為誰忙相思名字總成雙調倚浣溪紗

影虹女史

雙星雜誌序

雙星

第 一 期

客有問曰。雙星何爲。而作乎。俗傳牛女兩宿。七夕相逢。子雙星之稱。豈是故邪。曰。唯唯。否。否。子不見夫。天乎。時而夕。夕而爛。然陳者一。仰首而舉目。皆是也。其形有若杵。若臼。若杓。若梭。若箕。若鼓。又有若室。若宮。若垣。若階。若壁。若壘。百器百物之形。靡不畢具。吾安取夫。牛女而名之乎。雙則吾知其爲雙星。則吾知其爲星而已。曰。然則奚取。吾聞舜日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雙星之取。子自比於兩眸歟。曰。眸子之瞭。眊人焉。庾戡方戰於美。惡之辨。擇於去取之交。明者安知其非不明。不明者安知其非明。余自願瞻焉。又安敢取乎。於是客數以手恭敬言曰。然則因其時名之必矣。曰。固願之而今未能。辱子之明。問曷敢不告。天下之物必有偶。偶而後能有生。生而後能有成。雙者一之對。數之成也。故慶曰。雙慶喜。曰。雙喜美。曰。雙美可貴者。宜莫若雙。然何取夫。星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見於詩矣。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詠於詩矣。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光。而不能曰。雙日。曰。雙月。於是以雙星名。且吾聞之。庶民星也。地球星也。星者。鉅體。雙者。美稱。吾又何樂而不取。雖然。奚必雙一星。則可統其衆。三星則可參其極。七星則可齊其類也。曰。子胡然。人之大別。男女是也。道之大端。陰陽是也。禮之大經。往來是也。古今焉。新舊焉。妍媸必相形。美惡必相著。天地間。形形色色。皆無獨而有雙。失其一而憂愁慘酷之境。呈焉。人之於世也。苟各齊其一而爲雙。則鳶飛魚躍。鸞鳳和鳴之盛。見而文明啓。又各因一而知夫。雙則不必三之五之。而道已盡於斯矣。今雙星出不偏不激。或莊或諧。可歌可泣。作者之意。其在斯乎。客笑而起。乃記其詞。

雙星雜誌發刊辭一

西神殘客

將欲假文字之郵達幽宵之指寫邊性靈。我露膏澤筆諸書者。自燭其眺輝。俟諸行者不惑於量采。則小
說尙矣。然而鉛槧不言。縹緗知媿。鐵搗竹素。紛起於一時。蠹粉芸烟。難期於來禩。人夸安石之碎金。家披
黃門之爛錦。團團明月。乃同千里之思。一鶴聲云。是九天之奏。狹襟單慧者。吾無取焉矣。一二桀黠者。
或更繪聲寫色。飛來海外之奇聞。華說體詞。詭作枕中之秘史。癡獸賣盡雅馴。難言要皆孔甲之外篇。而
非虞初之正軌也。於是黃子松風。朱子抱一。奮焉而興。斐然有作。排焦鏤脆。儻不害。筮拳芳擷。腹縛而有
則南都一賦。超超中散之嗣音。北海萬言。落落蘇門之清響。又或李甲萬彙。集詬羣言。五時九部。恣涉覽
而彌深。百帙千名。饒媼娥而爭美。卽物卽心。見仁見智。百川分流。而同宗於海。五味異節。而一歸於和。天
下事固有正襟危論。而置若罔聞。主文譎諫。而功收俄頃者矣。雙星之作。意在斯乎。嗟乎。百年之內。促於
修名一士之生。有如過隙。欲與蟬蟪鼎盛。馳騁天衢。定綿蕞之禮。參真靈之業。斯其上也不則。笙簧六藝。
郭郭百氏。開西河之館。成東淹之書。抑其次也。最下亦當戢影窮廬。棲神家術。樂思話之琴。尊悅少文之
山水。而乃一昔依人。萬愁結體。感深者語長。弦急者柱促。衛叔寶自憐。身世未免有情。桓子野輒喚。奈何
誰能遣此。明明如月。達人悟其無生。渺渺予懷。志士知而隕涕。滄桑何世。塵海橫流。徒托諸寸縑尺素之
長。以吐其抑鬱不平之氣。吾爲雙星賀。吾又爲松風抱一悲矣。殺青既竟。誣諉弁言。輒缸鄙裏。以當嚙引。
松風抱一見之。倘不以余言爲汲黯之妄發。乎採水仙於海上。僕慙知音。翮獨秀於江東。君眞作者。覲縷
未畢。主臣而已。

雙星雜誌發刊辭二

友人松風抱一書來。道將有雙星雜誌之刊。屬爲一言。叙其刊行斯書之意。余維稗官一家。載於漢志。後有繼作斯道。益光顧大都盛平之世。舉國娛嬉。知能之士。心志無所。騁一放於詼奇光怪。支離誕謾之文。數奇干寶。雅擅搜神。老去東坡。偏能說鬼。此一例也。復次則文網密張。朝野矜。瘳政局得失。時流月旦。無能恣言。於是託之野乘。變易姓氏。摘辭迷離。寄意詭譎。若儒林外史之爲者。此又一例也。簡秩旣夥。爲體復繁。綜其大端。無外二者。要爲義存風世。指在尙文。託體雖庠。無乖雅道。凡我諸子。固已洞澈斯意矣。錫鈞讜陋。削轍索居。楮墨久荒。學殖尤落。顧猶採其蕪章。列之簡末。細流土壤。無補高深。若其要旨。旣如上列。竊復自忘。其不敏。猶欲吮毫潑瀋。助諸子張目於十一。然而今日之日人。問何世而復酣嬉詞章。聊浪筆墨。自非足爲盛平之輔。敲撫膺四顧。無可言者。則風刺之義。亦歸無當。是誠吾曹之罪也。甲寅冬暮華亭姚鶴雛

說

韻

入

觀

本誌月刊一册按期出版愛讀諸君請查照下列簡章填寫定單寄交上海本社總發行所本社當照定單按期郵寄不悞

雙星雜誌社啓

定

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雙星雜誌社定購雙星雜誌

自第

年第

號起至第

號止計共洋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照奉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即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四年

月

日

雌婿

小鳳

東洛分封之族。宅居中州。有媵雌婿之祖者。叟簪筆京華。稱能文章。有熊氏之裔。有能作劇。通說者相之。曰。相君濯濯。後必有賢子孫。且必得釵而弁者。叟曰。諛吾耳。黃崇嘏。天上人。豈再生者哉。或曰。彼特云釵而弁耳。庸知弁之必佳兒哉。越二十年。而其孫雌婿生。雌婿生以寅之元。錦襪繡鞞。神清以淑。叟摩其頂。以喜曰。熊氏之客告我矣。字曰元媵。竊語人曰。母生於丑。此兒以寅誕。虎長則噬牛矣。元耶。歲未週。父母果相繼死。叟臨子婦之喪。而弔曰。今非弁元耶。誰實娛老人晚末者乎。遂撫元耶。如男子孫。耶誠明慧。六七歲時。恒垂髻。俛祖胸。以嬉。曰。兒聞人家有妻妾。且何謂妻妾乎。祖戲之曰。待而冠左。而妻且右。而妻矣。耶曰。聞云不讀書。無以致妻妾。兒今未讀。誰妻妾之乎。祖乃延師課之。讀師絳邑老諸生也。壽年以後。知元耶。慧逾常。產撫耶。歎曰。三十年。臯比未得傳吾業者。今幸觀子。使非女子身者。十年後。梨花槍海內。當無敵手。而子又釵者。奈何哉。奈何哉。耶大慍。歸以告叟。曰。師乃汚兒祖。既男兒矣。師何能女兒哉。叟審其事。而懼耶之不悅也。姑慰之曰。師憐兒耳。兒第從師學。寧待師之雌雄耶。女乃讀如故。叟官久。畏聞陰穢。語恒自反。若不豫。然故出必攜耶。以驕人。若曰。而無云。久宦。猶予今。乃有賢孫子矣。因是人之觀耶者。罔不雄耶。且曰。何物老擊其孫。居然駢角耶。昵耶。叟曰。彼何為諛兒。以駢角。叟曰。謂兒才逾阿公耳。耶曰。阿公才矣。兒將焉逾。叟曰。阿公才。僅詞苑耳。兒他日走南衙。作宰相。庸止阿公若哉。耶聞是語。乃欣然。自許。率輔矣。歲月復。歲月耶。年且笄。學益進。師啓叟曰。自古佳人才高。無繼命二字。天豈獨付女子者。

雌婿

一

特續史咏絮士難爲匹幽傷抑鬱遂中於人耳翁苟憐元官天壤王郎無多雀選矣叟歎曰謹謝良意會徐謀之郎聞而大慍泣不復讀曰昔師汚吾今日及祖儔云宰相才而易斂適人者乎嘗見東家阿還已警其髮帛其跌垂瑣而曳裙人女之而嫁焉吾髮豈警吾跌豈帛耶吾又豈瑣而裙者耶吾何嫁爲叟又姑慰之郎有族姑秋孃隨君子自吳王城下來執禮來省秋孃慧麗言笑動人叟携郎以授秋孃曰好見汝姑姑兒早喪父母姑姑不忘兄嫂將撫汝如子也郎進引秋孃手秋孃驚而避曰郎君年幾何矣叟歎曰个兒才識幸不弱人獨憾天公靳不肯令作男子身耳郎與秋孃兩俱默然是夕留秋孃於郎室郎辭曰姑尙少艾兒聞諸師男女長則別居矣秋孃但睨郎微笑呵之曰姑姑且終身撫汝能讀幾句書乃刺刺向人耶郎不敢復語引秋孃入己室自低語曰阿公老故健語益好臧否人秋孃固密受叟囑者週睐一室若有所睹趨郎低語曰今夕月上耶兒何竿頭寸帛猶閣床頭郎嚶嚶曰姑乃注意及此此是兒以意爲之者姑笑曰乍睹此頗異郎亦具此耳郎曰姑誠憤憤是乃男子事於姑何有者姑笑曰郎欺予哉床頭閣寸帛是女兒事而以男子驕予哉郎錯詫愕曰是女子乃有此耶姑莊容歎曰郎慧且賢何獨昧此祖所以男子耶者假郎以自遣也郎之師不必假郎自遣故不復男子耶苟姑而孫若祖祖亦當男子姑耶視姑猶男子耶耶弄帛不語秋孃默謔曰是殆悟矣嘻吁竟寢郎亦僞爲睡者兩般心事一樣長宵郎不成寤秋娘亦數遍雞聲已晨起則各赴其終夜反側之計畫以興郎盥洗以謁師曰師嘗語吾以男女之別矣敢請其詳師正色曰而何不覆內則郎曰否請言其實師曰冠弁斂輓別之實也郎曰否敢問其形師勃然曰兩儀旣分陰陽始判孳育萬物其象乃生郎曰弟子何敢及此哉姑昨謂弟子形之所

判寸許之微耳。師失色曰：而猶喋喋者，予且棄此去。耶不敢辨，意則曰：男女有別人之大倫，師不以此示弟子，復何爲者？雖然，予又庸必得諸師耶？室有婢年逾笄矣，慧黠得叟歡，顧媚耶尤至，嘗倚耶肩戲於花下。曰：阿耶翩翩誰家多福，令孃消此豔福者，卽爲媵，稍勝侍白頭翁矣。耶因時與婢嬉，至是密攜婢手，忸怩曰：卿誠愛吾能，以誠語吾乎？婢酣然無語。耶曰：卿乍謂吾翩翩是旣男子，吾矣，顧吾姑何又女，吾也。且人固何爲男女也？婢匿笑曰：阿姑云何？耶曰：姑言殊難解，言已訖，然俯睇其襦，曰：姑言女子，乃時御寸許物耳。婢笑且羞，欲語不成。耶曰：然則卿亦有此乎？婢羞不語。耶劫其手，固問之，婢奪而逸。曰：耶今乃信妄語，纏人婢何由有此耶？喜而目送之，曰：卿不啻男子予矣，乃不復秋孃語。且重怨師徒，陳腐作書生語，其啓發心智，乃遠遜於一婢。遂翩入謁叟，叟方備聞秋孃述喜，攜耶曰：兒今悟乎？未耶曰：兒誠悟，誠悟兒之終爲男子身矣。叟慍遂病，歎曰：天旣不以男子孫續吾宗，而吾更強違之，可乎哉？執耶手以嗚咽，竟卒。姑受叟命入撫之，姑夫林中書有文人譽，朗潤圓譎，時走燕鶯香樓間，稔識群旦。一夕於名旦絳珠，復壁中得正定鄭吉樂吉樂少年詞，丰華一時，無兩。嘗歎曰：鬢眉憎人文章，招忌苟可再生，吾其女乎？鬱傷之餘，遂逃狂癖，旣得絳珠，則大喜曰：天生此子，令鄭吉樂好修來生矣。遂匿絳珠許，夜深人靜，輒作女子裝，玉璫瓊珮，俾絳珠爲姊妹，行絳亦愛憐之。如妹恒戲曰：天苟俾耶作女子，身絳珠合婢事之。吉樂故識中書，是夕吉樂方雲鬢，裳俾絳珠若情人者，角釵交影，間中書君撞而入，吉樂匿避，闌後笑聲猶嚶嚶在耳也。中書君賭絳珠笑曰：是演訪翠眠香乎？香君佳人何避之速也？絳珠笑不止。中書君遽出，吉樂於闌後玉融烟潤，居然絕世，不禁狂嘯曰：佳人佳人，吉樂初猶赧赧，繼竟檢衽，徐徐曰：君子何來擾人，闌中書

雜 序

四

君笑曰。苟能。鉅。釵。侍。予。飲。者。當。信。鄭。吉。樂。清。狂。天。下。無。兩。否。則。徒。作。纖。媚。態。來。悅。絳。珠。耳。吉。樂。擬。闖。三。重。慨。然。曰。世。無。直。諫。儔。議。予。者。偷。假。尺。寸。權。俾。予。鄭。吉。樂。謀。明。窮。諧。或。不。令。孺。子。笑。人。今。如。此。天。乎。天。乎。言。下。沈。瀾。拔。玉。簪。折。之。曰。而。毋。瑣。瑣。所。不。含。忍。茹。苦。以。雪。半。生。之。忿。者。有。如。此。警。警。琅。然。碎。地。中。書。君。振。腕。宿。懷。亟。再。拜。以。謝。曰。吉。樂。宥。予。吉。樂。宥。予。絳。珠。笑。而。起。曰。中。書。君。非。田。仰。李。香。君。今。夕。錯。拒。矣。扶。吉。樂。入。別。室。須。叟。復。出。則。一。雙。玉。樹。皎。然。映。澈。紅。燈。翠。幕。間。恍。惚。可。接。中。書。君。之。款。曰。天。生。奇。偶。得。無。故。耶。因。具。筵。以。坐。伺。吉。樂。之。愉。以。進。曰。日。夕。向。艷。敷。作。生。活。使。君。自。有。妻。耶。吉。樂。款。曰。世。無。才。人。甯。嫁。以。老。鄭。吉。樂。豈。向。床。第。作。孽。人。者。中。書。君。微。顧。絳。珠。絳。珠。以。箸。叩。杯。恂。曰。天。乃。獨。令。鄭。郎。無。僊。中。書。君。曰。使。君。何。嘗。無。匹。哉。特。奇。偶。天。作。合。之。不。易。耳。吉。樂。歎。曰。天。獨。善。簪。弄。才。人。幾。見。荷。奉。倩。有。慰。情。一。日。哉。中。書。君。曰。然。則。吉。樂。固。驚。絃。新。絕。者。矣。歸。以。告。秋。孃。元。郎。自。受。秋。孃。撫。稍。親。外。事。間。走。歌。場。舞。榭。間。見。絳。珠。雲。鬢。霞。頰。演。獨。占。驚。夢。諸。劇。則。許。為。天。人。中。夜。轉。側。思。得。佳。人。如。絳。珠。者。假。錦。裘。婦。畜。之。行。笑。參。軍。新。婦。徒。有。文。詞。白。石。小。紅。未。免。寒。瘦。矣。乃。日。尾。絳。珠。識。其。居。處。望。門。躡。屐。欲。入。無。由。一。步。數。留。悵。然。竟。返。中。夕。自。計。念。姑。夫。跖。宕。詞。場。亦。親。聲。伎。絳。珠。一。葩。獨。秀。義。無。不。識。偷。許。為。已。介。一。度。得。親。吹。花。金。大。何。能。驚。天。台。仙。客。哉。決。徐。謀。諸。中。書。君。中。書。既。以。吉。樂。告。秋。孃。苦。未。能。搪。突。奉。郎。中。秋。之。夕。齋。月。之。左。命。酒。作。筵。清。輝。籠。影。郎。遐。念。絳。珠。近。瞻。素。女。歎。曰。天。上。有。月。圓。人。間。詎。無。緣。滿。姮。娥。今。夕。徒。見。下。界。羅。帳。翻。耳。秋。孃。傲。睨。中。書。君。中。書。君。歎。然。執。杯。以。起。曰。敢。賀。元。郎。今。夕。得。佳。婦。矣。郎。未。解。中。書。君。意。思。得。親。絳。珠。機。無。有。便。於。是。者。題。款。世。無。絳。珠。甯。以。嫁。老。耳。秋。孃。笑。曰。儔。為。絳。珠。者。而。郎。言。爾。爾。郎。曰。三。鳳。圖。獨。占。驚。夢。冠。絕。京。華。祇。願。

天。上。難。得。人。間。姑。夫。庸。未。嘗。爲。阿。姑。言。耶。中。書。君。失。笑。曰。郎。所。見。誠。不。異。閨。女。正。定。鄭。吉。樂。如。沉。香。亭。北。紅。艷。一。枝。而。獨。揚。砒。硃。於。瓊。玖。念。念。不。忘。絳。珠。乎。郎。視。中。書。君。似。未。能。信。中。書。君。微。吟。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定。向。瑤。台。月。下。逢。吉。樂。吉。樂。卿。不。得。遇。元。郎。固。應。冤。煞。天。公。獨。鍾。靈。女。元。郎。元。郎。不。逢。吉。樂。又。成。網。漏。珊。瑚。矣。元。郎。聞。語。默。然。久。乃。請。曰。姑。夫。當。識。鄭。吉。樂。敢。請。以。姪。介。之。中。書。君。微。笑。不。應。秋。娘。躡。中。書。君。之。足。告。耶。曰。郎。第。飲。姑。夫。終。攜。而。識。個。人。已。越。年。之。春。元。郎。吉。樂。婚。洞。房。一。夕。郎。乃。擲。其。巾。曰。十。八。年。悞。人。夢。終。令。輕。薄。兒。占。盡。溫。柔。矣。後。有。見。元。郎。者。玉。釵。金。珥。麗。婉。無。兩。惟。時。向。人。長。揖。稱。生。爲。娘。行。笑。耳。



菊部餘談

唯

堪

六

十三日在京中負盛名時。婦孺皆知之。有某部郎子甫數齡。善屬對。塾師偶以十三日命對。即應聲曰。六一翁對仗雖工。未免唐突廬陵矣。清道咸間。京師相公之風猶盛行。舊傳一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擊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寫事最入妙。又五言律云。萬古寒酸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戲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即軟篷。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孽海中有如此苦惱。宜此風之日就消滅矣。

梨園子弟皆有譚號。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對箏秋鄭麗方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楊桂雲為山查糕。詰其故則笑曰。所謂又紅又甜也。為之絕倒。

雙蝶影

鵝 雛

路索歇洛克者英國聞家子也某日獨酌於法京巴黎黑森酒肆之雅座意忽若不樂歇洛克之爲人清竦而溫雅臂脩而肩削手指纖柔若婦人鬢髮脩整衣履鮮澤雅有顧影自憐之致見者謂烏衣王謝之風固未失墮平居接人一出以和藹雖臧獲未嘗見其怒而論者謂伺歇洛克之有威容若待大西洋之水涸蓋至難也是日獨擇一避人之處而坐去帽以巾自拭其額汗翕昏噫氣舒其抑鬱而兩手時時顫動衣法蘭絨之半臂堅挺無倫而胸次時時起伏若回浪怒擊齒海岸之石回澗不已坐定徐舉其深碧敏銳之目光微睇坐人一瞥卽下卽復噓氣無語侍者以酒上歇洛克盡勃蘭地至一巨琉璃瓊置瓊於几其聲鏘然視隔坐酒人履舄交錯脂香粉氣氤氳一室間有妙年男女藉飲次以傾其情愫喁喁細語中雜以兩盃相觸之聲尤有女歌者挾樂器唱男女戀愛之歌音韻搖曳盪人心魄坐客喧闐笑樂如入愛神之國顧以歇洛克當之乃都無動歇洛克僑此數年其人藉履旣豐不治生產時時與法國上流社會交接裙屐徵逐爲樂無藝而今日心中則若有所感一冥神默想便見今日公園中所見之情景此景致足以動其傷感方遊神間而對坐空位恰又來一酒客其人似爲素識則又莫審其名姓遂與微點首爲禮其人陸軍中人也狀絕雄碩年可三十以來體極豐腴願絕非癡肥眉目清整尤無風塵骯髒之態其最異者二手乃瑩白如玉初非執械御侮之輩日與鉛丸利刃爲伍者以狀卜之似爲退休之伍曹頃仍衣其軍人之衣入坐呼酒容似甚瘁歇洛克審視久仍莫稔爲誰以己心絕煩擾遂亦止不復思引

杯自飲。斗聞來客長吁聲。音納。悽厲。己心忽復微動。念天下詎有與我同一境地者耶。不則歎場浩歎。胡爲者。且獨坐。本欲避情思之繞。而萬念憧憧。轉不足以自甯。貼計不若移樽就之一譚。或足破此腦中之紛擾。念甫動。而隔座客忽低聲言曰。嗟乎。天之窮我。真至於極地矣。我不審後此將如何。而後可。歇洛克聞此。不可復耐。斗起於坐間。面隔座客曰。先生晨來當佳。果不見棄者。盍共飲一談。以我視先生。獨飲固甚寂寞也。其人方自語。聞歇洛克語。色然若驚。繼而神定。磬折答曰。先生以我語至此。稱孺孺。遂曰。似不當擾君清興。果不以武人爲嫌者。當就教言。已起坐。至歇洛克之坐。曳椅而坐。歇洛克視其舉止。恂恂有雅氣。一洗武人倉卒莽撞之習。亦心儀其儀表之佳。坐定。互斟其酒。其人發聲曰。先生不厭煙乎。歇洛克點首應之。其人出煙斗。盛滿其煙。以管叩案曰。先生我晨來抑鬱極矣。幸恕我冒昧。不當以瑣事聞之。君子以我今乃遇大不得意事。盡反其常性。先生視我將發癩矣。話訖。嘯不止。歇洛克無語。以盃近唇。微吸。卽止。視客樽空。則代爲滿之。續曰。先生胡言以我輩萍水之遭。本不當詰。是特我視先生似曾識面者。先生幸恕余記憶力之劣。余蓋不復能憶之矣。然先生亦抗爽士。當不以俗禮縛節。見搗且僕所遭亦殊不幸。以我視之。我兩人蓋同命鳥也。先生不以爲匪。然者。盍一語我客聞語。微嘿。徐笑曰。然我憶之矣。我視先生殆爲英國之彥。僑履此土者乎。然則余當歷訴其所遭。以先生外人當樂代爲保守。此秘密使此邦人士不致聞而嗤我。歇洛克曰。唯唯。先生請盡言。余必一一如尊旨。語已。客鯨吸其酒。又盡一盃。嘆曰。先生視余何如人也。余固曾馳驅疆場。躬冒鋒鏑者。余固武人也。自維平生九死一生。險已親經。視天下無論何途。皆爲夷坦之道。今乃爲情彈所中。較之炮火中鐵丸橫飛所創。爲尤烈。嗟乎。情彈固較炮丸烈。

也。語至此。聲情激越。而懊喪。二態兼具。面頓灰白。如死。乃頻飲其酒。不已。歇洛克聞情。彈二字。面色立變。然猶傾耳而聽。聞客續語曰。余於去年辭職。歸徜徉此間。悅一閩秀。其人之名。君可弗問。要之。天人也。余自與之相識以來。沉酣露醉於其情愛之酒之中。垂六月矣。此六閱月中。余幾不復能辨。余與渠之爲一人。爲二。覺渠之呼吸。余呼吸也。余之生命。渠生命也。經渠蓮轉所履之土。余嗅之。而皆香。得其纖指所觸之物。余奉之。若瓊寶。要之。余之顛倒心情。已非一日矣。乃日來語至此。歇洛克忽若已沉醉。欹坐傾聽。如置身於來客所言之中心。神已超越而去。忽聞來客語。至今日二字。聲宏而激。則斗然驚覺曰。何也。且君殊駭。人客曰。止。止。君弗斷我語。俾我盡情傾倒。以舒我抑抑。君當知今日。我乃遭不幸事矣。昨昔之夜。得彼姝一箋。約晤於博物院之展覽會。余如期而往。至則天乎。彼姝之子。已別有所鍾情矣。余親見其挾一年華。未老。衣履翩翩之紳士。挽手同行。爲狀甚狎。見余微點首。似相識。又似陌路也。者亦未作一語。余乃大震。以爲眼瞇。斯時。覺天地旋轉。目中。乃不復辨人物。靈魂似已。與我軀壳告辭而去。少頃。神定。已不復見彼姝。但見彼服紳士服之僮。以杖支身。昂然而立。面我而微。晒目光中。露無限輕褻之態。余乃肺腑崩裂。掩面狼狽而出。嗟乎。先生以先生爲我。設身處地。一思之。當如何者。此甯非天下至不得意事。且我後此。更將何賴。以支柱此生者。但覺身世。蕭然。生趣已盡。不得不向冷墓中。邁步以趨矣。語訖。復長喟。視歇洛克。寂寂無聲。則大駭。以爲是人。殆醉而睡耶。抑病作。而暈注視。歇洛克之面。慘白如石。人愕跳而起。以爲將死。顧歇洛克。殊非醉。非病。非死。微呻而醒。以手支案。顛聲曰。老友弗駭。我爲若悲。且爲若同病者。悲也。言已。伸手曰。我今有冒昧之言。君能許我爲友乎。客曰。願甚。歇洛克曰。然則事定矣。今我當親君如。

交十年之老友。嗟乎先生我殊爲先生悲也。歇洛克感情大涌。引手乃久久不釋。客失意之容亦微露。欣慰意曰。然則我今當詢先生何居。以便奉謁。曰我居希克街四十號。語已遂分手。而出希洛克振衣而行。將出肆門。尙聞其微語曰。嗟乎若人胡乃其所遭。一如我也。

歇洛克僑法在二年以前。以貴介子弟居繁華社會之中。交接頗廣。顧歇洛克落落無所當意。近數日來。始於是中獨垂青一閨秀。其人亦故家母爲西班牙人。父則此間土著也。以經商頗致厚產。姓思威拉。摩登其字也。二九華年。艷聞於國。積學尤富。曾卒學於大學校。頡長玉立。目巨而眉纖。顧盼間尤含奇俠之氣。歇洛克心醉其美。尤欽其學問儀度。心目中遂掃却一切而專容一法蘭西權奇倜儻之美人。每至相見。必目授神與。傾倒甚至。而女亦眷注甚殷。惟每聞女與人語間。雜以擔紐爾意文之名。歇洛克之爲人。外和而內隘。心情沉摯而褊狹。亦在所不免。眷愛一人。則盡其頂踵。不惜捐糜。而殊不願有一人焉。以中分其所愛。此情雖爲大半青年所恆有。而歇洛克爲尤摯。由是歇洛克萬頃情波中。怒浪生矣。旣悉心偵察。知擔紐爾者實亦爲女意中之一人。其人與女相識之時。尙先於已。歇洛克旣得此訊。則憤火中燒。不可遏抑。計必遣去其人。於摩登之前。爲意始適。思極似欲力殊其頸。顧歇洛克者。沉摯人也。其性尤富忍耐。一策旣完。堅苦爲之不計其程。此尤爲英倫三島人之特質。旣得訊亦殊不以其意露之。摩登之前。辭色不異。力籌其後。然天下人當疑畏之境。則所疑愈日。呈於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亦祇以一疑字橫胸之故。歇洛克旣懷此擔紐爾意文之名於胸次。不可磨洗而去。於是耳聽目接。每於平常無可注意之頃。亦若突現此意文之影。爲一亭亭好男子風貌。言辭均過於已。於是日覺摩登之意。漸不專一。平日促

膝相對摩登偶形微倦玉腕支頤引目慵視歇洛克必殷勤覓破睡之諧語以蘇其情譚吐既佳致尤溫婉摩登爲之一笑至今日則歇洛克心中之情緒已大異其狀以爲彼作此態殆厭於接我思擔紐爾意文也歇洛克所居與摩登相距絕遠可二咪許歇洛克則午後三句鐘必駕車而往趨綉閣傾譚時或侍摩登與其母同飯摩登之父經商於外不數數歸歇洛克至今尙出識面顧與摩登母女則情意甚親其母忘情時亦幾以佳婿視之矣自有擔紐爾急文之事中爲之阻歇洛克跡雖不疎而猜疑之心已日甚一日偶與女同出至劇場或公園徘徊行樂此在往日爲歇洛克所最躊躇滿志之時而今則每見女值一友人握手寒暄歇洛克必竊竊注視擬議其爲擔紐爾意文與否心中軸轆不已勞攘已甚酬答亦乖乃視摩登待己之情亦若日滿一日

飲於黑森肆之前一日歇洛克旅邸忽來一函視之意中人手筆也小草數行傍行斜上略具忽忽之致書辭謂今日得聞將至公園一暢遊日君能惠臨作半日清話無任歡企同行無他客可一傾積懷云云歇洛克得之狂喜以月來不得玉人垂約時從行亦抑抑無好懷忽得此簡疑意外垂青乃將及我則彼擔紐爾意文之僮夫殆屏之門外矣折書置之懷中匆匆膳畢刷衣治履費時可二十分而竟即駕車行車中自念恍如廢棄之王族驟膺大寶此行則騎從赴教皇之宮行加冕禮也喜心旣生視前種種疑雲直如煙雲過眼新霽之下朗然昭蘇山高水長春風煦拂依然一一還其故步車中遇途人皆有笑容即丐者縋懷車前曉曉乞錢在歇洛克聽之亦若聲聲賀其幸福間遇故人悉與點首爲禮喜溢於面萬不自禁在此喜心翻倒之一頃中車已止於公園門外歇洛克雅步而入態甚蕭閒記者曰嗟乎歇洛克蕭

開之態止見於其進園時數分鐘間矣。蓋其至園後半句鐘。遍覓摩登不可得心。已焦悚無已。自坐於一公園鐵椅之上。面園門而望。又可半句鐘。驚鴻之影仍復渺然。歇洛克心始大疑。謂摩登必驟變矣。弗然。必弗爽約。於是心動不已。盤散草地之上。如蟻穿螳。蹊蹶甚勞。額汗已泫。泫瀉耳際。意當決去。親往香園存問。又悔不先至女處。則不至徒行。於是自咎不已。遷延凝佇。日影已斜。歇洛克耐無可耐。焦灼之氣。幾欲灼其腦。而燃不得已。引杖自行。垂首喪氣。至於極地。徐行至園門之側。將移步出園。尙引其絕望之目光。回矚園際。斗見僻地一椅上。坐男女二人。歇洛克目光一及。而神魂已越。蓋亭亭倩影。儼然爲己。心目中。所時時深印之人。姿態依然。風神無改。尤不堪者。身畔坐一中年紳士。深目隆準。儀容甚偉。履御九華。以手握杖。指點園中勝處。款款深情。流露於不自覺。此在常人見之。已足以生其妬羨。矧歇洛克爲局中之人。但覺震極。身幾欲暈。而仆則回面不敢更面。但立而沉思。口中微呼曰。嗟乎。擔紐爾意文。嗟乎。擔紐爾意文。汝今日履我一生矣。呼已踉蹌而出。步履如風。人登車之次。舉杖絕高。幾自擊落。其帽車中垂首不敢更以目視途人。但覺行至一處。遊人如蟻。擠其車。幾弗使前。則園中博物院展覽之期。亦卽黑森肆中武裝之客。踉蹌受窘之地。爲時則在三句鐘以前也。

讀者知此黑森肆中武裝之客。爲何如人乎。則卽擔紐爾意文是意文之得交於摩登。因在六月之前。然後亦微稔有某國貴胄。僑居此土。名路索歇洛克者。善願已自軍伍退歸。交遊殊少。園中所時往還者。會摩登母子之外。亦止數人。緣是未得數數往還。於交際場中。而所謂路索歇洛克者。亦終未緣一見。然意文者。從軍之健士。意態抗爽。雖屬意於摩登。甚殷。殊不虞人之能奪其所眷注。且謂我固據足在前。歇洛

克何人。乃能挾彼妹之心。以去緣。是亦置歇洛克弗念顧。雖如是。亦終不能釋然於心。自得彼妹之召。晨中至博物院。大窘而歸。於是路索歇洛克之名。遂湧現於心。若三色旗之昭然在陣列前矣。

吾書邇叙已竟。今復當述歇洛克自黑森肆歸之第二日矣。是日歇洛克起頗夙。以百念濼洄。寢不能寐也。朝食甫畢。坐齋頭。嗒然無語。如大病乍起。精神不屬之狀。忽門鈴大動。動已侍者已將昨宵來客匆匆而入。擔紐爾以昨日之會。歇洛克深許爲知己。遂亦不將名刺而入。既入室。歇洛克則起立爲送。方欲申其寒暄。擔紐爾意文忽曰。先生果無事者。盍借我一行。我固有重要事。須君爲證。語已立起。執冠待歇洛克。歇洛克無已。亦取冠行出門。登車觀擔紐爾顏色。仍怒不可遏。爲狀較之昨夜尤獍厲。可怖。歇洛克所欲言之語。遂吞咽復止。車中二人各爲無限之幻想。此幻想復爲一軌。乃各不相知。則歇洛克心目中。既確定中年紳士爲擔紐爾。意文心中復以中年之僮爲路索歇洛克。二人堅執此無辜之紳士爲其情敵。而大敵在前。乃轉不自覺言之良可笑也。

車行之路。歇洛克雖無心流覽。而頗覺其爲常經之道。顧猶未知意文驅車乃向己之意。中人家也。此時囁嚅於口而未言者。惟乞恕我。余尙未知君之姓氏。一言然以昨日之叙。已脫略如舊識。今日言之殊覺非禮。復視意文之面。暴厲無倫。虞嬰其怒。即亦不言而車已止於一家門外。歇洛克下車。乃大詫。非言可喻。蓋至者即摩登家也。視意文奮步而前。掣鈴即有一侍者。道之前行。顧見歇洛克則鞠躬爲禮。而面上微現詫色。意文及歇洛克乃都無覺。以意文心中方輾轉思昨日之事。而歇洛克則惟心口相商曰。奇甚。奇甚。是人是否。即爲擔紐爾。意文即又曰。必非必非。殆他人耳。彼意文者。非吾昨日目覩之者耶。

客室小坐。摩登已姍姍而來。玉面微灑。若瘦小極。而姿顏明媚。乃復不減。至室。卒覩二人同至。亦露微詫。異之意。顧亦不疑。與二人把握爲禮。訖笑曰。今日二君乃同時光臨。則更不待妾介紹矣。昨日甚歉。語未及卒。意文蘊怒已極。更不可耐。則卒然言曰。密司恕我。我昨日乃見密司。我乃困甚。今無聊之外國人。路索歇洛克亦來耶。歇洛克方懷疑而。坐視二人對語。聞意文言。則愕跳而起。呼曰。何語。路索歇洛克若何爲。乃無故訾我。意文聞言。如中巨棒。良久低呼曰。汝耶。我今欲癩發矣。言已俯首。至臆。搶帽而出。亦不及與二人叙禮。狂奔至門。次不審何往。

摩登瞪視不發一語。數分鐘後始低呼曰。何事何事。我乃懵然如墮五里霧中矣。歇洛克少頃神定。乃詳語以昨日所遭摩登怪呼。曰。嗟乎。此爲如何事。我昨日小極未嘗出也。二君殆遇鬼耶。歇洛克亦凝思不解。自詫爲或眼花之故。然此時情界之競爭得間矣。乃婉達已意。詢女之向背。摩登聞語。頰頓大絳。良久以臂挽歇洛克。柔聲呼曰。路索我意決矣。擔紐爾意。文我良友。若我語至此。乃訥訥不卽出路。索知旨笑顏可掬。而兩人之好事近矣。

明日晨報中登新聞一條。言有達克拉子爵者。德之宗室。今親娶其夫人。至法。偕度蜜月。良人貴冑。新婦如花。艷福爲時人所歎羨。尤奇者。其夫人之狀貌。乃酷似一人。若孿生之姊妹。花其人爲我國社會中。名鼎鼎之妹。卽摩登思威拉。是以子爵夫人較之。若翩躚雙彩蝶。無分軒輊也。

慘自由

無齋

歐風捲地而來自自由。鐘聲打破禮教中種種障礙。男女婚姻乃多佳話。其慘史之多。更不忍聞。有梨夢者。粵之聞家女也。少爲其父鍾愛。六歲卽延塾師教之。文長乃習詩吟風弄月之什。往往可追晚唐貌。尤雋秀。以是才名冠一時。同郡某氏擁萬金。賞祇一子。弱而多病。竭醫治之力。幸得長成。聞梨夢之美。而才因求婚時。梨夢讀書繡閣。純粹爲大家女。終身之計。惟父母命是聽。婚約既成。漸事針繡作嫁衣裳矣。無何梨夢父以某戚引。援入政界。常與新進少年交。乃一變方針。提倡新學。家中婦女悉遣入學校。梨夢耽詩愛靜。且以年長。殊不願出就學。其父固命之。乃首途至上海某女校。以女才子爲新學生成績之優。自不待言。而姊妹行。每以拘謹爲梨夢憾。梨夢自知不諧時俗。漸改故態。半載休業。革履珠絡。長裙曳地。豔妝敷粉。見者謂迥然兩人也。

是年秋。武昌軍起。海上爲四方逋逃藪。梨夢自祖母下。皆避禍來滬。於是梨夢每日乘馬車至女校。暮歸以爲常。未幾女子北伐軍女子募捐團紛紛出現。各女校各輟課散學。爭先恐後。以投時尙。梨夢亦忽發奇想。剪髮從戎。其祖母力止之。而不能。乃翩然整裝至白下。轄某軍長戲右時。與聞此事者。皆名爲志士。而實多偏激。最不可問者。則爲中葺之言論者。藉藉皆謂梨夢與軍長往還。尤勤。女參議中。可爲首屈一指。未久。各軍鳥獸散。梨夢遂歸。而心殊鬱鬱。大有度日如年之象。一日過某友家。見案上置一小影。美少年也。梨夢心動。急問曰。是何人者。友駭極。不知所云。蓋此人卽爲彼意中之一人。夾於書案而忘爲藏匿。

者梨夢再三問始知爲曼殊也者於是常與友偕一日遇之則脉脉含情各有相見恨晚之概曼殊者亦粵產美丰姿善媚年少女子無不受其愚者先是已與梨夢之友訂密約見梨夢則大羨由是一意求結好梨夢暇則與梨夢會於旅館而梨夢之祖母嚴稽查出入雖兒婦厭之不肯稍寬梨夢乃或移其上課之時赴曼殊之約終以露水夫妻決非久長日與曼殊謀善後而孰意梨夢未婚之夫年已十九其父母初欲商梨夢之父秋以爲期彼此了向平之願詎國事沸騰遲遲未決而飛短流長亦時有聞於粵之人士至是馳書急訂婚期已允之矣

梨夢聞之一夕咯血不省人事父母愛女之心其倉皇可想然不知病之從何來也梨夢慧而黠所以欺父母者甚工既醒百端解說以祛其疑家人皆曰小姐讀書太苦不如且罷讀好事近矣靜養宜也梨夢心益憤而口不能言咯血數夕一病兩月婚期遂不成而梨夢之病亦日起矣

既愈梨夢知事益亟密問計曼殊曼殊曰走上也梨夢猶持兩端曼殊曰然則與吾離乎梨夢心醉於曼殊不能答然一念父母鞠育之恩雖甚不肖未必無依依之私請遲之時二次革命軍將起滬上風聲又緊梨夢父嬰暑疾甚危一家驚懼梨夢之母每夕侍湯藥目不交睫曼殊諭知其情乃趨梨夢行而某日之夕梨夢竟一去不歸與曼殊棲息某旅館以其家無人作追尋計也女子淫奔又棄其父於垂危人心至此狗彘將不食其餘然而梨夢一生之歡樂亦於是而止

曼殊有兄二人家富年十七而娶甚賢能得舅姑歡然性情殊與曼殊不類曼殊常厭惡之以是假遊學名至滬日事揮霍經年不歸粵其家疑之常趣歸當梨夢之病咯血也曼殊母亦病危急電召曼殊歸曼

殊不得已而行。至家母病已稍瘳。細詢其在滬情狀。靡不巧言彌縫。其母信之不疑。旋曼殊妻於夾袋中。得梨夢照片及往來書函。痛哭告其姑曼殊。乃大窘。母性慈。曰：木已成舟。責汝無益。然污人良家女。不慮受天罰耶？因戟指大詈曼殊。本輕薄兒。且以梨夢穢史傾筐倒篋。以告母。更媚於其妻。以冀轉圜。而曼殊之心。實不在是。月餘復匆匆出門。其家人雖不甚阻抑。皆知其意。密書告滬上戚友。時值其行爲。及與梨夢亡匿。梨夢父在病中。使人四出偵察。於曼殊已十有八九。以無佐證。不敢遽捉。將官裏去。又懼親家知之。無顏面以對。故任二人之自由。而曼殊之日費。乃日浩大。向之財源。又爲其家人杜絕。不能支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至此反有不直於梨夢之意。時梨夢已有孕。將娩矣。曼殊之希望於梨夢者。乃生男子。即以告於其母。爲兩大耳。

婦人生育子女。爲人生第一苦事。而臨蓐時。尤生死俄頃。無異下天堂入地獄。梨夢別家離親。獨與曼殊形影相依。驚魂弔魄。無事之日。已少樂趣。况呱呱墮地。一切皆非男子。所可與知。梨夢於是幸以天大之生。而無恙所生。則惜爲一女。大失曼殊之望。每聞哭聲。斥曰：胡不撲殺三日。而得其家書。則曼殊反目曰：汝陷我。汝陷我。蓋其妻同日已生男子。曼殊之父致書於曼殊。謂爾妻已生子。以後家產歸爾。子爾可永不歸也。未謂父子夫婦之情。既終。吾不願家有禽獸之行。辱沒先人。故曼殊憤而出此不情之言。其實心中之背誓負盟。已非一日矣。

梨夢初經苦厄。憔悴已甚。聞曼殊言。血上心來。昏迷幾不能甦。久之神復。然其心緒志忑。不啻有萬箭千刀。縱橫盪決也。數月曼殊益窘。悉取梨夢珠鑽質以度日。一夕約曰：吾當歸仗三寸舌。回父母之歡。汝待

第。一。月。決。不。負。約。也。而。曼。殊。從。此。逝。矣。嗟。嗟。遇。人。不。淑。日。暮。途。窮。世。間。輕。薄。兒。安。得。假。乞。兒。之。棒。以。搥。其。

慘。自。由。

頭。爲。女。子。者。亦。可。以。風。云。



畫中愛寵

瘦 狷

老畫師伊爾文者。年六十矣。有別墅在白荷村。每當盛暑。輒挈其愛女星蟾。就別墅以居。墅濱海。風帆沙鳥。羅列窗外。作天然之圖畫。門前馬纓一樹。微風忽來。繁花亂落。如紅雨。村故偏僻。列屋而居者。非業漁。卽弄潮兒。或駕小舟往來。迎送估客。出沒於煙波浩淼中。城市中人。平時不常至。至亦彌望荒蕪。天風海水。轉呈其沈寥蕭瑟之態。空谷足音。旋踵卽去。白荷村裏。幾成爲世外桃源。偶有漁父。擊舟過者。懼一入玄中。永與軟紅相隔。則相戒不敢問津。老畫師乃得以此一塊乾淨土。爲酒國。爲詩城。爲逃時之湯沐邑。每當夕陽在山。怒濤觸石。作奇響。浪花濺衣。袂都溼。山之麓。引清泉爲小池。植荷幾遍。花時一白如雪。亭亭含笑。絕去脂粉時藉。好風送其香味。鷗鳥親人。灘頭拳立。風標公子相對忘言。老畫師乃支其畫架。調鉛殺粉。就海邊景物。一一爲之寫真。所謂山抹晴雲。無墨畫。竹敲秋雨。有聲詩者。都爲老畫師收入笑囊中。興之所至。竟日忘歸。女公子星蟾。乃依山麓。迤邐前往。遙見老畫師。跌坐磯邊。默對畫稿。冥想若入定之僧。則趨前親其吻。曰。阿父歸休。又在此著魔耶。不觀暮煙四合。翠微深處。行且不辨來時路矣。老畫師始瞿然。若有所覺。一笑收其畫具。行歌相答。偕女公子揚長歸矣。

老畫師無他家屬。幼時處境至酷。然賦性絕慧。所好在畫。乃并人世一切可羨可喜之境。悉犧牲之。而惟畫是習。技日精。窮日甚。其夫人曰。雪蓮。伊爾文頗能食貧樂道。而牛衣對泣。卒不能與貧苦搏。當星蟾甫離襁褓時。雪蓮以勞瘁故。竟棄此五濁世界而去。伊爾文一慟幾絕。繼覩此玉雪可念之星蟾。依依膝下。

又不忍其長此孤露也。則呼人爲任保抱之役。而更注意於畫。久之技成。踵門求畫者。趾相錯。乃幡然嘆曰。天下特患其藝之不神耳。使藝而神也。普天之下。未必遂皆盲主司。小慚大慚之說。甯能引爲定論。吾向者之沾沾自喜。適形其所見之不廣耳。伊爾文抱此理想。藝益駸駸入化。頰上添毫。一經渠手。則物無遁形。忽忽十餘年。家小康矣。元髮亦星星。而白人咸呼曰老畫師。而不名。卽伊爾文亦儼然以老畫師自居。願當青燈儻影。獨坐蕭齋。回想白頭佳侶。久已埋香。卽此曙後。孤星亦已低鬟。禪立亭亭。爲十七八好女郎。似水年華。如花世界。丹青閒寫。不難致十萬俸錢。而營奠營齋。眞難喚。又覺兒時情味。如一縷游絲。浮空蕩漾。漸引漸長。至於不可紀極。觸緒悲來。轉思及時行樂。爲消遣浮生計。乃以餘資建築別墅。星蟾肄業大學。於假期內。輒隨其父。勾留墅中。讀畫裁詩。娓娓不倦。白髮紅顏。掩映於花前燈影間。伊爾文嘗自詡其晚景之佳。以謂神仙不啻也。

一日老畫師飯罷無事。乃自携畫具。彳亍而出。星蟾送之大門之外。含笑語曰。阿父幸速歸。海濱妖魔多。勿迷途忘返。隨之作逍遙遊也。老畫師亦笑斥小妮子孩氣未除。年亦長矣。出語乃至無倫。語畢蹣跚而行。途中自思今日應作一最新穎之畫稿。顧從何處覓此稿本者。海邊景物。都成陳迹。百計不能副新穎二字之確解。信足所之。瞥見山麓有一白衣女郎。沿途摘野花。挿其冠。細腰一擗。麗姝也。尾而逐之。女郎若勿覺者。逕至海畔小磯。聳身而上。鵠立遠望。可數分鐘。返身欲下。忽見老畫師拱立以待。梨渦紅暈。羞澀乃不能下。躍老畫師覩狀。以兩手援之。而下。顧猶嬌喘不勝。女貌本美。至是美乃益增。老畫師自思如此麗質。直人世所未有。苟吾爲之傳神者。不又可洛陽紙貴耶。乃殷勤自通姓氏。且丐女郎佇立少時。俾

爲寫照。女郎親老畫師和藹可親。亦不之拒。畫事既畢。老畫師始別女郎歸。歸則猶數數爲其女公子星蟾言。今日畫得藐姑仙子小影矣。星蟾趨視。畫特略具勾勒耳。而明眉秀目。華鬢豐容。已楚楚可觀。則亦相與拊掌稱頌曰。不圖村舍生此麗人。他日兒苟見彼者。當與訂交。且延至墅中樂數晨夕也。

女名鳳娘。父母已前沒。有姊一。偕其意。人居巴黎家中。所有悉爲姊搜括以去。鳳娘獨居白荷村中。一椽小築。雜蒔花木。室雅而潔。門對山海。可作宗少文臥遊女。雖小家碧玉。乎行潔而志芳。不屑屑爲調脂弄粉。態村中無多人。有克利威爾者。家距女一里。而遙幼時操小舟爲業。既長。乃供職於大商船。爲水手焉。女少時與克利威爾爲青梅竹馬之交。兩小無猜。愛情深種。有嫁娶之約。日者克利威爾以事他往。約以某日返白荷村。女之鵠立磯頭。望克利威爾之歸。也不意乃與老畫師值翌日。克利威爾歸矣。鳳娘延至其家。備訴別後相思之苦。漸語及老畫師事。忽門外有剝啄聲。啓視。則老畫師偕星蟾至矣。彼此通款曲。以納交。請星蟾與鳳娘。尤若有夙契。一見都戀。戀不忍舍。克利威爾胸中懷一小猴。猴非洲產。小僅如拳。而馴伏類松鼠。能爲人爬搔。與以餌。則拱立而拜。星蟾愛之甚。鳳娘曰。旣女公子愛之者。奉贈可耳。克利威爾立從胸中解其縲。雙手奉星蟾爲壽。星蟾珍重受之。茗談良久。始道聲晚安而別。

朝陽烈烈。忽遭嚴霜。明星爛爛。漸逢暴雨。天下禍福之來。固非人意計所及哉。鳳娘蟄伏荒村。初未飽嘗世味。一片天真。惟有克利威爾一人。據其胸次。而造物不仁。忽與以種種之刺激。鳳娘之魔運至矣。一日。鳳娘接一律師書。謂其姊已歿。遺產悉歸於己。方驚喜間。克利威爾忽來話別。謂其服役之商船。將由法赴中國。往來須數月程。行且闊別。鳳娘聞信大愕。繼乃回噴作喜曰。別亦數月耳。我今富矣。俟子回者。吾

情可實行婚事。商船職務亦不妨暫行引退。因出律師之函示之。其姊所適本富家奴。頗經揮霍。遺產所得。猶遠逾於中人之產。克利威爾觀之。亦踴躍謂我此去。惟冀乘風破浪。早日過歸耳。鳳娘送之海濱。揮淚鄭重而別。既歸。取道海邊小徑。忽與老畫師遇。星蟾隨老畫師後。急邀鳳娘至其家。治酒相款。極飲盡歡。迨酒闌人散。一方明月。可中庭矣。嗣是鳳娘。遂數數往於老畫師家。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忽忽十餘日。鳳娘惟急盼克利威爾之歸。一日。老畫師設宴於馬櫻樹下。三爵以後。侍婢攜新聞紙一束來。老畫師取閱之。忽覩露透電一則云。

由瑪賽里開赴中國之維盜納商船。於前日在海中遭颶風。全船盡沒。乘客無一免者。

維盜納商船。正克利威爾所服役者。其遭不幸。可無疑義。老畫師閱後。色變。急藏其報紙。懼爲鳳娘見。而鳳娘已知其旨。乘間攫取。讀未終。暈矣。星蟾急以酒灌之。醒。鳳娘目定無言。徐從椅起立。向海邊疾馳去。老畫師尾而追之。乃終不能及。星蟾惟遙立而呼。冀有人聞聲來助。願荒野中。乃無一人過者。鳳娘既至海濱。奮身投海。隨波浮沈者三矣。老畫師始至。亦泅水而救之。良久始援之而出。馳歸家中。急呼僕役爲除溼衣。且屬星蟾安爲看護。老態龍鍾至此。乃不覺其憊。且爲之灑一掬悲傷之淚。既又喃喃自語曰。似此粉雕玉琢之人。那禁爲海水所汨沒。寒矣。奈何。旁有一侍婢笑曰。老主人。舍己芸人。乃忘己之滿身都水耶。老畫師始俯首自視。不寒而慄。一笑至臥室中。易其衣服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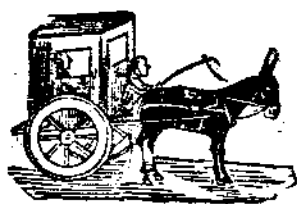
鳳娘一病月餘。湯藥之奉。悉星蟾爲之料理。朱明謝節。容易秋風。星蟾特向校中乞假。續其看護之業務。未幾。鳳娘愈矣。願鳳娘愈。而老畫師乃忽忽若有所失。時時獨行室中。顧影自嘆。或弄克利威爾所貽之。

猴久久不釋。長日呼問鳳娘。安否。願見鳳娘。則又噤不能發。一語薰香。苟令久賦悼亡。而絕豔當前。又不禁於萬冷劫灰中。燃其一星之火。此其意他人不之知。惟嬌小明慧之星蟾。略窺其意。時復入以微詞。一探乃父之旨。則更如攝影之機。無纖屑之或遺。願在理此老夫少妻者。萬無胖合之希望。偶出以諧語。爲鳳娘述之。鳳娘顧亦不峻拒。謂塵海餘生。皆老畫師所賜。升天入地。都所不辭。第情愛所寄。何必爾。爾或爲父女也者。何如星蟾更以此語述諸老畫師。老畫師乃慟哭不能成聲。謂吾一老朽。故知不能見容於鳳娘。特情之所鍾。不允我者。吾癩作矣。癩作固死。癡於情者。亦死等死耳。亦何所戀。因忿欲爲自裁。計鳳娘知之。大懼。則遜詞以勸。謂盍少假我以時日。從長計議。而老畫師聞之。乃樂不可支。欣然語星蟾曰。鳳娘允我請矣。因更爲鳳娘繪一精妙無倫之肖像。意謂鳳娘仙人。溫郎玉鏡臺。不足以辱清暎。惟此惟妙惟肖之小影。庶足博玉顏一笑。視畫成之日。卽爲合卺之期可也。鳳娘聆老畫師言。悽喪萬狀。而大敵當前。又不知如何。而可惟時向花陰簾角。間清淚汎瀾。衣袖都溼而已。

法京巴黎有公爵鮑文登者。以豪富雄一國。嘗欲人爲畫一肖像。歷十餘人不稱意。慕老畫師名。以重幣聘之。往且闢精舍以居之。老畫師應召而往。挈鳳娘星蟾與之偕。而留通信地於別墅。行後十餘日。老畫師在公爵邸中。復從報中見一露透電云。

維查納商船沒沉後。乘客有十餘人爲附近之漁舟救起。幸得不死。今已附某商船返瑪賽里矣。下載十餘人之名。則赫然首列者。克利威爾也。老畫師讀之。如受電觸。意想都失。竟日不發一語。星蟾疑爲病也。勸出外遊散。老畫師亦不之應。星蟾強而後可。附車至巴黎。作兩日之寓。公始返公爵邸。第則室。

中先有一不速之客在客何人客即克利威爾是先是克利威爾既返白荷村趨視鳳娘故居蓬蒿沒徑
 燕語空梁大慟繼思老畫師必知其音耗前往問訊閤人示以通信地址上書伊爾文夫人鳳娘云云克
 利威爾大怒逕趨公爵邸晤鳳娘後將加撲扶鳳娘初疑爲鬼繼審其確掩面而號縷縷述別後事克利
 威爾乃不怒轉加安慰當老畫師隔窗而窺時克利威爾正就吻鳳娘之頰作種種之膩語也
 老畫師既入與克利威爾爲禮賀其生還克利威爾亦感謝其救護鳳娘之德老畫師羞乃勿勝久久不
 能答一語繼忽取其繪畫未竟之鳳娘小影疾趨而出顧語克利威爾曰祝君夫婦安老夫誠妄想然有
 此畫中愛寵亦庶幾不虛此生矣言已猶頻頻回顧鳳娘不止



一疋布

倦 鶴

半。坍。半。塌。的。河。岸。忽。高。忽。低。的。石。堆。夾。着。一。條。流。水。潺。湲。的。水。聲。和。呶。呶。的。橈。聲。像。邪。許。一。樣。岸。上。一。箭。多。路。幾。家。茅。屋。疏。疏。落。落。從。樹。陰。裏。透。出。影。子。來。照。着。半。輪。落。日。作。淡。黃。顏。色。儼。然。一。個。小。村。落。四。圍。的。青。山。斷。斷。續。續。彷彿。把。這。村。落。環。繞。似。的。在。四。五。年。前。作。者。一。日。坐。個。小。船。走。過。此。地。愛。他。野。趣。天。然。塵。襟。淨。滌。便。走。出。艙。外。賞。玩。風。景。恨。沒。韜。川。的。手。筆。把。畫。景。寫。入。詩。裏。就。是。從。前。和。朋。友。郊。外。聯。句。得。着。絡。野。遙。山。女。髮。玄。一。句。詩。也。只。寫。得。一。半。正。在。徘徊。的。時。候。忽。見。一。件。東。西。送。到。眼。底。就。是。村。落。盡。頭。豎。着。一。根。旗。桿。比。茅。屋。高。出。一。二。丈。並。且。不。在。村。裏。卻。在。河。邊。附。近。從。遠。處。望。去。彷彿。還。掛。着。一。面。白。布。旗。旗。上。有。幾。個。黑。字。還。像。有。一。個。紅。字。不。覺。詫。異。道。敢。是。有。人。在。此。招。兵。嗎。忙。問。那。船。戶。前。面。是。甚。地。方。船。戶。嘆。了。口。氣。道。客。官。你。問。豎。旗。的。所。在。嗎。這。個。地。方。我。吃。過。他。的。大。苦。今。天。想。起。還。是。嚇。得。心。裏。跳。恨。得。牙。癢。癢。等。晚。間。停。了。船。說。給。客。官。下。酒。罷。

船。在。順。風。裏。行。駛。越。走。越。快。不。多。一。刻。早。到。旗。桿。的。前。面。我。看。見。旗。上。是。旨。奉。抽。釐。助。餉。六。個。大。字。旨。字。是。紅。的。奉。字。只。半。個。字。的。大。小。且。是。偏。在。一。旁。的。旗。桿。的。後。面。約。莫。相。隔。六。七。丈。地。是。幾。間。茅。屋。窗。上。還。掛。着。兩。塊。虎。頭。牌。牌。上。的。字。比。旗。上。的。字。小。幾。倍。我。近。視。眼。也。看。不。清。楚。但。見。河。邊。立。着。幾。個。人。也。有。穿。方。馬。褂。戴。玳。瑁。邊。大。眼。鏡。的。也。有。布。袍。上。加。件。背。心。的。也。有。穿。紅。邊。馬。褂。的。我。心。裏。就。明。白。了。一。半。只。聽。那。些。人。喊。道。停。船。停。船。我的。船。就。靠。攏。了。岸。幾。個。人。跳。上。船。來。揭。起。艙。板。七。手。八。腳。的。搜。了。一。頓。又。檢。我。

的行李一袋。一得幾部書以外。沒有別個。也就罷了。那知穿方馬褂戴大眼鏡的人在揀行囊的時候。早看見破書裏面夾着一紙照會。是提學使給的。登時八面威風。化作一天霽色。反向我恭維一陣。我也不覺甚麼辭了他。開船過去。

天色晚了。船走到一個村落地方。泊了過夜。船戶代我賣了一壺酒。我從行囊裏取出些鱸魚火腿。來一面吃着。喝着。一面喚船戶過來。問道。你說你吃苦的事。罷船戶抬起頭來對我望了幾眼。道。客官。我不知道你有甚能耐。今天船上固沒帶貨。但是卡子裏師爺這樣和顏悅色。向來是少見的。我看他們這般人。好像皇帝封的御強盜。任你甚人船上掛着甚麼官銜。旗正眼也不看一看。只一味的搜括。像今天他見了你登時換個臉色。連打招呼。更是沒有的事。倘若我們船上天天遇着你客官。我們也不苦了。我道。我也不知道什麼回事。更不知道他的壞處。你且說你的事。我聽船戶又繃一回眉。揉一回眼。慢慢的說道。講來。狠長。橫豎閒着沒事。且說一說。

我在一年以前。載一個買絲的客人。從無錫向溧水去。也走過這個地方。那天也是傍晚。我們因為前村就是今天午後經過的熱鬧所在。離着還有幾里遠。天色又不早。想趕着走了。過去到那地方。過夜太慌。忙了。走到卡子前。停船來不及。這幾個師爺大爺們。一面喊着。一手就拿根篙子。向船上點下來。船立時停住了。幾個人走到船上。問那客人道。你想偷關嗎。好大膽子。青天白日。就打算漏捐。且把他鎖起來。可憐那個客人。向來是作生意的那見過這架勢。登時臉就嚇白了。虧我還見過些事。便走來求道。師爺不是這客人想偷關。今天的風是師爺曉得的。風大了。蓬扯滿了。我正豫備停船靠岸。那知一時竟停不住。

幸虧這大爺一篙子把船點住。這是弄船的該死。請師爺高抬貴手罷。師爺道：你船戶還逞刁嗎？也鎖起來。正是無法還算客人心靈兀地。想起伸手到懷中一摸，取出上卡的捐票，交給卡裏師爺道：我何嘗要偷。關這是上卡報捐的捐票，請查驗照數起票罷。客官你曉得卡子的規矩，遇一個卡抽一回釐。只是在。上卡查過捐過的，到了下卡就可免查，就可照上卡的捐數作個榜樣加捐起票。客人這一說，還算老在。行哩。卡裏師爺看見這票，笑了一笑道：這算你不偷我的關嗎？也好轉過臉來，向着扞手巡丁道：你們照票查一查。登時掀起船板翻來翻去，約莫搜了一個多時辰，天也黑了，捐還沒報成，前村更走不去，只得。在卡子前停着，還有幾隻巡船看囚犯似的守住我的船過了一夜。

這一回查貨客人的事，我且不去管他，就是我自己便吃了天大的苦。船在無錫的時候，我的女人聽見。熟人說起無錫新開織布廠織出來的布，不但比通州布強，並且還有絲光和綢子是一樣。叫我出去代。他賣正作衣服，我應允了開船的前一天，我向客人支了兩塊錢，找個朋友引到布廠裏買了一疋拿來。我女人看了，又看歡喜的了不得，好像寶貝似的用油紙包好，擡在船梢的板下。沒事時還取出瞧瞧，過了幾個卡，我也沒報捐，他也沒查着。其實家常日用的正把布就不報捐，向來也不算偷漏，不要罰，不要充公的。因這大胆放着不報，查船的時候一直查到船梢，竟把這布拿去了。

第二天早起，卡裏把客人和我叫去，說是釐卡規矩，上卡報的數到了，下卡照例是加二成。但是這次查出上卡只報得一半釐捐的正項，至少要加上一倍。你們心裏有數，懷着鬼胎想偷關過去，免受盤查計策，却也不壞。胆子更加不小，不辦你們一下，你們不曉得皇帝家的法度。下次還這樣哩。況且一疋布藏

在船梢票上。又是沒有這隱匿偷漏的實據。十分穀了。不是充公便了事的呢。客人聽到要辦一嚇非同小可。我想到布是我女人心愛的是我血汗錢買來的。說要充公心裏也是難受。

客官你曉得釐卡的規矩。上卡的數。下卡要加本。是常有的事。就使上卡報的十足。下卡也有時要加的。因此卡裏師爺大爺們和帶貨報捐的客人。時常兩下說明交捐的錢多。寫票的錢少。票上不寫的錢。是老爺師爺大爺們的好處。客人因票上少寫到下卡少加幾個。就是客人的好處。這叫做兩便的法子。下卡雖說要加。但是重查重量的話。也不過作個架勢說罷。我弄了幾十年的船。咸豐年間。仙女廟初行釐捐的時候。就跟我老子走過。從沒見過這回開的。這回客人捐票上不夠的數。却也沒一半的多。但是那種恐嚇手段。是我看慣的了。

我心裏大略明白。想了一。想要是客人事妥了我的布。總可還來的。便向客人丟個眼色。叫他苦苦的求。我也在地下磕頭不住。過了一刻。也不見師爺說出辦法來。但見他嘴唇一動。道帶下去罷。便有兩個巡丁。把我們引到一間房裏。我知道這緣故了。辦的一句話。原來是開弓不放箭。那裏是辦還。只是罰什麼。是罰簡直大大送幾個錢罷。咧此番巡丁帶我們出來。便是說價錢的地步。爲對面不好講的。假如滿他的意。人船並放天大事也化作沒事。假如弄僵了。却也真會辦的。而且不弄到你船貨罄盡不肯放手。我暗地裏告訴客人。勸他看破些。托巡丁說項。客人也依我去說。巡丁道我們老爺清公事。師爺也不要錢。我們更不敢上去講。你們胡講送錢。小心點。師爺聽見吃不了兜着走呢。我又替客人哀求道。公門裏好修行。客人做生意的。吃不起官司。得了便了。請你方便。方便罷。巡丁仍是不肯。到了後來。還是向兩個

巡丁每人送了兩塊錢，央求他商量去。方纔應允說道：且找大爺來問問，成不成？還沒一定。大爺來了，挺着胸，喪着臉，一屁股坐下，說道：你們是自作自受，叫我有甚法想？我不過是個扞手報捐的事，我不管的。怎樣說法呢？我們又哀求一番，且許了個愿。他方肯向師爺商量去。到得回來，說是免了充公辦罪報捐以外，罰五百元。客人不肯，他說：這還是格外成全。不然，只有盡法懲治了。求了又求，說了又說，還送了許多土儀，算做到捐項加五成，票上只寫加二成，另罰了三百元。具了張結，客人算認個晦氣了事。

最苦是我那疋布，也不說報捐，就不明不白的充了公了。我看並不是充公，也不知是師爺。大爺是巡丁自己拿了去。因這布是新出的，除了無錫、蘇州、上海以外，還沒買處。卡裏人看見好東西，向我們硬要了去，也是常有的事。我們也只得送他，不敢愛惜。但是這布是我女人心愛的，且只買得疋。他如何捨得到了回船以後，我女人叫我去討我那裏，敢去只安慰他說：等下回到無錫再買罷。我女人道：我已是這個年紀，無錫生意一年保不定作一蹶兩蹶。看來我還穿着呢，咳！可憐我的女人，這話果然應了。那時女人不依我，又不敢去討。女人急了，哭哭啼啼跑上岸，到卡子門口去要他。還布客官，你看那些人，誰是心慈面軟的？哭也沒用。果然惱了卡裏的人了，叫巡丁推他到河裏，要他的命。好不容易被旁人救了起來。卡裏的人還叫巡丁來說說我，叫女人鬧官。卡要提我去問罪，還虧客人說了許多好話，方纔算了。客人又安慰我女人，許賠他布錢。我女人執性受了這個羞辱，一定要尋死。我勸也勸他不住，竟累我女人整整的哭了一夜。

次日我女人病了爲這布着了急在卡裏受了氣又在河裏著了涼氣急交加五十多歲的人那裏禁得起船在河裏走又沒處請醫生這病就一日重似一日等船到了溧水病越加不好了雖請個醫生吃兩劑藥仍然是不中用病了一個多月便死了去可憐他跟我一世臨了在這布上送命可憐我從此以後一個人弄這船更覺得孤清了雖說是女人家心地窄但是這卡子的害人我就死也忘不了

船戶說到此處痛哭的了不得我只得拿話勸住了至於我的心裏也覺得有些傷感但不知從何處說起壺裏還有餘酒一口氣喝下想解這愁那知愁上心來按捺不住就信口吟了一絕道

行人失色舟人泣難似登天蜀道同縷縷絲絲織新恨長河無那水流東



香蕉炸彈

英國佛利門原著

天行譯

畢克衛斯者。瓌奇特起之士也。爲佛來因彭俱樂部之會員。於會中常得其踪跡。會無禁例。願掛名門籍者。不拒故余。幸得投身其中。以瞻仰畢克衛斯之風采。而論交焉。

其先德有赫赫之功。烈賜爵以彰子孫。襲承舊封。而畢克衛斯獨不甘於流俗。苟得爵祿功名。以顯於世。居素默然。不陳勛閥。而力著聲績。可謂士之超羣絕俗者也。通例襲世爵者。名刺以翁婁波爾冠之。示尊異也。而畢克衛斯破除之。不顧斥誇張絕標榜。恂恂然。世人不知其爲伯爵之世子。亦可知其志矣。賦性強毅。好奇發奸。摘伏如神明。獨居寡交。遊不與婦人女子爲友。然其人非孤僻自好者。流目之爲遺世而絕物。又豈能得其真者哉。置身俱樂部中。嘗緘默不語。衆方劇譚。有會心處。輒應聲立折其詞。鋒口如懸河。滔滔不倦。衆屏息結舌。如中魔。恭默以聽。無敢置詞。樹義者。

身頎而長。肩高聳。微俯。廣頰。眉目爽朗。容色灰敗。鼻峯瘦削。而拳曲如鷹喙。口辨給善。誼諧。目作淺棕色。其神情非筆墨所能曲繪。中懷所蘊藏。於眸子中傳達。以出變化萬端。不可思議。而有堅定操縱之力。亦胥於眸子中見之。

時羣集於俱樂部中之吸煙室。畢克衛斯亦在座。余方與費司約翰閒譚。余二人之性質互有異同。費司約翰頗有意於政治上之建設。余則頹放。懶散。無意於世事。

余輩縱談當世之治亂。而深鄙世人之泄沓陳腐。無奇行偉績。足以貶頹而起懦。甚與吾輩私心相刺。謬

也。迺放言高論作驚世絕俗之談。忽發宏願。投身非洲之絕漠。與僂野之蠻爭馳競逐於窮荒瀕萬險。而不顧以自保其生命。徒逞詞鋒。取快一時。固自知其言之甚高而難行也。

余意費司約翰果入非洲。一週間必爲蠻族所噬。而余命之延長亦正不知其期。時畢克衛斯坐近余側。既聞余輩之言論。及余覺悟而費司約翰已翩然離坐而去矣。

畢克衛斯起立於火爐石沿之上。肩倚爐架。目光注射余面。謂余曰。余欲有言。特以姓氏未通。乞君恕余之唐突。音吐沈重而腴潤。如奏天然之樂。頗足悅耳。余聞言愕然。應之曰。余爲克里司波羅格也。余爲阿梳克里司波羅格也。畢克衛斯聞余言。口角波動。微笑謂余曰。君以倫敦爲無用武之地。而思冒險。萬險深入非洲。以舉非常之事乎。若嘲若諷。余方領會其言。未及答復。聞其言曰。克里司波羅格君若欲冒險。何必非洲。余應曰。誠然。余意誠非局於非洲一隅。有冒險之機遇。可乘固不爲境地所限。余皆樂爲之也。余言畢。見其目光益專注。余不他瞬。曰。倫敦爲都會人物輻輳。險事環伏。不勝枚舉。又何必舍近而求遠也。余曰。君言似是。然余居倫敦久。從未聞有險事之發生。抑又何故。曰。君果不畏險。余當有以鑿君之欲。特不知君意果決與否。余急應之曰。決不畏險。曰。君意既決。余當於二十四小時內導君入於險途。其地距離余輩立足之地約二英里。而遙是爲冒險之機遇。君其有意乎。余應曰。諾。余以畢克衛斯之介紹。深信其事之險。心躍躍然。欲一探其隱密。亦深信其爲人。決不故作驚人之語。則此行爲不虛。畢克衛斯聞余言。曰。君既表同意。請君於明晚八句鐘。見訪余當與君共行。以達冒險之目的。至余之居址。當書以見告。於是就左近之案。伏而草其居址於牋。舉以授余。復顧余曰。君意決乎。詞意懇摯。而有故作狡獪之

意。余亦漫應之曰。其事誠險乎。畢克衛斯曰。事之險易。誠難言。然不能不爲之。備。迺道。晚。安。而。別。余。俟。其。去。視。其。居。址。大。驚。異。以。人。當。擇。地。而。居。矧。以。畢。克。衛。斯。之。才。華。家。世。而。乃。儕。於。猥。瑣。之。小。民。雜。居。於。陋。巷。爲。著。名。之。穢。區。誠。令。人。索。解。不。得。至。次。日。薄。暮。余。依。時。而。往。及。至。陋。巷。見。肥。碩。壯。健。之。男。婦。遊。行。於。途。狀。至。轟。鄙。而。不。潔。之。侍。兒。復。羣。集。於。溝。渠。以。嬉。余。躑。躑。道。周。無。屬。目。者。迨。至。預。約。之。所。一。醜。惡。之。老。婦。啓。門。讓。余。入。被。巾。委。地。酒。氣。觸。鼻。已。醺。然。有。醉。意。余。問。畢。克。衛。斯。先。生。何。在。老。婦。應。曰。在。第。一。層。樓。之。前。室。語。畢。悄。然。隱。身。而。去。余。遂。於。黑。暗。中。拾。級。登。樓。逡。巡。至。右。側。之。門。以。手。搥。之。畢。克。衛。斯。聞。聲。速。入。立。起。相。迎。室。中。陳。設。簡。陋。中。置。巨。案。羅。列。文。具。及。瓶。罇。玻。璃。管。之。屬。爲。專。心。研。究。化。學。者。之。用。畢。克。衛。斯。曰。余。嗜。化。學。惟。苦。涉。獵。不。精。方。有。所。發。明。而。起。草。程。式。爲。製。炸。彈。之。方。法。余。曰。余。在。牛。津。大。學。時。以。化。學。有。惡。臭。頗。無。意。於。此。故。非。余。之。所。好。也。畢。克。衛。斯。曰。余。亦。素。不。樂。此。近。以。投。身。亂。黨。中。有。所。利。用。不。得。不。盡。吾。心。力。余。猝。問。之。曰。君。爲。亂。黨。乎。畢。克。衛。斯。曰。余。爲。純。粹。之。亂。黨。君。意。云。何。抑。有。說。乎。余。曰。此。無。與。於。余。事。余。恐。君。故。作。諧。語。非。事。實。也。畢。克。衛。斯。曰。余。非。誑。汝。君。又。何。疑。以。余。思。之。君。亦。懷。投。身。亂。黨。之。意。以。君。有。厭。世。之。心。而。欲。與。流。俗。相。激。戰。以。此。觀。念。其。蓄。亂。謀。已。彰。彰。明。甚。余。曰。雖。然。余。之。欲。行。余。志。也。初。不。假。炸。彈。之。力。而。爲。劇。烈。之。競。爭。余。蓋。故。作。此。語。以。窺。探。其。意。指。畢。克。衛。斯。強。作。笑。容。繼。續。而。言。曰。以。君。之。所。爲。是。欲。引。吭。長。鳴。於。荒。寂。之。區。冀。以。動。衆。聽。抑。何。慎。耶。炸。彈。一。發。轟。然。作。響。則。萬。衆。聳。聽。喘。汗。相。奔。走。以。告。勢。力。之。大。收。效。之。宏。固。非。舌。敝。唇。焦。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庸。庸。者。流。豈。以。口。舌。之。力。所。能。動。哉。余。駁。詰。之。曰。然。則。君。亦。將。隨。炸。彈。而。爲。盡。粉。矣。余。至。是。尙。難。決。其。言。爲。戲。語。抑。真。有。此。決。心。也。畢。克。衛。斯。曰。是。誠。難。伴。

期 一 第

免。然。尚。有。術。以。自。全。以。擲。炸。彈。之。役。何。必。躬。親。遣。人。任。其。事。可。也。言。罷。迺。舉。片。紙。以。示。余。文。字。奇。異。而。附。以。符。號。如。業。醫。者。之。草。藥。方。畢。克。衛。斯。曰。余。所。草。之。化。學。程。式。其。中。大。有。所。發。明。深。自。矜。異。以。非。碌。碌。者。力。所。能。及。其。炸。力。較。之。常。製。者。逾。百。倍。置。炸。彈。於。半。臂。之。袋。中。遭。之。者。輒。靡。卽。以。聖。保。羅。大。教。堂。當。之。亦。將。飛。擲。空。中。越。河。而。顛。塵。埃。灰。燼。盈。涌。而。起。飄。飄。墮。地。上。實。行。之。期。匪。遠。其。拭目。以。俟。之。且。有。人。執。行。其。事。固。不。必。以。己。身。當。之。言。畢。顧。余。而。笑。余。心。志。不。自。安。又。以。其。擗。笑。而。日。光。兇。射。幾。疑。其。人。爲。癩。發。耶。畢。克。衛。斯。復。款。款。語。曰。諺。有。之。智。者。善。諷。諧。愚。者。聞。而。舞。蹈。余。製。彈。而。愚。者。擲。之。是。之。謂。也。余。之。身。非。輕。如。鴻。毛。者。何。爲。瀕。萬。險。而。不。惜。君。何。恐。怖。余。亦。不。情。君。爲。之。以。買。禍。於。人。余。知。黨。中。已。得。消。息。行。將。乞。余。所。發。明。之。程。式。以。重。金。啗。余。果。得。售。者。余。獲。擁。巨。資。矣。而。所。發。明。者。亦。得。藉。以。實。行。此。則。吾。之。所。至。願。者。也。語。竟。復。怪。笑。狀。至。獐。惡。余。血。液。幾。爲。之。停。滯。不。敢。置。辭。以。答。畢。克。衛。斯。既。復。其。故。狀。繼。續。其。詞。曰。余。知。今。夜。黨。人。召。集。會。議。屆。時。當。有。人。導。余。至。祕。密。之。所。余。丐。君。與。余。偕。行。以。覘。其。動。靜。君。喬。扮。爲。余。之。夥伴。以。爲。余。助。可。也。惟。黨。人。甚。狡。獪。君。與。交。接。其。慎。毋。忽。語。停。復。笑。忽。聞。剝。啄。聲。畢。克。衛。斯。起。而。肅。客。見。一。男子。軒。昂。入。室。衣。裳。齊。楚。而。與。其。面。目。雅。不。相。稱。額。角。平。伏。眸子。流。動。因。知。其。爲。人。之。殘。刻。決。非。善。類。其。生平。已。過。之。事。實。誠。不。得。知。然。揣。其。將。來。必。陷。於。罪。戾。對。簿。公。庭。困。身。縲。纆。或。置。諸。瘋。人。院。中。遭。終。身。之。禁。錮。以。其。未。來。之。罪。狀。赫。然。具。於。面。目。無。待。訊。鞫。而。後。得。也。而。畢。克。衛。斯。待。之。曲。盡。禮。數。如。款。上。賓。相。見。寒。暄。畢。延。之。入。座。余。聞。其。名。爲。擗。克。畢。克。衛。斯。復。起。而。爲。余。介。紹。謂。之。曰。余。昨。夜。曾。爲。君。言。克。里。司。波。羅。格。先。生。卽。是。人。也。余。之。發。明。新。理。深。得。此。君。之。助。且。於。是。役。亦。表。同。情。可。謂。余。之。同。志。余。聆。其。言。心。知。爲。僞。

而以其從容情詞周至無強飾之迹心亦安之嘿口不語卽身入重地與聞密議則余亦祇得佯爲畢克衛斯之良友無復辯白之餘地矣當其時畢克衛斯以所草之化學程式摺疊之藏入信匣而置於所衣之絨褂袋中繼起移案上所陳列之三巨瓶於榻中而鍵之翼翼然若防稍有疏失見其慎重者畢克衛斯作詭笑而警告之曰若有人乘余之出入余室者犯余所置之化學品將蒙不測之禍屋宇化爲邱墟卽比鄰而居者亦災逢无妄此則不能不預爲誠備者也既畢其詞呼培克同行而培克聞言似有所悟急趨出惟恐或後余旁觀之盡得其情當畢克衛斯移置藥品時培克已惴惴然注目而視是人殆膽小如鼷者以人之生命爲兒戲而視己則重如泰山也余非厚誣其人亦以其事至險倘有差失淺淺之生命俄頃卽逝雖腦力健者亦如所攝余履險地強自支持私心驚躍恐不免厥狀類死囚聞言急趨出亦不願須臾留也方畢克衛斯離室時案上文具數事外僅一香蕉置盤中似爲主人所喜食未啖盡而斥其餘倉猝間忽見其撮香蕉置衣袋中知爲余所覺急以低聲告余曰余以此物可以療饑又以其適口而便於取攜也強笑露齒其潔白如匏犀目光灼灼矯爲鎮定余知其言詞中殆包藏有深意然亦不得其旨趣之所在其人爲貴胄爲亂黨爲化煉家皆非余識力所能及懷疑莫釋而已余輩隨行街市中至轉角處偶見一浪子徘徊於酒肆之門余於無意中與之相觸其過固不在余而浪子亦微喟作慰藉語余急舍之追蹤同行者而去培克導余輩經狹隘之僻徑至新牛津街復入梳和巷余偶回顧忽見形狀猥鄙之浪子躡余輩之後余始覺其形迹之詭異及至路轉余急回顧而浪子仍孑孑行於對街與余輩之形影相望其爲刺探人之隱秘決無疑義余方欲舉以告畢克衛斯而忽劇間已至垢穢不治之

屋前。培克以指擊門者。三門應聲闢。當其時。浪子忽穿街過而隱入鄰近之穹門。黑影中模糊不可辨視。培克先入。畢克衛斯繼之。余隨其後。及至甬道。畢克衛斯忽停步。四顧似審余之踪跡。何在。余至是始得問告。以有人追隨。吾輩之後。余方啓齒道一二語。畢克衛斯急扼余腕。止余言。喃喃有聲。似甚嚴厲。雖不能明辨其詞。而知其鄭重。惜以甬道晦闇。不得瞻其顏色。培克導余輩下石級而入地室。一門忽啓。光燄四射。目爲之眩。余輩偕入室。建於地下。中空以磚作穹形之頂。四周砌以矮牆。濕氣蒸鬱。中人欲暈而苔痕斑駁。隱約作青碧色。入居其中。如處窅窅。令人不寒而慄。余不禁惴惴若大禍之將至。而室中人意態閑雅安之。若素室之中央。置長木案一十二人環坐之。以人之形狀望而知爲下流社會中人。而團聚一室。則爲余生平所罕見。其容貌不一。各盡妍醜之致。猙獰如怪獸。姣好若女子。髮蓬鬆而糾結。或新薙如細氈。漆黑漿白面。殊其色。狡猾殘刻。人同其性。要皆於黑夜通衢之中。無有樂與之相遇者。余輩入室。其眼光雖不注重。余輩之行止。而余已心惡之矣。案之一端爲主席者之座。其人背厚而項腫。面巨如栲栳。肥而懈弛。無剛勁氣。可知其人沈溺於女色而不能自振者。然當會議時。有凜然不可輕犯之概。及見畢克衛斯。迺作簡語以歡迎之。其詞旨似非曾受教育者不能道。而畢克衛斯亦起述答詞。態度安詳。若置身於交際場中。應對中節。似不知大禍猝生於肘腋間者。夫以畢克衛斯之明敏。豈昧昧無所覺。余以是益服其鎮靜。雖入險絕之地。而精神不少。亂亦可謂豪壯者。而畢克衛斯亦奇。余有智數。且覺余之能心儀其人。也。主席者之左右。虛坐以待。余輩入座。心脈跳躍。不甯。而席中人復相顧以目語。吾知若輩皆包藏禍心。將施其虺毒。此特其先兆也。而畢克衛斯處之泰然。爲狀至閑靜。吾不知其中懷果何如者。倚

背而坐。以兩手插入衣袋中。目注視承塵。莞爾而笑。其風度殆如嘉賓。赴夜宴於公廳。時聞市尹起而作諛美之詞。是時也。主席者起而宣言。其音清越響徹。四壁回聲鏗然。曰。同胞諸君。亦知今夜集會之原因乎。余之所以召集諸君者。以此二君新發明極猛烈之炸彈。將與之論交易之道。詞未畢而中斷。顧謂畢克衛斯曰。君所草之程式。曾攜來否。畢克衛斯點首示意。主席者曰。以吾意言之。當爲五百磅。畢克衛斯曰。其值毋乃太賤乎。論其炸力。五十倍於炸藥。以手持之。又無虞危險。其彈之大。若哥夫球。其力量之雄厚。頃刻間可使地室及室中人騰空而飛。翻擲而墮。落於柳及魯梭倫城。迺探袋取信匣。出新草之程式。置案前以示。主席兩手復插入衣袋中。身仰坐。目注屋頂而微笑。主席者伸手取程式。紙稿入己袋中。不動聲色曰。事畢矣。謝君盛貺。畢克衛斯瞥見仍堅凝不稍示以皇急狀。問曰。五百磅何在。主席者佯笑而應曰。五百磅乎。余輩非尊重財產之權利者。取而得之。固不須償以代價也。畢克衛斯曰。斯聞得先生。君殆給余等至此而行其欺騙之術乎。反唇相向其音吐安閑而銳利。余則慄慄爲之危懼。以余二人衆寡不敵。又無寸鐵。足以自衛。則生命懸於若輩之手。余固欽其勇而又憐其命運之蹇也。而畢克衛斯不改其常度。復謂斯聞得先生曰。吾言然乎。主席者聞言忿忿之色。見於面笑而詰之曰。君偵探也。聽若爲之。畢克衛斯曰。君何愚妄。乃爾何疑余爲偵探。主席者疾呼曰。若以吾輩爲愚妄。故設陷阱以謀我。君殆與警署謀藉以偵伺吾輩之舉動而刺人之陰私。吾今將以君等之誑。吾輩者。還以誑君等。吾恐君等雖欲至警區以求助。亦無可乘之隙也。此則吾之所以警告爾二人者。同胞諸君。幸嚴爲之防。吾將鞫其罪。爾二人其舉手以就讞。於是舉座爭出手鎗。鎗口直指余輩。以爲的。余舉手而畢克衛斯亦舉手。惟甚安詳。

且堅握其右手。主席者目瞬如電而作。獠笑。意余輩精神已加桎梏以延長其痛苦爲可樂者。曰爾二人其靜聽。余言死刑之罪狀未宣布以前而鎗彈亦不遽發。碎若腦語未竟。畢克衛斯曰。毋爾語至冷峭。主席者曰。然則以何術而免禍者。其情態益詐僞而狠毒如惡魔。畢克衛斯曰。若云免禍之術乎。斯時余見其右手握香蕉夾置於拇指食指之間。此則爲余嚮所目見而藏諸袋中者無疑。又以目矚四座。繼續而言曰。斯聞得先生君以余爲愚頑不靈而孰知余已早爲之備。試覘之一香蕉耳。然香蕉爲形似而人亦易爲形似者所欺。實則其外表爲香蕉而爲余新發明之香蕉炸彈也。余且以此盛自誇許。余苟一擲則此案爲烏有地室爲灰燼。此中人亦無一倖存者而碎磚破瓦或仰飛衝入鄰市。惟見殘折之肢骸破碎之頭顱散見於瓦礫之場而已。抗聲而言聞者駭怪而畢克衛斯猶聳肩而微笑。又曰。余與余友克里司波羅格志願不相悖。共患難而不辭。余輩將與君等及此地室同歸於盡。生死問題片言以決。乃高舉炸彈於手狀極嚴重。曰。余以一至五爲號。令號令一出其威置手鎗於案。不然余於立足之地力擲此炸彈。死而無悔。諸君其各下手鎗舉兩手以相示。余言既出百駟難追。其勿猶豫。斯時情景之奇特一一印入余腦際。歷久而不能忘也。余見其以手指挾炸彈高出頭頂。其氣象之嚴毅足以攝服羣奸而兇惡之頑徒亦卽斂其毒螫。憾雖次骨懼爲見。皆咸佯怯。踰伏不敢動。畢克衛斯從容發號令由一至四而座中之手鎗已悉放置於案。猛獸梟鳥以風雨之暴烈亦入避巢穴。無敢力犯者。是淺淺之炸彈其勢力之偉大直欲盡醜類而殄滅之也。畢克衛斯以目環視座間。考察至密。顧余語曰。其巡行座間趣收其鎗。余立行之。以鎗堆置於其座後。羣醜坐睹僵直不動。均爲炸彈所窘也。畢克衛斯曰。諸君何事之矛盾。一至於此。

耶。余。先。爲。對。簿。之。死。囚。今。諸。君。亦。反。而。受。吾。之。訊。鞠。言。次。警。官。十。二。人。已。爭。集。於。門。履。聲。橐。橐。喧。逐。未。已。門。闢。聯。袂。而。入。兇。徒。咸。徒。手。無。敢。抗。者。畢。克。衛。斯。倚。壁。立。顧。而。譏。笑。之。及。兇。徒。一。一。就。縛。迺。取。香。蕉。從。容。剝。其。皮。顧。謂。囚。徒。曰。諸。君。亦。知。意。象。之。力。誠。大。矣。哉。少。頃。取。而。大。嚼。謂。爲。炸。彈。者。僞。詞。也。旣。而。言。曰。妙。哉。香。蕉。惜。已。爛。熟。行。矣。圖。再。相。見。點。首。作。別。與。余。攜。手。而。去。被。繫。之。亂。黨。敢。怒。而。不。敢。言。相。與。熟。視。而。已。及。至。街。市。中。余。詰。之。曰。君。曾。與。警。吏。謀。而。欲。拘。而。繫。之。乎。畢。克。衛。斯。曰。誠。然。所。難。者。在。知。黨。人。嘯。集。之。所。故。余。利。用。其。誑。誘。而。冒。險。入。其。網。羅。余。欲。得。一。警。士。之。助。特。囑。其。尾。余。輩。之。後。得。知。巢。穴。之。所。在。因。導。警。吏。入。地。室。惜。以。爾。之。憤。憤。幾。敗。乃。公。事。也。余。曰。君。於。炸。彈。確。有。所。發。明。否。畢。克。衛。斯。曰。余。非。精。究。化。學。者。特。以。欲。堅。亂。黨。之。信。故。乞。靈。於。書。籍。耳。余。曰。君。何。故。而。思。及。香。蕉。畢。克。衛。斯。曰。余。亦。不。知。其。所。以。然。毋。亦。適。逢。其。會。非。人。之。思。想。所。能。及。者。歟。以。瑣。微。之。物。而。冒。萬。險。以。僥。倖。而。成。功。亦。可。知。蘇。格。蘭。人。之。神。勇。矣。當。囚。徒。視。余。嚼。香。蕉。緩。緩。而。下。咽。其。懊。喪。不。可。言。喻。余。言。及。此。始。覺。饑。腸。轆。轤。猶。未。進。晚。餐。想。君。亦。饑。疲。已。甚。余。輩。當。覓。一。飲。啖。之。地。恣。食。以。果。腹。且。以。受。驚。故。而。吾。胃。益。健。矣。

鐘詩社山寒

香蕉炸彈

燒掌
三唱

燕臺掌記穿楊葉

夔府燒畚唱竹枝
印伯

騷愁掌夢魂招玉

蟾魄燒香鎖鬢金
實甫

添酒掌燈韓偓句

檢書燒燭杜陵詩
杏城

綵幕燒燈花事晚

蘭宮掌扇柳陰移
硯農

宮白
七唱

劍飛頭已三千白

扇冷眉愁此六宮
叔進

寂寞元經嘲尙白

淒涼法曲悵移宮
貞銘

夢向楓林尋李白

朝回花底會秦宮
鶴亭

紫宸妙翰誇飛白

絳殿靈砂擣守宮
揆東

甯馨兒

寒山

密昔司克忒爾斜倚熏籠。以手支頤而歎曰。日暮矣。小約翰孫胡尙未歸。將勿輟業以嬉。受先生夏楚責耶。吾夫置身行伍。亦已月餘。無信。天旣奪吾夫。胡爲復厄。吾子營營在疚。余眞爲世界之畸零人矣。言已欲強制其淚。而雙眸瑩然。精圓之淚珠。撲簌簌緣頰而下。百計欲止其悲。而悲乃愈甚。克忒爾之腸斷矣。時則夕陽一抹。低度寒鴉。古木疏林。欲翹立戀其殘紅。而涼飈一吹。葉落如雨。克忒爾之爲人冰也。當此風景。乃益自傷其身。世舉其生平抑鬱牢愁之境。悉爲此一幅天然之圖畫。描寫以盡。有時勉收淚痕。遙矚窗外。則覺秋氣森然。不期而增其蕭颯之感。俄而歌聲悠然。小約翰孫挾其囊中書。跳躍歸矣。歸而歌韻悠揚。猶繞梁未已。歌曰。

閶闔高高兮。安所之。長風萬里兮。竭而歸。吾將遊戲於星球兮。駕白螭而通詞。視下界之微茫兮。痛逝者之如斯也。夫何衆醉而獨醒兮。羌棄我而如遺也。

克忒爾本淒寂寡歡。觀小約翰孫之歸而心乃大慰。茲聆其歌。益不禁輾然而笑。呼曰。小約翰孫。汝乃知歌。奈耳頓之詩耶。歸家何晚。校課不中。程乎在理。應自省愆。尤而跳愁。乃益甚於平時。童子何知。使胥天下人而悉如汝也。固知無愁苦之中人矣。造物困人由少而壯。而老乃無絲毫之假借。涉世愈深者。愁苦亦愈甚。滋可感也。約翰孫置書几上。就親克忒爾之額。作親暱狀。曰。吾母胡永不能生其樂趣。今日校中教習。詔我兒之課程。大見進步。行送我至市立學校肄業。且教我以奈耳頓之歌。今日之遲歸。以唱歌。

連非以受責遲也。吾等行且舍此曠寂之荒郊而流覽市場風景。吾母聞之應爲兒一破其愁顏而仍戚戚不愉何也。克忒爾聞之以極鄭重之態度撫小約翰孫之頸而問曰。小約翰孫。汝勿謊言。鄉居固佳。第無所工作。窘乃益甚。近者薪桂米珠。乃益以不勝。汝父之出不知返。以何日。吾母子二人終年家食。不名一錢入更三月者。同爲溝中瘠耳。汝乃憤憤。曾不知阿母柔腸九轉。苟得同居市場者。汝致力於學問之途。我則爲人任浣濯之役。日博蠅頭資以助膏火。靜待汝父奏凱歸來。不亦佳乎。小約翰孫聞其母言。趣母爲作食事。謂飽食即可首途。忒克爾笑曰。小約翰孫。汝又癩作矣。今晚胡能行。獨不可稍俟。一二日耶。言已。嫻嫻至廚下洗手作羹湯矣。

距此七日之後。市東一小屋。虛其下爲雜貨肆。克忒爾獨居樓上。浣濯甫畢。起加摺疊。跋來報往。爲狀滋以不適。是日星期。小約翰孫長日甯家。據室隅一小几。攤書習字。理其校中之課。冥想入定。乃不審其母何作。克忒爾摺衣既竟。顧視盆中餘水。猶在。則舉而傾之樓下。以治事久。急於整理休息。初未視樓下有人與否。樓當通衢。行人如織。是時適一警署中人過其下。高屋建瓴。乃作醍醐之灌。大怒排闥登樓。既審其狀。乃益怒不可遏。謂一女子小人耳。乃敢辱及乃公。有意以覆盆之水相加。將謂我不能提將官裏去耶。克忒爾知禍發。膜拜以求。長跪以謝。警署中人堅執不可。克忒爾嚶嚶泣。自陳其家世之可憐。警察始稍色霽。曰。無已。其罰鍰乎。語畢。揚長而去。俄而持一紙文告來。謂克忒爾侮辱長官。擾亂秩序。應科以五磅十先令之罰。限三日內交納。克忒爾覩之。泣不成聲。方將哀求豁免。而警署中人已履聲橐橐去矣。母子相對。無所設計。苟誤期者。則仍銀鐐入獄耳。小約翰孫之父。好施與。急公仗義。平時頌聲滿里。閉今日。

妻子。乃受人凌踐。至此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事之不平。無逾此者。克忒爾思至此。縱聲哭矣。憤極乃不欲生。小約翰孫惶急間。不能覓一詞以解。惟圓睜其目。意若欲生啖警署中人之肉。以洩其忿者。瞥覩衣飾中有報紙一張。係他人裹衣來者。取視。見有告白一行曰。

妾名亞德而利娜。孀雌也。然富有財產。且有完全之自由權。今欲擇人而嫁。以娛暮年。凡有下列之資格者。幸惠臨牛門街四十一號。妾將親與晤談。以定去留。或先致函約定相見時日。尤爲感盼。

應徵者之資格如下。

- 一、未曾娶妻者。(已娶而現爲鰥夫者。不在此例)
- 二、性情溫和。
- 三、容貌光艷。
- 四、年在三十以內者。

小約翰孫讀此告白。若有所觸。疾馳至樓下。向肆中人丐得信箋信封各一。乃復登樓作其求婚之書曰。亞德而利娜夫人惠鑒。奉讀夫人所登廣告。知夫人方有求耦之舉。鄙人亦適有好逑之意。且與夫人所徵之資格。無一不相吻合。或且更有爲夫人所未籌及。而能令夫人格外滿意者。一俟晤談之下。當知余言之不謬。鄙人準明日上午十一時過訪。幸夫人稍待。勿致相左爲禱。 約翰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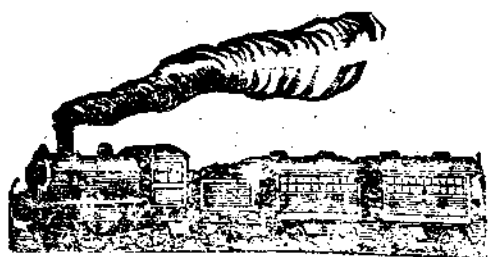
書畢。乃忽忽投入郵筒。歸而安慰克忒爾曰。阿母勿哭。兒已將此事布置大定。彼警署中人亦人耳。一行作吏。乃氣燄不可嚮邇。至是然則人尙可爲官耶。兒必有以摧折之。阿母且翹足待矣。克忒爾嘆曰。兒無

然。吾家門祚衰微。若父遠行。兒又幼小。烏能當此大事。苟不緘爾口者。禍益不測。今且早眠。明日入校讀汝書。他事勿過問也。小約翰孫猶齷齪不服。且絮絮問時下流行之服。以何種爲最新式。今之來屬阿母浣濯之衣。幸爲我擇其最精緻者。暫假一用。克忒爾怒斥其妄。而小約翰孫因嗷嗷不去口。

翌日亞德而利娜晨粧甫完。方獨坐粧閣中。忽聞人報有客至。視其刺約翰孫也。知爲昨日函約之人。百年之好在此須臾。重開菱鏡。著意修容。顧影自憐。覺事事悉臻美善。而出則見客室中坐一不滿五尺之童子。靚亞德而利娜起立。脫帽罄折爲禮。禮畢衣長掩地。舉足幾躓。領無帶以圍巾圍之。靴實以絮而大於足者盈寸。亦著稱襠衫。嶄然如新製。特徵嫌寬博耳。而其帽乃破舊不堪。此拉雜不倫之裝束。在約翰孫已清晨而起。一再勸其母爲之配置。顧適足以令亞德而利娜夫人笑不可止。旋問曰。汝乃約翰孫耶。昨日之函。汝所發耶。小約翰孫一一應之。亞德而利娜夫人曰。汝之來意將何爲。論汝年爲吾子。或當合格。然吾之子苟不死者。固已較汝爲長矣。小約翰孫乃更罄折爲禮。探懷出警署中文告。授亞德而利娜夫人而詳告其事。且曰。苟三日內不將此罰鍰交納者。吾母囚吾家破矣。吾親夫人之廣告。有富有財產云云。且知爲當代大慈善家。故特來以此奉商。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夫人誠憐憫吾者。五磅十先令之惠足矣。亞德而利娜夫人傾聽既畢。莊容致詞曰。吾愛吾子。汝矣。乃抱而置諸懷。屢吻其額。旋出金若干。授小約翰孫曰。將去畀警署中人。有餘卽爲汝母子薪水資可也。小約翰孫乃更罄折致敬而出。

小約翰孫既歸。警署中人已嗷嗷於門。謂距約期只有一日。苟不如約者。勿怨乃公無情也。克忒爾哀語乞憐。警署中人正大聲指斥。如斥一狗。則小約翰孫衣履踉蹌至矣。見狀亦大聲指斥。謂何故輕履吾闕。

警署中人以索罰。對小約翰曰。是此事耶。直得作如許舉動。乃公所有者錢耳。速將去。此後敢再無禮。於吾家者。罰汝亦不少。貨語已探囊以五磅十先令擲桌上。鏗然有聲。時則警署中人愕立。以驚克忒爾。却立以喜。小約翰孫斜立以詬。警署中人旋以金入囊中。道聲騷擾而出口。中猶喃喃曰。何物老嫗。生此甯馨。約小翰孫則戟指而詈曰。所謂官者如是如是。袞袞諸公其智識。乃曾不若吾一孺子。



天 花 亂 墜

常
馨
兒

嫖

今人謂作狹邪遊曰嫖。不知何所取義。嗣閱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嫖唱。周密癸辛雜誌云。高疏寮得何氏女。善小唱。嫖唱五百餘曲。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後撥入勾欄。弟子嫖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嫖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謳。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要曲兒爲一體。吳自牧夢果錄云。唱嫖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帶者曰散曲。方知挾技曰嫖。起於宋時。謂之嫖者。以妓爲樂籍耳。嫖俗寫作嫖。遂沿誤至今。

豁拳

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豁拳。蓋以目遙覘人爲己伸縮之數。隱機鬥捷。余甚厭之。以其啓遷坐。曉號之漸也。然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鈎。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掌名虎膺。指節名私根。通呼五指名五峯。則唐時已有此戲矣。

事不諧矣

瞻 廬

質。蓄。數。十。竿。植。立。庭。院。陽。光。射。之。倒。影。階。除。疎。疎。密。密。寫。徧。萬。千。个。字。竹。陰。爲。精。舍。三。楹。明。牕。碧。幌。布。置。頗。整。整。有。致。一。中。年。婦。人。坐。臨。牕。之。搖。椅。上。狀。甚。整。暇。一。慘。綠。少。年。跪。於。地。喃喃。有。所。陳。訴。婦。揜。口。吃。吃。笑。曰。嘯。雲。汝。年。十。八。矣。何。尙。作。恁。般。愁。態。具。此。昂。藏。七。尺。身。竟。爲。汝。霞。妹。故。低。首。下。心。效。詩。婢。泥。中。之。黷。林。矣。孺。子。獨。不。念。男。兒。膝。下。有。黃。金。耶。跪。者。目。灼。灼。視。婦。作。乞。憐。聲。曰。姑。母。苟。憫。念。姪。兒。長。跪。者。盍。早。允。姪。之。陳。請。姑。母。一。諾。眞。黃。金。也。若。姪。之。膝。下。爲。黃。金。爲。土。木。姪。殊。不。敢。自。決。將。決。於。姑。母。之。一。言。姑。母。乎。姪。無。他。奢。望。但。求。數。年。來。神。馳。夢。想。之。『阿霞妻汝』一語。由。姑。母。之。牙。關。中。歷。歷。逗。出。則。姪。之。土。木。形。骸。立。化。爲。金。身。丈。六。否。則。此。膝。直。土。木。之。不。如。奚。黃。金。之。足。云。姑。母。苟。憫。念。姪。兒。長。跪。者。幸。黃。金。我。膝。毋。土。木。我。膝。婦。聞。之。益。忍。俊。不。禁。且。笑。且。睨。嘯。雲。曰。孺。子。可。謂。情。見。乎。詞。矣。汝。所。請。者。余。縱。不。能。爲。充。分。之。許。諾。願。亦。何。忍。峻。卻。汝。且。起。汝。坐。余。尙。有。言。詔。汝。於。是。嘯。雲。蹶。然。起。侍。坐。於。旁。側。耳。以。俟。後。命。

此。中。年。之。婦。徐。徐。言。曰。孺。子。得。汝。爲。快。壻。固。亦。副。余。宿。願。特。阿。霞。小。妮。子。……語。尙。未。竟。而。嘯。雲。僂。言。曰。霞。妹。云。何。者。婦。略。沈。吟。微。舉。其。眉。曰。阿。霞。年。事。止。二。八。而。喜。爲。高。論。諳。練。如。五。十。許。人。彼。烟。烟。雙。眸。自。負。爲。鑑。別。人。倫。之。試。金。石。人。雖。善。自。揜。飾。而。妮。子。眼。光。所。注。射。則。爲。純。金。爲。雜。質。靡。不。一。一。自。暴。其。眞。相。妮。子。固。謂。普。天。下。之。男。子。無。一。眞。知。情。愛。者。舉。種。種。披。肝。瀝。膽。感。激。涕。零。之。語。要。皆。出。於。矯。揉。造。作。而。不。可。盡。信。且。云。情。愛。二。字。者。男。子。之。優。孟。衣。冠。也。臨。時。登。場。稍。稍。搬。弄。迨。事。過。情。遷。則。衣。冠。盡。撤。而。本。來。之。面。

事不諧矣

一

目。遽。露。一。般。女。子。受。此。優。孟。衣。冠。所。籠。絡。遽。以。爲。情。愛。種。子。而。委。身。事。之。然。先。笑。而。後。號。咷。飲。恨。終。身。爲。哀。情。小。說。添。材。料。者。比。比。皆。是。也。昔。宋。廣。平。鐵。石。肝。腸。能。飾。爲。綺。語。以。賦。梅。花。羅。虬。陰。狠。絕。倫。而。比。紅。百。詠。旖。旎。溫。柔。讀。之。柔。流。齒。頰。自。來。男。子。作。如。是。觀。言。不。由。衷。信。之。奚。爲。妮。子。窺。破。此。指。早。抱。不。嫁。主。義。余。頻。頻。勸。之。而。妮。子。終。不。余。從。噫。孺。子。汝。所。言。誠。懇。摯。且。語。語。出。於。至。性。余。固。有。以。信。汝。矣。但。汝。霞。妹。聞。之。又。將。視。爲。優。孟。衣。冠。也。奈。何。嘯。雲。起。立。自。白。曰。霞。妹。苛。論。哉。微。論。普。天。下。男。子。未。必。盡。如。霞。妹。所。云。卽。言。必。有。中。果。不。出。霞。妹。所。料。然。衆。皆。醉。而。我。獨。醒。惟。沈。嘯。雲。不。在。無。情。之。列。語。次。又。自。指。其。心。坎。曰。姑。母。乎。此。區。區。方。寸。地。情。愛。二。字。之。無。盡。藏。也。歷。劫。窮。塵。形。銷。骨。化。而。姪。之。情。不。變。愛。不。滅。又。安。用。其。鰓。鰓。過。慮。乎。至。云。優。孟。衣。冠。他。男。子。或。偶。一。襲。用。之。若。姪。則。無。虛。僞。之。面。目。自。不。必。襲。虛。僞。之。衣。冠。噫。姑。母。此。區。區。方。寸。地。果。係。水。晶。所。成。者。則。臟。腑。中。一。片。眞。忱。霞。妹。自。洞。見。其。表。裏。疑。團。且。爲。之。立。破。而。無。如。見。諒。於。姑。母。不。能。見。諒。於。霞。妹。也。姪。志。決。矣。姪。必。往。面。霞。妹。掬。此。肺。腑。中。語。傾。筐。倒。篋。而。出。之。姑。母。儻。許。之。乎。維。時。嘯。雲。之。姑。頻。頻。搖。手。曰。姪。毋。然。吾。家。阿。霞。有。怪。癖。求。之。彌。堅。疑。之。滋。甚。妮。子。嘗。言。舌。本。數。升。之。蜜。不。及。心。頭。一。滴。之。膠。姪。欲。諧。此。事。但。堅。爾。志。勿。敵。爾。舌。積。日。累。月。事。猶。可。爲。脫。不。豫。貯。此。心。頭。之。膠。而。僅。以。口。蜜。爲。贈。品。則。事。且。立。敗。矣。嘯。雲。聞。而。悚。然。時。則。琴。韻。悠。揚。起。自。內。闈。蓋。我。書。中。之。柳。倩。霞。女。士。正。倚。琴。而。譜。試。余。石。之。歌。也。歌。曰。

嘅。肉。眼。之。相。人。兮。疇。洞。矚。其。表。裏。旣。非。素。而。是。丹。兮。亦。眩。碧。而。成。紫。黑。白。奚。自。分。有。石。平。如。砥。金。歟。非。金。歟。一。一。從。頭。試。吁。嗟。乎。安。能。逃。我。雙。眸。子。

襲優孟之衣冠兮動自詡爲佳士舌本涌出蓮花兮心田荒若荆枳眞僞何由別有石礪如礪金歟非金歟一一從頭試吁嗟乎安能逃我雙眸子

嘯雲躡足潛聽久之覺倩霞所歌者字字露鋒銚語語生荆棘心坎中爲甘爲苦爲酸爲鹹一時亦無從辨別惟揖別其姑曰姑母霞妹之意姪喻之矣姪當一雪此言爲普天下男子吐氣耳遂匆匆告歸學校途中且行且思倩霞慧心人深慮男子之不足恃有激而言本無足怪雖然倩霞誤矣余之醉心於爾誠於爾夢魂顛倒於爾七年來如一日也情愛如余而爾猶疑之耶爾慮普天下男子之情愛爲虛僞實則虛僞者自有人而獨不可以例余余之情愛不僅出之於口乃至心中腦中胸膈中無一不徧播情愛之種子卽一汗孔之細一毛管之微亦皆爲眞情至愛所充塞而不留餘隙蓋自頂至踵浮沈於愛河情海中者有年矣如是而猶曰虛僞則所謂眞情至愛者誰乎噫倩霞爾自詡炯炯雙眸爲試金石今黃金已躍冶而出無如爾之熟視而無睹也然則爾所藉以試金者一犖确之頑石耳恃此以鑑別人倫誤矣誤矣思至此頻頻冷笑作不遇知己佬僚無聊狀既又轉念余雖久不面倩霞而倩霞之聲音笑貌一一停佇於余之腦海經年歷歲而未能忘猶憶七載前倩霞年才十有一辮秀髮爲雙股分垂肩次與余對坐室中彼此賭笑作泥塑戲余故作種種怪態以引逗其一粲而倩霞枯寂如土偶不笑少焉卽以余所施於彼者還施於余身轉其敏捷之雙瞳向余面部頻頻注射而余不復能矜持經彼一度之眼光則余之面部立呈一絲笑痕眼光注射不休卽笑痕亦呈露不已漸乃掀唇露齒仰天大笑倩霞鼓掌曰雲哥負矣雲哥負矣俄姑母聞兩童子笑聲格格推扉而入曰汝曹作麼生旋見余兩人對坐愁笑狀因曰汝

事不諧矣

四

曹彼此。斯觀形影不離。何大類人家。新夫婦也。倩霞聞母言。紅暈頰。滿若頰。婆果。蒸由座上。起。匿身屏後。笑猶吃吃不停。余年雖穉。爾時頗引爲至樂。無何。姑母遷居津門。余遂不復面倩霞。顧近頃以來。戚串自北方返。輒言倩霞及笄後。容光益煥發。且畢業於師範學校。才貌傾動遐邇。余聞之心怦怦動。蓄意欲得倩霞爲妻。郵書冀北。屢作乞婚之說。比得姑母覆音。略謂膝下祇此一顆珠。雅不欲質。然許人。况小妮子眼界甚高。目無餘子。脫非天下有情人。必不輕成眷屬。預計來歲春杪。老身將挈女旋里。姪果有求婚之決心者。屆時來余家面申前請。但求有以動吾女之聽。則雀屏中選。如轉圓耳。蓋老年人之眼光昏眊。特甚。深恐霧裏看花。或貽日後噬臍之悔。因以遴擇快婿之全權畀之。吾女則爲恩爲怨。便與老身兩無所涉也。余得書後。昕夕盼姑母之至。今姑母果挈倩霞南歸矣。泥首求婚。備陳情悃。而所得之效果。乃如此。奈何奈何。於是且思且搓掌不已。既又轉念。倩霞歌中之意。特稍稍磨折我耳。脫倩霞理想中之夫婿。必欲才如子建。貌若安仁。富埒鄧通者。則吾事且立敗。今所懸以爲的者。僅曰真情至愛而已。真情至愛。舍余其誰。倩霞倩霞。穩教爾心悅誠服。認余爲唯一無二之情愛男子也。思至此。手舞足蹈。意又大樂。彷彿已娶倩霞爲婦。而與之印證斯語也者。俄而自辨塗徑。詫曰。此事滋可笑。余本欲返校舍。乃信足所之。竟過門而不入。離吾校且里許矣。因澄其思慮。忽促折回校中。

沈嘯雲者。浙省某學校之高材生也。平日學詣爲全校之翹楚。自此次求婚後。科學上成績。陡然一落千丈。當其隨班聽講。按時上課。教師之指授。都付不聞。惟試金石之妙。歛則隱隱於耳鼓中。作迴響也。詩書之義。盡都付不見。惟賴婆果之嬌容。則時時於眼簾中留片影也。同學諸子。見其呆若木雞。咸嘖嘖稱異。

面不識其原因之所在。有柳生稼秋者。倩霞之從兄也。與嘯雲爲同學。獨有以窺其隱微叩之曰。君日來神思恍惚。得毋爲求婚而發乎。嘯雲僞言否否。稼秋笑曰。君尙欲作遁詞耶。日前余往探嬌氏甫入竹院。而君之一片乞憐聲。已由微颺送入余耳。忽云黃金忽云土木。令人捉摸不定。因就竹葉之隙一窺。眞相則頽然之尊體。無端減縮三尺。竟於嬌氏前作侏儒之戲。一種惶急情狀。思之失笑。嘯雲嘯雲爾時。余脫攜寫眞箱者。便當攝取尊容。供笑史中一幅。插畫用也。求婚之態度。明瞭至是。君尙欲作飾詞耶。嘯雲知不可隱。因卽披露肝膈。且洩稼秋作蹇修。稼秋曰。君旣面請之矣。又安有冰上人陳說之餘地。願吾家倩霞眼力之不弱。平時求婚之人接踵於門。一入倩霞之眼。卽豪末之瑕疵。亦能抉而出之。渠相人多。百未嘗有一失也。嘯雲憤然曰。霞妹固善相士。何獨於沈嘯雲而失之。稼秋曰。倩霞初未表現絕對之拒婚。所慮者君以情愛二字作口頭禪耳。嘯雲聞之。幾欲指天日以爲誓。稼秋搖手曰。勿爾勿爾。君第始終堅持此心。許合之期。固可翹足而待也。

嘯雲之隱衷。旣吐露於稼秋之前。因思玉成此舉。非稼秋居間不爲功。於是結驩稼秋。無微不至。二人之情懷。遂日益親密。稼秋慨然曰。孰謂君之情愛爲虛僞哉。顧倩霞猶遲遲不遽允諾者。蓋有所待耳。爲山九復君毋自敗其一簣之功。使閨中人齒冷也。嘯雲曰。君知我者。尙以此相誥誡耶。稼秋曰。吾亦料君不至此。願猶不嫌詞贅者。蓋欲使君知此事之結果。其成也。絲君其敗也。亦絲君成固不敢掠美。敗亦不願分謗也。嘯雲不識其命意所在。第唯諾維謹而已。一日。稼秋又往覲嬌氏。比歸嘯雲亟向之詢倩霞消息。稼秋攢眉不應。固詰之。則微喟曰。人事殊叵測。君之希望殆成畫餅。嘯雲聞畫餅二字。目瞪口呆。胸次若

事不諧矣

六

據杵曰。良久。乃曰。咄。此事竟不諧耶。雖然。此事果何絲而不諧者。稼秋曰。君試一揣測之。嘯雲曰。豈余生平有遺行。不愜於彼美之心乎。曰。否。否。君固無懈可擊也。然則美滿之因緣。殆已屬諸他人乎。曰。否。否。渠猶待字閨中也。嘯雲思索。既徧。因曰。舍此二端。外決無意外之變幻。言變幻者。誑語耳。噫。稼秋君。此何如事。幸毋故作狡獪。墮人於五里霧中。稼秋正色曰。君謂此事不生變幻耶。特恐吾言一宣。則所謂美滿之因緣。不變幻於倩霞。而變幻於君耳。嘯雲曰。稼秋君。此言真玄之又玄矣。

稼秋於宣言之前。忽發問題數條。要求嘯雲作滿意之答。覆嘯雲諾之。稼秋曰。君非自認爲真情至愛乎。對曰。然。稼秋曰。真情至愛。祇可傾注於一人。無論如何不得移。而他屬君能之乎。對曰。此余志也。又何待言。稼秋高其聲調。又詢曰。設或君之意中人。忽變易其狀貌。不復如嚙曩之妍麗。君之情愛。得不變乎。嘯雲笑曰。君真調言哉。余雖久不面我霞妹。而霞妹七載前之光景。迄今思之。猶爛熟。豈有天上安琪兒。化作人間鳩盤茶乎。稼秋曰。君無論其爲調言與否。第答余以嚮者之所問。嘯雲曰。縱令霞妹之貌。作若何之變易。余之真情至愛。抵死不變。稼秋曰。能如是耶。此可以宣我言矣。實告君。倩霞於半月前。忽染目疾。日益加劇。比抵醫院。求療醫者。言右目尙可治。左目必盲。嬌氏擔憂不淺。私謂余曰。脫不幸。醫者言。驗妮子終身事。從此已矣。因泣數行下。嗟夫。嘯雲余爲君祝爲吾妹。倩霞祝惟求醫言。幸不驗耳。不則以吾妹超衆之姿。而秋水雙瞳。遽溷其半。彼求婚者之熱度。或將下降於冰點。所謂因緣不變幻於倩霞。轉恐變幻於君者。此也。嘯雲聞言。益大驚。方寸中如沸如屠。不復答一語。急走柳氏門。往探確耗。聞者云。夫人挈女宿病院。療治目疾去矣。遂廢然而返。

嘯雲。嘯。嘯。自語。倩霞之目。一日不盲。則我之心。一日不死。十二時中。反復誦此二語。無慮千萬遍。或謂由嘯雲之語。而反證之霞目。果盲。則雲心。即死。心既死矣。則情愛二字。自無根據之地。譬彼無源之泉。其涸可立而待也。著者則云。際此緊要關鍵。初不必作深文。周內之論。第高撐冷眼。徐觀其後。可耳。至是日復一日。嘯雲誦此二語。愈數。系念倩霞之心。亦愈殷。念霞者。念其目也。夫使霞目不盲。則雲之情愛。若金甌之無缺寧。無見賞彼美之時。著者於此際。僅略費數行墨。潘即可作一美滿之結束。而無如與吾書標題之指。顯相乖戾也。故著者雖雅不欲盲倩霞。而第以求合題。指之故。不妨強不盲者。為盲矣。某日稼秋將惡消息來報告曰。倩霞之左目。竟盲命也。君將若之。何嘯雲默然不應。稼秋問者。三嘯雲不應者。三嗟夫。嘯雲不應之故。稼秋知之。讀我書者。亦知之。而著者特參曲筆。不復明揭其短者。蓋為滿口情愛之男子。稍留餘地也。

倩霞目盲矣。而嘯雲之心。卒未嘗死也。彼所謂心死者。特一時耳。未幾則星星之火。復於死灰中。扇其舊燄。而真情至愛之潮流。又續續洶涌而出。特所注意者。非復嚮日之倩霞耳。蓋換羽移宮。又作第二次求鳳之操矣。維時稼秋見嘯雲神情沮喪。所以慰藉之者。備至。嘯雲感焉。值無慘時。輒往覓稼秋。譚衷曲。一日適學校休假。復踵門訪稼秋。甫抵齋頭。則磨墨振紙聲。戶外隱隱可辨。因隔扉呼曰。稼秋君。星期休沐。尚搨毛錐子。覓生活耶。語甫竟。驚見一好女子。冉冉自齋中出。秀髮堆雲。明眸翦水。其態度彷彿七載前之倩霞。而豔麗則過之。既面雲。微頷其首。曰。阿兄。適他往客。且坐。兄行歸耳。語已匆匆。入內室。驚鴻一瞥。逝若雲煙。嘯雲色授魂與。不知身之在何境也。無已入齋稍憇。而墨香陣陣。尚溢几案間。諦視之。芸牋一

幅餘墨。未乾規摹。洛神賦數行筆姿。秀媚深得。松雪老人神髓。益愛玩不置。俄聞麥戶聲。柳夫人出應客。爲言。稼兒往探嬸氏。不獲倒屣候門。左慢客矣。嘯雲亦略致寒暄語。夫人曰。老身嚮聞吾兒譽。君不去口。今幸親丰采。竊喜此子目力之不謬。既又微喟曰。君與阿霞姪女一段因緣。既卽而復離。老身聞之。殊惋惜。阿霞福命太薄。平白地瞶其左目。不則一對璧人天緣巧合。老身將洗耳以聽。結婚歌也。嘯雲唯唯。又曰。阿霞姪女忒自負。求婚者百無一成。渠母又徇女意。擇壻至苛。而今已矣。縱有如意郎君。誰復向眇女子下玉臺之聘者。嘯雲又唯唯。夫人尙曉曉欲有所語。而嘯雲已忍俊不禁。遽曰。敬訊夫人適於案頭。染翰者女公子耶。語甫出口。又自覺其言之突兀。則立絳其頰。而夫人殊不措意。笑曰。此吾女倩雲與阿霞爲從姊妹。年齡相埒。惟吾女早生三月。故雲姊而霞妹也。嘯雲爾時猛憶及一語。將啓齒動問。惟近於冒昧。殊囁嚅不敢出口。而夫人則續續言曰。老身鑒於吾家阿霞事。欲爲吾女早擇嘉耦。以了向平之願。願……語至此。夫人似有所沈吟。而嘯雲意大動。肺葉震震。然胸中事將探喉而出。旋聞履聲。稊稊稼秋自外入。而此躍躍欲出之語。遂一時不得發表。

雖然嘯雲胸中事。寧能一茹而不吐哉。越數日。果於稼秋前表露乞婚之意。稼秋不置可否。第曰。當歸向阿母言之。無何稼秋傳母命。謂得壻如君。夫何憾。願須屈君面譚。一試君之決心。何似耳。嘯雲曰。心決已久矣。奚待試哉。因立偕稼秋往。面母。稼秋於途中語之曰。設吾母不遽允諾者。則曩日之侏儒戲。今茲可重行開幕。嘯雲笑而不答。既面柳母。嘯雲口頭之真情至愛。又復滔滔而出。夫人曰。君縱不言。老身寧不知君爲情愛種子。嘯雲意大悅。亟作諛詞曰。夫人目光如炬。可謂明察秋毫。夫人笑曰。老身之眼光較之。

吾家阿霞何如嘯雲作不屑狀曰倩霞耶渠之眸子自詡爲試金石實則肉眼眼皮垂垂寸許烏足以識眞士又指柳母而言曰必若夫人之眼光斯眞試金石耳夫人曰謝君誇譽顧阿霞亦可憐生以損一目故不獲奉事君子嘯雲曰脫夫人而不棄鄙陋者此後當掬此至誠以事女公子彼不識人之倩霞無論其目盲卽不盲亦猶之盲耳是何足以邀余之一顧夫人變色曰眞情至愛者持論乃如是耶嘯雲知有異遽屈膝曰乞夫人垂憐余亟欲僮女公子方寸亂矣遂爾出言無擇夫人亟引退高呼曰娣來前令姪又作侏儒戲矣驀有人自屏後出曰孺子跪此奚爲者視之則姑母也嘯雲大窘欲作一二寒暄語而格格不能出口姑母曰孺子愚矣試金石固無恙也因呼阿霞勿復藏匿第來面汝兄有女子應聲曰諾比至前則倩雲也非倩霞也嘯雲疑愕滋甚夫人笑曰嘯雲倩霞一而二二而一也老身初無女阿霞亦未病目願特弄此狡獪者欲一試君之情愛何如耳因顧霞而言曰女諸葛此計殊巧妙足令口蜜郎君對之結舌霞無語惟轉其橫波注視嘯雲不已嘯雲至是憬然悟翻然悔處此四面楚歌中不復能置一喙惟心口相語曰事不諧矣事不諧矣



粉 剩 脂 零

事不盡矣

都中贈伎聯多可誦者。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減春前花。露香云。前身曾飲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如秋云。如花解語秋水爲神。又云。如是我聞。聊復爾秋來。客感甚於卿。玉福云。難得玉容如處子。可分福。命到書生倩儂云。曼倩諛諧詞絕妙。吳儂烟水氣都消。桐仙云。桐雲拂翠迎么鳳。仙露溥花護曉鶯。

閨秀許氏。吳繫孫室人也。繫孫久客不歸。另納姬人陳絳綃。許作閨怨詩寄平江云。向來烟月被愁牽。明日春來夢渺綿。懷怨一生無處訴。幸儂堂上有姑憐。絳綃見之。題其後云。賤妾空悲鸞鳳儔。白頭吟罷復添愁。主人不解牛衣事。風雨一簑隨處留。隻影離離在水南。彼猶如此我何堪。幾回枕上潛垂淚。千里含情握髮三。蓋繫孫性遊蕩。亦不常在平江。絳綃特以此自明也。

兒女乎？英雄乎？

樹聲譯文
靈禪拾題

第一章 報道一聲去也

哈斯頓謂其女瑪利曰。嗟乎吾女。爾知之乎。此人可託終身。若復向汝求婚者。慎毋拒之也。吾家素貧寒。汝父死。僅遺汝兄妹六人。他無所有。吾極手足力。博微值。撫汝輩成人。艱難困苦。不堪言喻。非上帝誰能知之。今何幸而得彼垂青於汝。猶可失之交臂耶。瑪利曰。母乎。奈余不愛其人何。哈斯頓嘆曰。嗟乎吾女。昔吾於汝父。亦猶是也。當汝父向余求婚時。吾亦拳拳於他氏子。情不屬汝父。顧他氏子絕口不言婚事。故終歸汝父耳。嗟乎吾女。亦有他人向汝求婚者乎。瑪利赧然曰。無之。哈斯頓曰。既無之。今有此良緣。而又不取。恐將來求之不得也。凡女子有所眷。恒以爲微斯人。吾誰與歸。吾女乎。吉人天相。何適而不可者。哈斯頓言已微喟。舉袖拭兩目。時爐火熊熊。照二人面盡赤。而壁架間竊盜之屬。反射作金光縷縷然。瑪利曰。伊人將以何時來乎。哈斯頓曰。明晚。既而又曰。瑪利。此人有大恩於我家。雖萬死不足以報。汝必許之。瑪利瞠目曰。母乎。何謂也。哈斯頓曰。汝父死。吾率汝兄妹六人。貧無以爲活。宗族交游莫救。幸得此福爾科君。來爲余畫策。出資本設此小肆。俾得營生。且曰。力能償。則償之。否則不汝責也。當時余以爲汝父與彼共事皇家時。或有德於彼。故受之不疑。自汝父去世以來。一家得溫飽。無凍餒之虞者。賴有此君耳。瑪利曰。然則此善人也。吾儕應竭誠。瑪利言至此。截然止。哈斯頓爲續成之曰。是固然。吾儕應竭誠以報之。年來吾日夜思所以報之之道。然就吾能力所及。千機萬會。竟不得一當。今汝若許字彼。則此願償

矣。瑪利曰：母乎，吾將試之。言已，立自椅中起，疾趨樓梯，所拾級登樓，入其寢室。哈斯頓喃喃自語曰：瑪利所愛惟麥克，然麥克一軍人耳，所入幾何，爲之婦者，非躬操井臼不可。瑪利雖年富力強，然非爲情絲所縛，必不甘受此苦。其心匪石，或可轉乎？時肆中呼人鈴聲大震，哈斯頓急趨出應之。瑪利入寢室後，長跽於地，面伏榻際，不覺被褥盡濕。此時瑪利雖居暗中，而麥克復遠在他方，然其聲音笑貌，歷歷如在耳目間也。麥克風貌翩翩，美冠塘溪全州，每見瑪利，輒碧眼斜睨，含笑作種種奇稱，如塘溪皇后瑪利之類。兩心固已訖合無間，特未正式表求婚意耳。麥克暇則來哈斯頓肆中，或購物或否，時且直入厨室，如家人然。而福爾科亦常來，因與麥克相契，顧福爾科年長而貌復清癯，與麥克偕人皆疑爲父子。二人相遇，卽嘍嘍啣談，行伍間事或議論其動作，或臧否其人物，援引已往推究未來，蓋麥克乃軍人中之錚錚者。而福爾科亦已服役行伍中七年，其愛軍隊無異兒童之戀其家，宜其念茲在茲也。瑪利自聞母言欲從，則情有不能不從，則於義有虧，理欲交戰於中，而一掬情淚，遂如水之出泉，汨汨不絕。正惘惘間，忽有聲觸入耳鼓，噫，此非麥克之聲乎？則麥克又至肆中矣。瑪利之心若籠中鳥，檻中獸，欲衝出樊籬而不能，受創而退，痛若刀剗。倘麥克有所要求於瑪利，祇須不逾明晚，世間無有能止瑪利之快諾者。然麥克不爲也。蓋有情人盡成眷屬，及意想所到而事莫不適逢其會者，小說家之響言事實，所不能有也。瑪利拭淚而起，就盥盆盥濯，已取針插領間，而圍絲帶於髮際，款步下樓。麥克呼曰：瑪利，吾固以爲汝當甚樂，今觀子色，何如哈斯頓夫人言，有不愉也。瑪利汝誠樂乎？瑪利色大頰，答曰：否。麥克以指指之曰：此言僞耶？確耶？設汝果不快者，豈以余明晨將往阿堡丁乎？瑪利聞言，駭極，急問曰：君將往阿堡丁，不居此耶？麥克漫

應曰無幸福去耳。雖然暫時離別於吾二人之愛情無礙也。言已侈口而笑。麥克往時談笑亦諛諧閒作。願未有如此次之甚者。瑪利聆其無幸福一語。雖不深明其意。心已萬碎矣。麥克出肆門。謂瑪利及哈斯頓夫人曰。行再相見。吾今不能不一行事。畢即歸。幸毋相忘。遂揚長而去。麥克既去。瑪利心頭往來念念不忘者。惟此無幸福一語。脫麥克之愛。瑪利如瑪利之於麥克。不應出此言。願在瑪利苟念麥克有所痛苦。須瑪利助者。雖天涯海角亦必赴之。況阿堡丁僅僅距三百英里。寧不能相從者。然此特瑪利之夢想耳。轉瞬明晚至矣。瑪利不得不允福爾科所求。願瑪利口雖從而心實違。蓋福爾科爲軍醫營業發達。爲人復誠篤。善吉。瑪利固深敬之。然絕無愛情也。既勉體母意。允其所求。其母曰。女乎能若是。上帝當福汝。余今如釋千鈞重負矣。

第二章 還君明珠雙淚垂

麥克去後十四日之晨。瑪利携第二人往遊公園。春風拂拂。草木皆勃然有生氣。瑪利手書一卷。據鐵椅坐。目視二弟往來馳逐。興高采烈。而瑪利則索然枯坐。心冷若冰。時咄咄書空曰。麥克不知早爲計。陷余至此。念之何益。蓋瑪利自許字福爾科以來。無日不如是也。既而瑪利猛舉首。則見麥克已立其前。臂圍黑帶。面有憂色。張兩手來抱瑪利。驚喜交集。心突然跳至不能仰視。麥克立而凝視瑪利。良久始呼曰。瑪利乎。瑪利曰。噫。麥克。麥克覺其聲有異於常。驚問曰。何事。何事。瑪利嚶嚶曰。無事。無事。麥克傲然曰。吾父前禮拜逝世矣。曩余所以忽忽歸者。爲此事也。瑪利急慰之。麥克曰。瑪利。昔吾所入。微不能自立。有懷莫敢陳。今襲遺產。幸薄有田畝。足以供饘粥。敝廬足以蔽風雨。願與子共之。倘亦子所願乎。瑪利此時欲

兒女乎？英雄乎？

四

泣無淚欲語不能。瞠目視麥克良久始迸出一語曰：噫！麥克！瑪利子意若何？豈有難言之隱耶？吾二人交雖淺言則深何事作此態向人？吾意子必將允吾求不見林中。小鳥乎？比翼同棲其樂如何？吾與子苟得諧伉儷當不多讓。吾意子必將允吾求脫萬一竟不允者則吾心將立碎矣。瑪利曰：麥克將至是乎？然則余心已先碎矣。吾已許福爾科矣。彼乃善人嘗有恩於余。母麥克此事汝當不知。麥克曰：汝以余爲不知耶？汝所居之屋非彼之產乎？瑪利曰：噫！麥克吾之許彼非爲利也。君之貧富君不言吾何嘗置念不然愛情之謂何？願今吾身已許福爾科矣。尙何言哉？時瑪利之二弟競奔而至皆呼曰：瑪利！瑪利！福爾科醫生來矣。福爾科則趨前與麥克握手爲禮。俯視瑪利又仰視麥克狀若甚惑。瑪利含笑起而迎之事乃解。於是三人偕行歸瑪利所及園門。麥克與瑪利及福爾科作別。獨向大營而去。麥克爲人固武而俠然於愛情競爭頗烈。數年之功敗於一旦心豈能甘願。瑪利光明堅貞如金剛石。既許福爾科必始終以之。理無反許。麥克悻悻奚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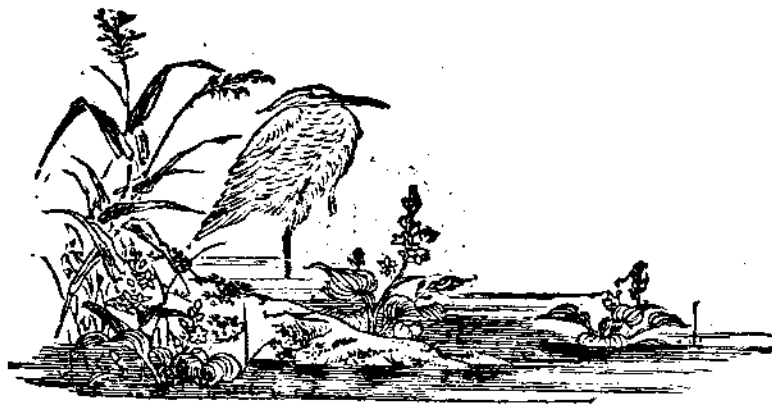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可憐無定河邊骨

四月後英德宣戰。世界震動。塘溪州有首先告奮勇願赴前敵者二人。一爲福爾科醫生。又其一則麥克也。於是州報力譽之。尤注意麥克。謂麥克年少而貌美。翩翩如佳公子。又謂其熱心愛國。可爲國民矜式。哈斯頓夫人見之。自念曰：瑪利許福爾科幸也。吾固逆知麥克之愛瑪利。戲耳。彼非池中物。行將一飛冲天。吾瑪利安足與爲偶。麥克明知瑪利不足偶。彼故弄之耳。塘溪所駐軍隊。宣戰後未卽調赴前敵。然隊中人知爲期當不遠。汲汲預備。不遑暇食。故瑪利竟不得面福爾科及麥克。後軍隊出發期至。福爾科及

麥克皆將捨瑪利去。瑪利赴車站送之。時月臺人如潮湧。呼聲動天地。蓋此次爲世界自由而戰。空前未有。人民對此感情益厚也。麥克及福爾科既登車。憑窗與瑪利語。既而瑪利與福爾科話別曰。福爾科。行再相見。願上帝福汝。早日凱旋。吾將日日爲汝祈禱。言未已。車輪已轉。轉動瑪利狂呼曰。麥克。麥克。勿去。勿！離我。麥克！而車行益駛。瑪利遂暈倒於其後。某客之懷中。時其母亦來與其夫之友某君話別。聞而馳至。則瑪利僵臥地上。若死矣。今姑舍是。蓋一小女子。卽昏暈而死。以與此次大戰爭較。直如螻蟻耳。是戰也。歷時不知若干歲月。死人不知幾千百萬。將使地圖易色。成歷史上永永之紀念。其重大爲何如。耶。茫茫戰場中。龍賁虎將。赴赴武夫。時旅進而旅退。或左迴而右旋。麥克與福爾科居其中。有如太倉一粟。既力戰數晝夜。塘溪一軍調守列里附近之濠。塹此濠既深且闊。塘溪軍列岸上。兀如石壁。德軍來攻者。秦牛觸壁。死後奉命反守。爲攻塘溪軍。遂渡濠。蜂湧而進。始以槍炮遙擊。繼愈逼愈近。乃以短兵相接。麥克一人當德兵三。從容應付。若猶有餘勇。可賈者。既而力漸不支。適福爾科來舉刀斫德兵一人。立倒地。餘二人舉目相視。反身走。塘溪軍鼓勇前進。會德大隊援軍至。鎗彈如雨下。不退將覆沒。乃且戰且走。福爾科忽見麥克中彈倒地。心欲往救。而時勢迫急。不容或稍留。麥克倒處有白楊一株。頂平如削。福爾科識之以爲後圖。嗣塘溪軍得後隊援。始將德軍擊退。衆乃得稍憩。仰視天空。東方月出。星羅棋布矣。福爾科心神略定。陡憶及前事。念曰。麥克雖傷。或未及死。吾當往覓之。且思且行。幸是夜月光倍明。隱約得辨白楊樹所在。遂向之。而趨屍橫遍地。血流成渠。福爾科跨越而過。繼乃伏地蛇行而進。恐德軍見而集的。於己身也。福爾科至是。遇屍卽詳加辨認。有伏地不得見者。必翻而檢之。冀不得生。麥克亦可與其屍。

一面以當永訣。翻檢移時不見。麥克忽泣。然流涕不勝。楚嗚咽曰。麥克。麥克。汝果死已乎。屍在何所乎。言已一慟。幾絕。夫馬革裹屍。男兒本志。麥克卽死亦得其所。福爾科當爲麥克賀。灑此一掬。傷心淚。胡爲者。蓋福爾科偶念及出發時。瑪利之狂呼及其昏暈。皆爲麥克而發。知其實心焉。麥克今死而屍且不得。瑪利聞之。必將心碎而死。故不覺泣下。是非福爾科哭麥克爲瑪利哭麥克也。福爾科伏地悲未已。忽聞有聲。營營然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凝神聆之。其言曰。嗟乎。瑪利吾爲汝死死亦甘兮。一心愛汝至死不變兮。福爾科大喜曰。此麥克之聲也。當濮畢蓬輿到走筆時。孰料百年後果有其事哉。急尋聲匍匐而往。則麥克曲肱而枕。仰臥於地。眼視明月。反復吟濮畢蓬詩。不置。福爾科遙呼之。麥克陡聞人呼其名。不覺大驚。急舉目四矚。復侈口凝神靜聽。福爾科趨進曰。余福爾科也。麥克吾特來覓汝。汝果未死耶。麥克曰。然。敬謝盛意。吾軍未盛敗乎。力猶足以進攻乎。福爾科曰。然。已重整旗鼓。備天明進攻矣。子傷重乎。麥克曰。彈洞余兩足。雖痛猶可忍。故試歌古詩以引起余之精神。俾緩死須臾。得見吾軍克敵。然後瞑目。顯子胡得來敵在咫尺。不虞爲所虜耶。福爾科曰。不得汝。吾不敢歸。見彼也。麥克曰。誰乎。曰。瑪利耳。麥克曰。惡。是何言。歟。彼豈猶念我也。福爾科曰。然。麥克曰。彼已許字君矣。福爾科曰。然。心固在子也。麥克無多談。夜深霧重。今姑負汝歸營。乎。遂扶麥克起。負之以行。嘆曰。勇哉。麥克兩足洞穿。楚痛欲絕。猶能賦詩以見志。勇哉。麥克余必反之。瑪利以遂其志。遂併力疾行。麥克恍恍惚惚。若御風行於無極之野。昏然不省人事矣。十餘日後。麥克夢回。忽聞有人呼之曰。坐起。試飲此。啓眸視。則一看護婦。擎杯置唇際。麥克微笑。問曰。福爾科何在。曰。誰爲福爾科。余所不識。汝傷於列里之戰。來此兩禮拜矣。自汝至此。有一妙齡

女。子。日。來。視。汝。傷。狀。今。在。外。室。婦。引。目。視。門。際。曰。彼。來。矣。余。且。暫。去。來。者。連。呼。麥。克。麥。克。則。強。舉。其。手。曰。瑪。利。乎。福。爾。科。何。在。速。告。我。瑪。利。曰。副。將。嘗。有。函。來。詳。述。福。爾。科。救。汝。事。謂。福。爾。科。負。汝。歸。於。將。抵。軍。中。時。被。殺。矣。麥。克。吻。瑪。利。額。欷。歔。曰。彼。爲。爾。我。二。人。死。也。瑪。利。小。語。曰。人。之。愛。我。孰。有。逾。於。此。者。乎。



名人趣史

龔定菴遊陶然亭。見有一貴官倚壁吟哦。旋捉筆書曰：日暖風和二月天。下句沉思未就。定菴潛續其下曰：太夫人移步出堂前。蓋以首句似彈詞。故爲賡續以羞之也。貴官見之大恚。

高西園有司馬相如玉印。或有卓文君玉印者。言於阮芸臺。欲向高索之。合爲雙璧。高避席下拜曰：西園一生所有。皆可與人共。其不可與人共者。此印及小妻耳。芸臺大笑而罷。

洞庭西山金蘊之。爲道咸間名畫家。有碁癖。嘗借羸運租歸。遇奕者。卽坐觀之。羸逸。齧人田禾殆盡。主人割羸耳索償。禾罵於門。蘊之忘其事。轉訝其喧。至今鄉人傳以爲笑。

拾可敦阿奴事

(清秘史餘錄三)

指 嚴

清初用兵西北前後幾及百年實以準噶爾部爲勁敵友人呂慕俠君爲予言其曾叔祖從戎塞外於當日戰狀最熟曾有「絕幕紀勳」之手錄惜其稿於太平軍時失去第庭訓相傳有抉準部亂源之內幕者其事至爲奇秘則謂厄魯特(準部爲四厄魯特之一)爭霸阻兵之惟一謀主不爲噶爾丹(準酋)而爲其可敦(卽妃號)阿奴有此英雌使韃靼子孫橫絕沙漠敢以六十萬衆毅然抗滿漢四百兆人之共主其膽力至爲可驚而積威餘孽乃至覆亡三百年之瓦剌裔(厄魯特卽瓦剌後裔一作衛拉特)其禍水亦至爲慘毒且其行事之恢詭神怪幾爲歷史所罕有呂君略舉數事已令人意馳神往遠之元魏唐元外國傳所無聞近之則天方夜談徒誌瑣屑鄙事萬不逮此雄奇恣肆也亟就呂君說演之用吾大張筆陣

噶爾丹幼丁家難恰如晉公子之出亡在外其學於西藏大喇嘛實開漠北漠西兩大活佛之奇幕先是噶爾丹之父曰綽羅斯特渾台吉勇武有智略能用其衆且兼并旁部有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風而時代稍後當時自阿爾泰山東南以至天山南北皆爲渾台吉勢力範圍所及同族畏之雖以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亦厄魯特之一青海蒙古始祖)之雄傑亦知難而退舉兵襲奪青海地以避之噶爾丹實秉乃父之遺傳性而阨於其兄僧格不得有爲僧格忌其大志欲殺之噶爾丹之黨以告遂遁入西藏學佛於黃教大喇嘛第巴桑結桑結勢力絕偉執全藏政權達賴喇嘛守府而已愛噶爾丹有才幹欲傳衣

鉢會舊部走報僧格已死於汗位繼承問題惹起內亂國幾無主蓋僧格子索諾木阿拉布坦雖立而諸弟不平嗾使諸宰桑(準大官)反對因欲迎立噶爾丹以靖亂是時準部中黃教未盛行而信仰之萌芽已勃不可遏人民咸謂西土有極樂國因苦身修道或行膝履躡涉長山廣磧數千里由後藏入拉薩求經典迎舍利如漢蔡愔唐玄奘之所爲者相望於道故噶爾丹乘時得運適合準人之心理而大受擁戴焉桑結聞之陰喜噶爾丹苟得君臨準部必能爲己之強援於是破格授以袞錫(本衣鉢大典)且得秘密全符如大弟子禮噶爾丹入辭桑結立誓必使準藏聯合當以全力闡揚黃教由瀚海南北諸蒙古以被於中原使喇嘛常爲國師設有事則準兵必先保藏地使藏中如天國極樂倘渝此盟天魔誅之鱷魚食之桑結大悅因說歡喜法曰爾歸國得位必得一大智力大護法之女菩薩爲之助今予將捐大比丘尼(女僧)阿奴爲女菩薩爾願之乎噶爾丹膜拜稱謝竟挈阿奴北歸

阿奴者實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上追厄魯特源流則與噶爾丹固同一血統者也瓦刺本無同宗不婚定例噶爾丹與阿奴有同門之誼又爲大喇嘛所指派準衆皆豔之阿奴孔武有力善騎射又盡得藏僧祕傳魔術貌美皙如回族麗人冠帔莊嚴瓔珞燦爛中神光離合豔媚不可偁視準人聞噶爾丹歸又獲女菩薩爲配以爲大福星將至未至伊犁渾台吉舊部之黨於噶爾丹者卽起兵襲殺索諾木阿拉布坦率衆歡迎噶爾丹夫婦於是噶爾丹公然爲準噶爾可汗阿奴稱可敦矣(唐書回紇傳稱妃曰可敦)不勞一矢半鏃之費唾手而得數千里大地盛滿之餘驕矜頓起加以雄心勃勃實爲準噶爾酋家之本色其意固欲兼并四衛拉特然後南摧回部北掃蒙古東向與中國爭衡使準噶爾代滿洲而崛興方爲

達其目的其慾望較之清太宗不多讓云

異哉噶爾丹之用兵乃破題兒小試於至親暱之妻父和碩特車臣汗而阿奴之奇勇神術亦克自滅其母家豈果如清史記載準部皆梟獍之性耶抑喇嘛之道果以淫殺爲第一流人物耶蓋亦自有其故先是青海固始汗以兵壓前藏頗事殘殺阿奴之母全家爲和碩特兵所淫殺而納阿奴母爲子婦生阿奴車臣汗繼位復寵土爾廬特女及藏女數人浸厭阿奴母竟廢逐之以配其鄂拓（汗之衛兵）小校阿奴母羞憤自殺將死遺言囑阿奴必報我仇故阿奴者既鍾和碩特全部之美復蓄兩姓滅亡之毒以醞而成此尤物母死時方十餘齡耳小校欲逼妻之阿奴恚不肯自請於車臣汗欲往藏中學佛車臣既惡其母不復憐愛竟還小校使管束之小校乃縛阿奴於駝足又使數壯士持之極淫污之慘劇蓋厄魯特俗不以淫殺爲惡德而以勢力制服爲光榮者也此妖豔明慧之阿奴身爲強酋貴種乃無端遭此蹂躪之奇辱心甚不平然以一年才破瓜之女子欲敵無數狼虎獼猴之健兒萬一無幸計惟有瞑目待死耳會青海有紅塔寺者黃教始祖宗喀巴生產地每歲有藏僧來傳教衆頗信仰之間以慈悲好善諭人藉稍舒礲亢戾之氣其間又派遣喇嘛巡行各帳有殘虐悲苦之事則隨時和解之有所救護雖王公台吉不敢違抗也是日阿奴又遭辱痛不欲生因屏息作已死狀小校厭其狡抗欲投諸野以飼鷹（準部以尸投鷹謂之天葬）喇嘛過而問焉知其冤苦遂攜之歸初從比丘誦經敏捷冠儕輩逾年以高材入藏竟得選置大喇嘛座下未幾爲第巴桑結府女官資望頗高又升爲護法蓋以其道術穎異且勇力絕人故爲諸比丘尼之冠而噶爾丹亦適以是時爲大弟子數與阿奴會心欽其多能因緣得與款洽阿

奴。遂。佩。噶。爾。丹。之。英。武。其。勢。大。如。今。世。之。所。謂。自。由。結。婚。者。特。以。法。戒。嚴。密。未。易。實。行。因。各。詔。事。第。巴。左。右。豫。爲。之。地。會。大。招。寺。打。鬼。（喇嘛道場）有龍象之戲取鱷魚及象陳於庭選道術高者以錫振之則龍與象俱帖服不敢動是日第巴使噶爾丹制象而降龍者無人正躊躇間忽見玉顏月滿雪臂酥融斜袒兜羅徧垂瓔珞恍從祥光中一躍而出宛如文珠勢利姪女天魔倏現於當前者輕軀鵠聳纖指鷓彈早端立於鱷背之上而帖然不動矣諸長老居士皆合掌稱善於是第巴心有所感忽說一偈明示以夙世因緣之義迨會場畢而新聞傳徧衆咸有金童玉女之稱矣

第。巴。雖。以。因。緣。許。噶。爾。丹。及。阿。奴。而。心。戀。阿。奴。之。美。欲。自。取。之。又。恐。其。心。志。不。屬。乃。設。一。策。試。其。意。先。是。騰。噶。里。海。子。旁。有。大。山。山。谷。中。生。異。獸。似。駝。非。駝。似。獅。象。非。獅。象。力。猛。能。食。虎。豹。而。復。呈。幻。相。口。能。噴。火。着。衣。不。燃。着。人。膚。則。痛。不。可。忍。然。實。無。傷。但。心。一。恐。怖。輒。爲。所。噬。毛。深。厚。作。黃。金。色。因。名。曰。金。絲。吼。吼。以。狀。其。吐。火。也。無。人。能。伏。此。獸。者。云。惟。桑。結。能。之。然。亦。未。見。其。實。行。桑。結。因。謂。阿。奴。曰。子。能。爲。吾。取。金。絲。吼。以。爲。騎。則。立。成。菩。薩。阿。奴。曰。吾。聞。昔。大。寶。法。王。某。國。師。尙。不。能。以。金。絲。吼。爲。騎。奈。何。殺。我。桑。結。乃。止。越。日。謂。噶。爾。丹。曰。子。能。使。阿。奴。取。金。絲。吼。爲。騎。則。爾。之。因。緣。可。成。噶。爾。丹。退。以。屬。阿。奴。阿。奴。笑。曰。吾。一。生。志。事。將。賴。子。而。行。安。敢。愛。惜。此。軀。乃。立。馳。往。未。幾。果。控。策。金。絲。吼。而。歸。馭。熟。駕。輕。馳。驅。甚。適。桑。結。歎。曰。準。噶。爾。丹。數。十。年。之。霸。圖。瀚。海。西。北。數。千。里。之。兵。事。其。不。可。免。乎。於。是。聽。噶。爾。丹。挈。阿。奴。歸。阿。奴。始。以。報。仇。事。告。噶。爾。丹。乃。有。突。以。強。兵。首。入。青。海。車。臣。汗。之。帳。而。盡。殺。其。屬。之。舉。車。臣。汗。旣。破。阿。奴。搜。得。當。年。之。小。校。者。寸。磔。之。焚。骨。而。揚。其。灰。焉。於。是。殺。車。臣。汗。之。男。子。子。及。衛。兵。僅。存。其。女。及。妃。嬪。選。數。百。人。編。爲。一。隊。而。棄。其。

在弱者令進兵。縱淫焉。又列俘馘以祭其母。大招喇嘛設道場。曰。以表吾之有母而無父也。車臣有他妻。女曰阿特美。僅亞於阿奴。噶爾丹亦據之。寵僅亞於可敦。阿特饒勇力。阿奴以之爲副。凡出師常使爲前隊。而以準兵之精銳者出其後焉。阿奴進計噶爾丹曰。吾國初本雄長。西陲徒以同族相爭。致使北騰喀爾喀之發。南張四部之威。茲處其間。日尋干戈。不已。是以瓦刺之雄風不振。已久。今吾爲和碩特部代表。君爲準噶爾部代表。則杜伯特土爾扈特兩部。旣易服屬。而厄魯特統一。功告小成。由是而進行。不可不圖。北喀與南回矣。雖然。喀爾喀包有漠北地方。廣莫又兼連結。內蒙古動以屏藩之說。牽掣滿清朝廷。其勢難與爭鋒。今惟回城逐利散漫。不相統一。突以鐵騎蹙之。必易爲功。回城下則吾之國土與藏中直接。可以宗教名義。利用國師喇嘛。輸入喀爾喀各部。彼中教風方患垂絕。得此始如飢渴。則吾準之威令。卽可行其中矣。此之謂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也。噶爾丹曰。喀爾喀奪吾舊牧場。今正宜加以兵威。回部多城郭。得之無益於吾衆。奈何。子說相左。耶。阿奴曰。否。否。回部奉土耳其天方教。其民與喇嘛爲仇。非教力所可馴服。故宜用兵。且天方風氣畏強凌弱。非兵力無以相勝。若喀爾喀則夙奉佛教。吾以宗教相感。不難致之。若一用兵。牽動全蒙。一時未易收拾。且滿清運祚正佳。此時尚未可與爭也。噶爾丹然之。遂出兵。征服庫車以南數城。擒其渠帥。於是準噶爾之聲威越葱嶺而通衛藏矣。

喀爾喀本有大喇嘛。總持教務。尊曰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亦藏僧之同宗。而與達賴班禪兩喇嘛抗行者。第巴旣用事。積不相能。因噶爾丹設計更易之。噶爾丹以詢阿奴。阿奴持前說。主鎮定。勿急圖功。事且寢矣。會札薩克圖汗（喀爾喀之一）之次妃阿奴族妹也。頗哲妖麗。亞於阿奴。豔名馳青海天山間。

札薩克汗以牛羊萬頭黃金千斤珠玉寶石數十斛聘之佳話播遠近喀爾喀人俱尊仰之稱爲菩薩時
土謝圖汗與俄人互市財賄所萃又通好清廷勢力頗強聞札薩克妃妾之奇豔意欲得之聲言已遣
使求聘未至青海而爲札薩克所先必報恨其台吉某者本札薩克舊部因得罪於汗而挈帳奔土謝圖
土謝圖汗寵信之至是憇憇出師願當先鋒生致小可敦(次妃)土謝圖汗乃授以鐵騎三千抄小徑突
入札薩克庭札薩克汗方與次妃宴樂迄未設備竟爲土師所襲殺小可敦不能禦某台吉遂得生縛而
以旃裘裹之用明駝送歸土謝圖汗大喜立築一寺貯之且爲之建鐵塔窮極壯麗札薩克汗子西遁至
伊犁因阿奴泣訴於噶爾丹噶爾丹大怒立許爲之報復阿奴亦自是力倡征服土謝圖之議矣顧以喀
爾喀久奉喇嘛教一旦構兵恐爲宗教之力阻闕反致功敗垂成阿奴因謂噶爾丹曰土謝圖建廟庫倫
恃有哲布尊丹巴以款動蒙古自謂始祖宗喀巴第三弟子之後身稱大胡土克圖因是驕悍蔑視他部
且以是欺詐清廷竟謂得藏中眞傳猖獗甚矣奴意惟請第巴派一西勒圖(刺嘛坐牀者)至蒙地責其
誕謾欺妄之罪且因而剝奪哲布尊丹巴之大權土謝圖聽命則已不聽命則從而加兵以討之衆莫不
憤怒致死矣噶爾丹大然之第巴遂派大喇嘛多爾濟札布往噶爾丹族弟也時清廷亦以土部與札部
交關一時難於判決特挽達賴喇嘛爲和事人第巴所使之西勒圖實挾兩國之勢力以臨喀爾喀氣燄
張甚清廷知蒙人素信哲布尊丹巴恐操之過激必啓困獸猶鬪之憾感故一面承認第巴所使之西勒
圖爲和解使一面則仍使哲布尊丹巴蒞盟同宣信誓用意甚爲狡譎惟準噶爾陽爲札薩克汗報復意
實在挑釁激戰坐致漁翁之利故密通情於西勒圖令力抑土謝圖發使盡還札薩克之侵地恭送次妃

歸國且償金若干萬以爲懺罪費多爾濟札布既至庫倫宣布坐牀大典(說法)絕不以哲布爲意哲布因聯合土謝圖行賄清廷求再申前議以哲布與盟且言準會陰結藏中第巴有意挾制土謝圖苟不設法抵制勢必蔑視上國後將不可收拾清廷懼遂亟許哲布與多爾濟並坐於是始防準噶爾之野心矣是日庫倫開從來未有之盛會兩大喇嘛齊驅爭長氣象威嚴多爾濟以達賴大弟子銜全權之命辨才無礙氣象萬千哲布尊丹巴亦以數十年之尊榮安富人望所繫榮辱在此一舉不得不用全力以自障護土謝圖汗挾誨淫之禍水札薩克次妃俱在而爲札薩克全部之代表者則汗子某台吉是也清使居中調護大有指麾兩造之意無何哲布尊丹巴言土謝圖汗之無罪反以札薩克侵越邊境爲辭多爾濟大怒力數土謝圖汗之漁色弄兵無端兆釁且殺人以逞大犯佛門之戒應將其人生餉鱷魚以罰之哲布聞此惡詈大爲振動目視土謝圖汗時多爾濟從兩健兒往審知顏色不善足躡多爾濟使遁多爾濟不從且毒詈益甚更立起遣甲健兒拔土謝圖之腕令歆血立誓送札薩克次妃歸國健兒乙方欲徑取次妃遞色與甲令挾汗子某甲去土謝圖汗大怒立麾衛士進捕多爾濟及兩健兒健兒乙已負次妃如飛逸出矣多爾濟及健兒甲遂爲亂兵所戕會場大亂清使突圍遁出僥倖得免健兒乙歸報噶會且致次妃噶爾丹怒甚立報第巴請進止第巴謂土謝圖汗罪大宜滅其國哲布尊丹巴妄助匪人有玷家門應黜其位號噶爾丹乃聲張出師軍容甚壯并宣言俄羅斯助己不日有數十萬勁兵南下喀爾喀懼土謝圖汗使準舊部偵之噶爾丹方擁次妃爲新寵與阿奴並轡出獵一箭雙鵰惹人屬目絕無興師攻人之消息時札薩克汗已被創死小台吉留庫倫噶爾丹亦不復召歸竟有久佔札薩克意土謝圖汗以

爲噶爾丹志在奪美用兵非其本意防守漸懈無何有準部罪犯投誠因言噶酋自納次妃大可敦益不悅今常游牧阿爾泰山東率喇嘛數百人自隨幾與噶酋斷絕關係汗若往取之必可得志土謝圖汗頗畏怯而聞阿奴美過於次妃遂欲欣然一覘其異頃之俄羅斯借兵之說益不確準部之防務益廢弛噶爾丹之虛憍氣益不足畏土謝圖汗乃私行入札薩克界與阿奴從大相慕悅阿奴請與喇嘛數百人俱散牧土拉河西岸而已則時來庫倫借汗歡喜禪土謝圖汗竟爲所惑數月不歸台吉大臣欲覓其處迄不可得共求哲布尊丹巴爲計哲布窮施魔術四出提撕影響益復渺然乃舍其拉錫地而率喇嘛多人入深山搜之一日洞壑幽靜長松落落幾如世外桃源不覺駐足瞻眺忽見對巖中現菩薩像滿月祥雲妖冶不可名狀心念此姪女也胡爲乎來方一動念間影像已悉呈於前則衆所嘖嘖稱羨之大可敦也媚姿逸態我見猶憐不覺道力頓餒魔力斗高彷彿間登摩登之牀吞針數十因是神志皇惑不復思歸未幾忽報噶爾丹率勁騎三萬已逾杭愛山突入土謝圖汗之庭襲執汗去游牧刺嘛已盡據其地哲布始馳歸庫倫而準兵又蹂躪附近直逼大寺哲布欲使諸喇嘛持法器禦準兵不意噶爾丹所使之喇嘛來游牧者已盡裹脅已屬四面楚歌立錐無地不得已東向遁逃遺失寶器無算盡爲噶爾丹所得於是噶爾丹與阿奴及小可敦同據庫倫

(未完)

牛女怨

中 冷

羊城西郊。有夷樓一幢。黯若積鐵。百葉窗終日牢闔。若畏風然。樓下爲小園。繚以短垣。中植奇卉。花時紫墨。絢爛。蓋鶯粟也。是地俗呼土王宮。宮主人王姓。販鴉片煙土致巨富。或因其姓。諛爲土王。王自審生平。治產有田若干頃。屋若干椽。黃白若干箱。同業咸奉。吾爲董。仰吾鼻息。吾出言。乃如綸。綽固儼然。王也。遂亦自命爲土王。然王儉約。着土色大布衣。似從田間來。十指垢膩。呵氣濁臭。齒若髹漆。但不吸煙。有知王歷史者。云王幼居某村。五歲失怙。及長。母爲訂婚西鄰李姓農家女。母亦旋歿。牛衣對泣。四壁蕭然。李翁有山地數畝。城中土商某購爲墓田。翁遂因墳親家之力。薦王於其肆。王勤且嗇。越數年。頗有贏。漸自立業。城鄉居民因吸鴉片窮且餓者愈多。王乃愈富且飽。卒大拓其肆。且得王號。妻亦稱土后焉。土后貌寢陋。濃眉鬣齒。足脩且闊。因王暴富。築宮成。乃移居入城。纏足稍削。忍痛微步。令見其背者疑爲婀娜。梳髻亦漸趨時世。妝然髮黃而燥。每畏膏黛塗刷。必廢一二小時。往往砌粉若壁。惟不喜渲脂。謂火燒頰似田舍孃。又不常笑。懼露齒。且笑則皮皺粉裂。或簌簌落也。生一女名阿鶯。仍取鶯粟義。膚紫黯。肖母。眉眼尙媚。王睨之輒笑。謂此吾家土公主。不知誰家兒。有福作土駙馬。公主性奇僻。寡言笑。髻時居村。除牛外無所愛。喜爲張媽媽家放牛。臥牛背上。嘗忘餓。謂牛娟潔。與人殊。人濁物也。不如牛。牛亦時搖首尾。以媚之。年十一始入宮。輒謂樓居太高。循階上下。徒痿踵又多風。不如茅屋。且不如牛。宮夢中猶數數見牛。似牛有倦倦惜別意。且願招之還者。后則時斥公主。公主默不語。然終覺囚處。此中若長門永巷。雖后圖飾公

主爲製新衣。輒不願着。以爲故衣。雖敝。差適體也。

王既富。益寡交游。並疎親戚。李翁與媪俱逝。一子名阿慧。向人輒癡笑。不時發言。言必令人噱。且喜作不祥語。如見田禾芄芄。則曰。使蝗來。必無遺粟。村有娶婦者。鉦鼓喧喧。導花輿過。則曰。設婿暴卒。豈非空喜。其言率類是。故村人多憎其佻。而忘其慧。雖僵餓。亦無分一粒飽之者。不得已入城尋姊。四詢得王宮司閤者。乃一聾媪。見之以爲丐也。堅不令入。且以笞帚猛擊之。阿慧辯且號。媪不聞。乃闔其扉。適王歸。阿慧轉笑且迂曰。幸汝未死。否則我斃於帚下矣。王大怒。佯不認。且斥爲顛。阿慧愈號。聲聞於宮。后啓樓窗下視。見王攘臂向一丐。諦察之。弟也。心稍動。乃下樓緩步出。令媪啓扉納王。阿慧亦強擠入一足。媪仍力闔之。阿慧見后呼阿姊救我。王悻悻登樓。后乃拉媪臂。放阿慧入。大聲呵斥。謂汝鄉下人。只合老死鄉下。汝姊夫爲城中巨商。非窮戚。尙不認汝直丐矣。我今日亦不能認汝。阿慧匍匐哀告。謂姊固鄉下人之姊。姊未死。姊丈未死。弟亦未死。窮戚情誼。終未絕。后恚甚。聾媪見之。復持帚來擊。阿慧憤絕。起攫其帚。擲之。且推媪仆。拳其背。媪痛且詈。公主聞聲來。見舅父毆媪。乃奔助之。后喝止阿慧。且力引公主臂。謂渠何人。丐耳。公主不食。復馳掖阿慧袖。問張媽媽家牛健否。生犢否。吾所居之茅屋如故否。又轉面向后。謂吾母何不延舅父入飯。熟矣。盍沽酒飲舅父。外祖父母待我厚。舅父亦待我厚。我不忍見舅父泣。后聆公主言。心亦輒。乃自懷中取小銀毫數枚。遞阿慧手。謂汝趣行。再來必送汝入警署。阿慧握銀毫。乃戟指罵。謂姊夫賣土安知不吞煙死。樓雖高大。安知不火。遂憤憤行。公主欲前。尼之后。捉公主袂不許。公主泣。乃偕母登樓。王怒。目臥沙發上。見后入。乃躍起。謂汝父母死。汝弟不死。令我與汝俱減色。汝弟上吾門。吾門神亦不

認此窮丐。公主聞言益泣不可仰。后亦墮淚。王乃大譁。聲嫗且登樓白王。謂惡丐去矣。吾背猶酸痛也。外史氏曰。公主天性未漓。后本女子。雖今日富應未忘外家。嫗不聲亦不至擊阿戇以帚。王之不認窮戚。固暴富者之通例矣。

王之營商也。操奇計贏。十中八九。其部勒肆夥。至嚴覈。每晨六時入肆。自經理。逮僕役。莫不戰戰。蓋王一擊一笑。一顧一盼。均含霜氣。能刺人肌膚。使之起粟。故其肆若冰房。然販客至。見王亦股慄。夥友向客。概無溫語。偶懼客亦中寒也。則餉以熱茗。然入腹仍無煖意。惟以王肆選土精。價亦較廉。故樂趨之。經理胡某亦粵產。目凹肩蹙。兩頰縮削。每飯必蹲踞椅上。狀若猴。王戲呼爲老猴。輒噉然。夥友見王不敢言。老猴敢言。言亦不敢多。老猴固王之倖臣也。王好諛。又惡不善諛者。不善諛則王怫。老猴諛王。獨善能使王心會其諛。而他人或不之覺。夥友均鄙老猴。奸王則謂老猴誠。因亦時諛老猴。老猴意得甚。輒獐笑。且以上唇力壓下唇。使外努。表其驕態。老猴妻孫氏蕩婦也。幼與老猴鄰。老猴通焉。遂納爲室。然多外遇。面首三十人。輒晝來而暮去。因老猴肆務忙。夜十時始克歸也。老猴知之亦不之禁。自謂能倡公妻制度。王或約某日幸老猴家。老猴必預治精饌。且使婦出行酒。婦必豔妝巧笑。以博王歡。王戲呼爲猴嫂。猴嫂微慍。旋掩口笑。愈媚。老猴見王之眼波。與猴嫂眼波觸。則愈樂。猴嫂有女弟名珠珠。尤妖冶。父母故依姊居。亦不避王。王見之。輒心蕩。不覺其言之刺刺。珠珠則貌爲冷靜。王尤重其德信。爲處子。其實已嫁過半矣。王不善飲。猴嫂勸酒之言。故甜。王甘之。每多盡。若干爵。輒醺醉。醉則猴嫂扶臥於其綉榻。衾褥溫香。絕勝宮中布被。王雖嘔吐狼藉。猴嫂亦不之嗔。且時進香茗水果。以解王醒。王心德之。或故飾醉。貪猴嫂扶一親。

牛女怨

四

其腕且得一臥。綉榻珠珠。或旁侍。王尤戀戀不醒。醒亦不遽起。回宮則又飾言以對。后云與老猴在某酒樓飲。或云某某顯者強予醉也。

王肆左亦小土肆也。肆主苟姓。讀書不成。乃改業土商。爲人靄若春風。而驕氣隱骨。見販客必脅肩諂笑以迎之。苟能獲重利。雖吮癰舐痔無不爲。人謂其有狗性焉。遂公上尊。謚爲土狗。土狗部勒夥友。則與王殊入其肆。洩洩融融。皆大歡喜。兩肆夥友相見。則如冰炭之不相容。然土狗極媚王。且時過王談。王面積嚴霜。往往爲之消釋。故王之心腹。唯一老猴。其友則唯一土狗。所戀愛者。則唯猴嫂與珠珠。土狗之夫人。乃大家女。粗識文墨。生一子。名蓮花。聰穎白皙。夫人愛若掌珠。惟不令入小學校。謂小學校管理不嚴。生徒又雜。鄰家阿三爲某校生。暮歸。則塵垢滿衣。履髮蓬蓬。若刺栗。詢之。云撲球戲也。口中時唱妹妹拉拉聲。且唱且跳。入校四年。畢業後。乃不能寫其父名。大可笑。故強土狗延一老儒於家。課蓮花讀。老儒之老教科書。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七家詩。小題正鵠。古文觀止。數種。循序漸進。輔以夏楚。蓮花慧。故程功亦速。年十七。能作八股文。五言六韻詩。每一藝成。老儒必濃圈密點。以表其督課之功。土狗見圈點多。則笑。且時治酒饌饗老儒。以酬其勳。越年。蓮花出應童子試。冠一軍。土狗喜躍。夫人亦喜躍。老儒則更喜躍。賀客雜沓來。亦莫不喜躍。蓮花轉羞澀。潛母房。土狗張筵宴賀客。強蓮花出謝。翠雀顛頂。猩巾披肩。烏靴藍衫。亭亭玉立。時土王亦着新衣爲賀客。見之。乃大垂涎。私謂是兒玉人也。苟以吾家土公主配之。則雙璧矣。然又恐爲捷足者。得心乃志。志以酒鎮之。歸卽炫耀於后。及公主前后亦心羨。公主默默若弗聞。

昨夕之宴。老猴亦在座。甫入席。誤舉一足踏椅欲躡。旋悔失儀。面赤若猴臀。乃強垂膝坐。踉蹌不自安。惟遊目視王。見王目時注蓮花出神。會王意。及王晨入肆。即百口譽蓮花。謂犂牛之子。驛且角。土狗何福。乃生麟子。老猴并不能生一兔。言次且撮口聳肩笑。兩頰愈縮。王亦笑。旋顰頰不語。老猴復曰。蓮花新貴人。贊客均看殺。爭欲得之。爲快婿。老猴獨無女。否則必盡吾攀援之力。充一秀才。岳翁言罷。以齒嚙唇。作懊悔狀。王聞之。愈顰頰。且口呵濁氣。老猴故驚詰之。王不語。老猴亦故歎息。旋曰。老東殆因膝下無一公子。如蓮花耶。王搖首。仍呵氣。老猴乃躍起曰。得之矣。殆老東欲得此快婿耶。此事非我老猴不辦。老猴請爲媒介。王囁然曰。老猴真解人也。吾意中亦覺非老猴不辦。吾之家貲較土狗大百十倍。吾女亦麗人。土狗得此佳婦。且爲吾女。土狗必樂從。但懼連動者。已得手耳。老猴大笑曰。老東過慮矣。且輕視老猴。老東與土狗家締姻。不翅漢公主之下嫁。烏孫土狗之子。小土狗耳。甫出口。似悔唐突蓮花。乃曰。蓮花獲尙小姐。不翅秦蕭史之得僊。弄玉他家聞。老東欲向土狗家議婚。自必退避三舍。縱有成約。老猴往當立毀之。即蓮花墮入人手。老猴亦必力奪之。插於老東之瓶。以報老東。老猴行矣。王大笑。起送之。且曰。老猴聽之。吾女自應配高門。土狗家本非吾偶。吾第愛蓮花耳。汝姑妄言之。但當顧吾身分。老猴唯唯去。

土狗之媚土王。爲其業董而已。然實鄙其人。常與同業。誚爲土頭土腦。雖富亦土。曾耳不當。王老猴入左肆。晤土狗。道謝悃。且諛蓮花少年英發。將來平步青雲。若操券。土狗聞言。口謙而眉諾。老猴復曰。公子俊物也。僕目中惜未見一絕妙女郎。否則定以月老自任。雖然。已訂婚乎。土狗笑且謝。謂君盛愛。良可感。南海縣主愛小犬才。擬以其小姐配小犬。老猴聞之。眉蹙目愈。罔陷口噤。幾不能聲。土狗復曰。惜縣主迷信。

星家言。謂小姐命硬。小犬命弱。不能合。老猴聞之。厥顏乃霽。土狗又曰。府學潘老師之二小姐。嬌且慧。能度崑曲。工絲竹。亦能賦詩。作畫。老師頗垂愛。小犬昨遣小犬之師。持庚帖來。予頗願意。老猴聞之。霽色復陰。目注土狗。且瞪。土狗續曰。老妻乃大不謂然。云娶婦重四德。能詩畫。猶不失爲女才子。工絲竹。則娼妓矣。乃強吾退庚帖。老猴急詢已退否。曰退矣。老妻選媳太苛。我幾無自主權矣。乃大笑。老猴亦笑曰。吾敵東。選婿亦苛。直如尊嫂之選媳矣。土狗不語。老猴又曰。吾東家女。婉變天仙也。母教亦至嚴。終日不出戶。闔助母理家政。井然有條。烹調針黹。并精絕。楊觀察張軍門均託友來爲其公子求婚。敵東均力拒。謂必擇一才貌雙絕如公子者始允。委禽言畢。故笑睨土狗。土狗仍不語。老猴窘絕。乃曰。僕亦嘗笑敵東太苛。敵東則謂我無子。選婿卽選子人之婿。爲牛子我之婿。則爲全子。田若干頃。屋若干椽。黃白若干箱。舉我所有。皆匿賞。也是烏得不苛。土狗聞之。眼耳并熱。心躍躍上塞喉。不能言半頃。乃曰。老妻亦頗聞貴東女公子賢。惜小犬不肖耳。老猴乃故作冷語曰。公子良賢。惜月老難覓耳。無已。僕請效一臂助可乎。土狗大喜。揖老猴謂蒙君盛愛。小犬禮成。必令小犬百叩首謝大媒。老猴乃喜躍出。外史氏曰。土王固土狗意中土頭土腦之土酋也。然有人此有土。此有財。土狗固曾讀大學矣。其尊王也。復奚疑。

作者信筆曉曉不休。幾冷却土公主矣。雖然公主固自冷。作者筆拙。猶不能狀其冷之一二。公主自阿。慈行是夕。倦臥。乃夢與阿慈攜手回故村。張家媽媽牽牛出迎。公主亦笑迎牛。牛點首者再。亦似笑迎公主。媽媽曰。吾牛生犢矣。復牽犢出。犢見公主。狀若羞澀。公主愈憐其媚。視媽媽髮雖白。然左牛右犢。夾輔之。亦覺媚絕。阿慈導公主至故廬。廬無人。茅破漏天。塵積幕地。公主回首兒時之樂。心酸若酢。不覺哀啼。后

驚醒。急披衣起視。公主朦朧間。問后見牛否。仍睡去。后知其夢囈也。復就寢。然公主自是乃無夜不夢張媽家牛。遂愈哀阿憇。公主因夢生思。因思入悟。乃謂吾家始固貧也。而今忽富。又安知他日不貧。多藏誨盜。不如無藏。貧而安固。勝富而危矣。且吾父業烟土。若手砒霜。誘衆飽貧而死者。當不知凡幾。吾父乃富而生。彼蒼有知其何能久。吾無兄。若弟天意已可知矣。公主悟澈。遂覺萬念俱冰。目之所觸。都成慘淡。觀王及后面色若死灰。一樓沈沈。不翅鬼窟。以是常焦憂終日。不作一語。貌乃漸癯。晚飯罷。即趣入衾。尋夢中張媽家牛。王與后均疑。公主病。公主則自信無病。且疑王與后之病。已沈痼。不可醫。聾嫗嬰兒也。老不嫁時。向公主刺刺言。生產苦痛。孽緣苦痛。又謂男心如珠圓轉。靡定愛情。若釜冷熱無常。老身墮世六十餘年。作一老處子。自食其力。幸不餓死。未聾之前。猶時有觸。既聾之後。乃無所聞。使目更盲。遂不見有世界。老身當登極樂。聾嫗之言。頗類厭世派哲學。公主聞之。至快心。且陰奉爲師表。自是夢中除見張媽家牛外。亦時見聾嫗。

老猴自土狗肆歸。王鶴跂笑逐。老猴曰。喉燥矣。且潤我以茶。王飭小夥淪茗進。老猴眉蹙計生。乃笑賀王曰。事垂成矣。然吾額猶汗也。乃述南海縣主及府學潘老師兩家之波折。言時。忽喜忽驚。有聲有色。王顏亦陰霽舒欵。如老猴。老猴後述末節已。王乃大贊老猴巧言。惟於臨賞一層獨否否。然心知老猴誑語。亦不顯摘其謬。老猴復躊躇半晌。乃曰。土狗因蓮花婚權操之於其夫人。不敢擅主。老猴亦慮老東太太未見蓮花。擬請兩家之小姐公子各攝一影。隨庚帖互換。則……王聞至是。急搖首。老猴語中梗。因請厥故。王曰。攝影魔術也。故洗片必匿暗室。必用天癸水。被攝者神采必三日不旺。往往福運亦隨之墜。是必不

行。老猴捧腹笑。謂老猴歲必攝一影。二十年來。吾影亦積如數。托老東福蔭。老猴未一日病。足証攝影固無損于神采及福運。且洗片必于暗室者。因玻璃片上藥面不能見光耳。必俟人影既顯。方能滌以定影水。携出暗室。老猴初亦懷疑。後入暗室參觀。乃見盤中確爲黃色藥水。若云天癸水。色必紅。且從何處購買耶。玉復囁嚅久之。曰。如吾面老蒼。影必老蒼。奈羞人何。老猴乃奔往帳房。出篋中猴影一。示王。王大奇。顧影且盼老猴面。狂笑曰。老猴直玉面猴矣。然攝影之爲魔術。愈可信。老猴力辯。謂曬片時。攝影師於吾玻璃上面部塗燕脂一厚層。則日光不能透入。吾面雖黃若菜葉。乃白似蓮花。循斯法。雖黑奴亦可化爲智種。因相向嘔噓。王亦微悟。乃曰。如老猴言。明日午前試導攝影師於吾園。老猴連諾。急收猴影。出與土狗商。土狗亦慨允。王歸。不言婚事。惟以攝影商之后。后固入城未一出園。聞王言。頗驚奇。甚願一試。復商之。公主公主吶然。莫測其意。

翌晨六時。后起。卽忙梳掠。傅粉。一小時。塗膏。一小時。更衣。纏足。又一小時。王亦侍側。含笑顧盼。大有水晶簾下之雅。公主屢催喚始興。略一挽鬢。而老猴已導攝影師至。王與后大窘。強公主易新衣履。后掖公主出。公主倚樓闌不下。后復強掖之下。王瞥見公主紫龐清削。嬌且不及后。因念蓮花白如琢玉。吾女乃紫若蒸梨。苟攝影師手術稍劣。使吾女抱不白冤。則雙影一換。婚約必不諧。乃大悔。然無以謝老猴。且恐爲攝影師笑。攝影師忙支鏡架。后面立草地。故搖動其肩與跌。以表示婀娜。師窘絕。易三片。始攝定。乃請公主立后處。公主見老猴眼涎喙努。已含慍。顧師又腹皤皤若五石瓠。鬚黃而翹。着破革履。復駭異。慍駭相合。乃化羞。還低鬟側鬢。舞立不動。師緩緩攝之。卽從容收鏡架。公主猶譚。老猴旋導師去。王亦隨出。后

始掖公主登樓。老猴復導師至土狗家。土狗歡迎。促蓮花整冠裳出。師使蓮花握書卷坐。老猴旁睨。拊且贊。謂公子真翩翩濁世之佳也。土狗意得甚。師攝畢。忽一女郎自隔院出。喚狗。女郎螺髻錦結。躡黃皮利。麗襟佩鮮花一球。齒與蓮花若。丰致嫣然。狂態隱露。蓋鄰家女學生也。蓮花與母頗薄其人。然女郎愛蓮花甚。屢欲生吞之。惜蓮花堅若冷鐵。觸之齒冰。且磊磊然不得入口。仍時弄姿媚以誘蓮花。豔粧出喚師。亦其誘導法也。蓮花聞女郎聲旋入室。老猴亦忽忽去。

攝影術。歐西學者初視爲美術之一種。自一千九百零一年巴黎大博覽會。評定入教育部。其術愈尊。且先後建立攝影大學校。其課程有專門化學算學光學藥物學製造學等。成績優者。可得博士學士之學位。與各科同。其攝人相。必分陰陽。如向光則明。向暗則昧。故面部必半黑白。而凹凸始顯。吾國人見影有黑斑。必曰晦氣。畫師遂不得不用塗脂法。加厚其面皮。使日光不能直達。而人皆如玉矣。然凹凸不顯。陰陽不分。往往失之浮腫。閱一星期。雙方影成。老猴走取之。見蓮花愈白若羊脂。公主亦皎潔。且臉龐微側。遂掩其癢。低鬟。立愈形其媚。果麗人也。大喜。后之一影。則面浮腫。濃眉怖人。微見雀斑點點。衣襟本不入時。綉鞋半露。肖雙鰲潛尾。忍俊欲絕。乃分送兩家。遂互換庚帖影片。土狗夫人既鍾愛公主。土后更鍾愛蓮花。於是議成。且消吉。七月七日爲入贅良辰。后偶入公主房。示以蓮花小影。曰。若汝婿也。佳否。公主不答。亦不視。后忿。謂不佳耶。仍不答。斜睨之。忽墮淚。后乃憤憤出。公主自念。吾父若母。將售我矣。身爲女子。固知必有售出之一日。然我固自矢不售者。乃天不予我。以自由權。而吾父若母專之。乃任意售我。因諦察蓮花影。微太息。曰。佳則佳矣。然亦玩物耳。吾父若母得之。爲寶。渠未必能寶。吾父若母之愛情。況清。

癯。乖。僻。之。我。又。何。能。博。渠。愛。且。渠。之。願。婿。吾。家。者。蓋。覬。覦。吾。父。產。耳。吾。父。之。產。早。敗。一。日。天。怒。固。或。可。稍。平。然。必。敗。之。於。渠。手。使。我。亦。蒙。辱。鎧。他。日。言。者。必。曰。某。某。之。夫。婿。也。直。冤。我。矣。沈。思。懊。恨。欲。密。訴。之。龔。媼。以。以。胸。膈。間。噫。氣。而。又。惜。其。不。聰。遂。終。日。鬱。鬱。

作者趁兩家吉期前一敘猴嫂與珠珠以慰閱者熱望。是兩人匪惟閱者不忍忘。土王尤不忍忘。老猴不能時延王飲。王亦不能時索飲於老猴家。而猴嫂揀撥之手腕益巧。王益躍躍不自持。乃因事賺老猴往香港。老猴行。王薄暮輒往謁猴嫂。暱甚。如老猴所乘之海帆。漸入港口。猴嫂索港捐千金。王歡諾。且賸以赤金飾具數件。并副一份遺珠珠。因乘間謀珠珠。猴嫂佯吐酸氣。王跪求屢矣。猴嫂輒託辭。吾妹愛俏而憎髻。且處子也。吾不忍拗渠意。最後。乃曰。苟以五千金壽吾。當爲爾介紹。王愈歡諾。金納而珠珠轉匿不面。王復賂珠珠以明珠十粒。值萬金。翠玉飾具成副。猴嫂亦得附加稅若干。珠珠始一狎王。外史氏曰。王衣必土布。儉甚。王以溺色故。遂輕財若糞土。墮猴嫂珠珠之術中而不之覺。猴嫂與珠珠亦以溺財故。遂不惜以色身布施。且飽吸其濁臭。口氣亦墮王之術中。而自鳴得意焉。孰愚孰智。非外人所能判也。老猴歸。王大窘。一日。老猴乃私語王。謂聞老東頗垂盼吾姨。蓋陰納爲小星。卽密置老猴宅。不令太太知。卽太太知。老東爲嗣續計。固有辭。王聞之感絕。轉羞赧不能言。老猴更慙。王故作謔語曰。老猴欲賣阿姨耶。老猴亦冷笑答王。果賣吾姨。萬金可得也。王會老猴意。且心戀猴嫂與珠珠。因曰。今夕盍飲我以酒。當面商之。猴嫂老猴諾。及曛。老猴出。王尾之行。迤邐至老猴家。一男子甫出門。見老猴乃急馳。老猴若弗見。導王入。猴嫂出迎。粲然曰。東翁久不辱臨寒舍。令人如坐暗室。不見月光。王聆語。兩輔忽鱗。函胡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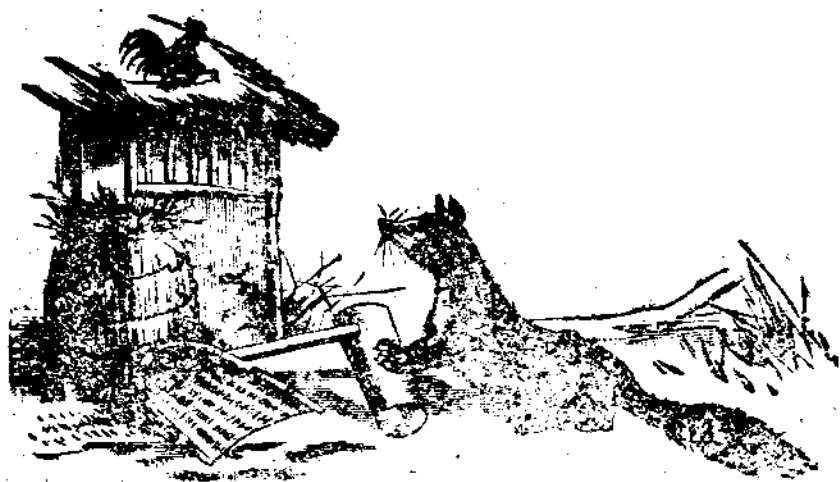
語不可辨。酒饋既陳。燈花微笑。王乃吞吐莫啓齒。老猴婉轉代達。猴嫂低語曰。吾妹熒熒。辱東翁愛。如墮泥入雲。愚夫婦固樂成之。惟太太知將醋海嘯。拙夫飯碗砸。寒舍四壁且碎焉。妾膽怯。須往請太太命。方敢執柯。王驚且慙曰。嫂母惡作劇。俟秋初吾女嫁事畢。再央嫂主議可乎。猴嫂粉頭略點曰。唯東翁命是夕。王歸。夜夢至幻。見珠珠携蓮花來。旋蓮花又携猴嫂去。未幾。公主抽刃刺老猴。老猴復握拳銃擬王。聲碎然。乃驚醒。自是遂臥病兩旬餘。闔眼卽幻夢糾紛。珠珠老猴蓮花猴嫂時出沒變化於王榻前。病已始散。

王因吉期近。添僱花叟一。治園婢一。名芙蓉仔。侍后及公主。花叟年六十餘。壯歲種鶯粟爲業。有田五十畝。歲入頗盈。後因病乃以鴉片代藥餌。自種自收。自吸。癮日益高。田雖多。臥治之。燕矣。乃次第易主。黑白糧亦垂絕。爰痛悔服茶糕。卒戒去。不得已爲人傭田。幸免槁死。入王家。見鶯粟滿園。憤極。乃盡拔之。易種秋菊。晚穠之屬。王亦不之察。芙蓉仔。賤婢也。年甫二十。已三易其妍。又多外寵。貌僅中人。然着玄色袴紗衣。袴窄短。入時。俏絕。且逢人輒作蜜語。呼后曰。老菩薩。公主曰。小天仙。龔嫗曰。乾阿嬤。花叟曰。乾阿爹。偶語及王。必曰。活財神。王與后均嬖之。甚。公主與龔嫗則薄之。花叟則唯唯而已。某日龔嫗聞公主將嫁。老淚忽瑟瑟落。花叟芙蓉仔圍而窮詰之。嫗長太息。謂小姐果嫁。吾亦去。誓不復守此扉。因共笑其癡。越數日。龔嫗忽不別去。花叟乃兼司閤。芙蓉仔以龔嫗前日語告后。后亦笑爲癡。龔然。公主聞之。則墮淚竟日。以爲嫗聖也。芙蓉仔。妖也。聖與妖不相合。故去之。若將浼。且嫗吾師也。吾爲弟子。不肖重負師。故師拂衣以絕吾。雖然。嫗一貧家女。耳幼失怙。恃飄泊無依。故能矢志不嫁。吾父母在。且擁多金。人方以吾爲龍髓。

幸 友 怨

十二

鳳。胎。凝。垂。三。尺。吾。又。安。能。作。匏。繫。嫗。絕。吾。固。哀。吾。也。然。吾。益。自。哀。矣。外。史。氏。曰。女。子。不。嫁。會。歐。西。倡。之。卒。干。國。禁。葬。嫗。之。論。必。身。受。感。觸。故。激。而。使。然。公。主。之。論。差。近。情。其。悔。負。嫗。者。蓋。預。知。王。炫。財。土。狗。遂。凝。其。財。故。假。蓮。花。以。劫。奪。其。財。苟。不。嫁。則。不。至。遽。結。惡。果。哀。哉。公。主。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耶。（未完）



社會小說
塵海燃犀錄

僕本恨人

第一回 棄官歸隱名士收場 買妾卜居奇書開幕

芥子乾坤。蕉鹿夢。利鑽名。縵沒個些兒。縫顛倒天吳。翻紫鳳。登場傀儡。糊弄白楊。颯颯悲風。動醒眼看人醉。眼由他開。說與知音。應一慟。可憐蝨處。醞雞羹。

看官。這首蝶戀花詞。是那一個做的。原來是一位老名士倪名士。況做的。他做了二十年名士。後來官興發作。做了好幾任實缺知縣。著實弄得幾個錢。照著尋常貪官污吏的理想。自然越做越有趣。況且名聲又好。上司又器重他。這地皮不妨多刮幾年。倘然能够弄到銅山金穴的地步。這纔叫做衣錦榮歸呢。然而這位倪老先生。究竟讀了幾卷書。一片天良。時時自訟。覺著現任的地位。已經萬分僥倖。懸崖勒馬。正在此時。就向上舉告了一個病假。琴書猿鶴。料理歸裝。到了故鄉。連城中也不肯住。擇了一處僻靜的鄉村住下。閒着無事。造了一個小小園林。好山。關戶。流水。當門。聽罷笙歌。樵唱。看完花卉。稻芒。香着寔享了幾年清福。誰知噩耗飛來。黃鶴樓頭。忽起了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風聲鶴唳。一夕數警。這些村野小民。曉得些什麼有的說。黎元洪已做了皇帝。有的說。宣統皇帝的老子龍顏大怒。帶了八十三萬精兵。來下江南。要殺盡這班革命黨。有的又說。城內鬧得一塌糊塗。野雞老三做了本縣大都督。秦老二做了總參謀。長就是本鄉地保麻皮阿四也做了什麼間諜科科長。要帶着大兵來洗村呢。倪老先生聽了這些沒頭沒腦的謠言。雖然一笑置之。却恐風聲四播。土匪乘此搶掠。故鄉雖好。究非樂土。遭着亂離時代。

第

一

期

不得。不明。暫保身。就連忙。摒擋行李。率同。細小。到上海。去暫避。上海。是最繁華的地方。租界上。仰着外人的勢力。真個。鷄犬不驚。閭閻安堵。依然是。歌舞昇平。只是。內地。遷避的人。來得太多。茶館。酒館。妓館。旅館。戲館。飯館。這個。六館。做了一。樁好生意。且不必。說他。連那。賃廡而居。一。椽小築的。寓公。也做起。二房東來。大發橫財。倪老先生。初到上海。也沒有一個。熟人。起初。住在。旅館裏。覺得。開銷太大。四處。出去。找尋房屋。找來。找去。都是。分外。居奇。就是。平常的。住屋。分租。一幢。開口。就要。五十塊錢。一月。還要。預付。三月。租金。其實。他的。原租。連。三十塊錢。一月。也不滿呢。至於。外國。房子。自然。更利。市十。倍。動不動。是幾千。幾百。向天討價。照着。倪老先生的。家計。原也不在乎。此。無如。久居。鄉間。眠風。枕月。釣水。採山。素來。節儉。慣的。一旦。到了。銷金。窟裏。總覺得。靡費。太大。後來。好容易。在。滬甯。車站。相近。華安坊。租了。二幢。房子。那邊。是華界。房金。可以。稍為。便宜。而且。出入。甚便。倪老先生。便歡喜。非凡。移居。已畢。常常。到馬路。上去。遊玩。不是。青蓮閣。啜茗。就是。文明。雅集。着棋。有時。坐部。馬車。到。張園。去兜。圈子。仗着。宦囊。充物。倒也。自樂。其樂。光陰。如箭。一轉。眼。便是。兩月。那時。局正是。千變。萬化。忽而。南軍。失利。失了。漢陽。忽而。金陵。報捷。張勳。拱手。以讓。忽而又。說是。南北。要議。和了。朝三。暮四。倪老先生。只當。做看。戲。一般。他做。他的。我看。我的。有時。覺得。內容。秘妙。也不。免。喝。了。一。聲。采。後來。議和。漸有。頭緒。人心。漸覺。平定。好像。一齣。新戲。將要。閉幕。重換。一齣。的樣子。倪老先生。却。默。窺。朕。兆。覺得。後患。方長。共和。假面目。萬不能。瞞人。一世的。此爭。權利。彼爭。意氣。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就抱着。久居。上海的。念頭。等他。時局。大定。再返。家園。免得。重勞。跋涉。所以。倪老先生。在上海。一住。就住了。三年。果然。不多。幾時。就鬧起。二次。革命。來了。倪老先生。又在。上海。看。了。一。齣。好。

戲。可是這三年中所見所聞。也不知經過多少希奇古怪的現狀。世風不古。社會的程度。自然日趨卑下。上海是五方雜處。萬派同宗的所在。無怪倪老先生看不慣了。有一天他忽發感慨。在一品香大餐館吃醉了酒。就在壁上題了這首蝶戀花詞。當時做書的人。也是座客之一。見了這詞。覺得句句打在我的心裏。所以今日就借他做這部小說的楔子。看官不要笑。我是落小說的恒蹊。麼我這部書。不過是一種游戲筆墨。也不必去管他。恒蹊不恒蹊。諸君如洗耳而聽。小子便搖筆而談了。如今且先就這倪老先生的事情。接說下去。原來倪老先生到了上海。便有些厭寂靜而慕紛華起來。初時還立定主意。不爲邪魔所擾。後來漸漸把握不住。依然與之同化。野馬在廐。暗若無聲。投以束芻。爭心乃生。就是這個話頭了。上海是四通八達。舟車輻輳的地方。倪老先生又是江南名士。做了幾任知縣。交遊自然廣闊。起初無人曉得他在上海。倒可獨行其志。後來被人知道。酬應漸繁。就日日在堂子裏面厮混。當着倪老先生初入宦途的時候。年少風流。也着實在花叢裏面。閱歷一番。上海的四大金剛。他個個認識。如今是不無今昔之感。秋娘老去。金粉飄零。表面上看去。依舊車龍馬水。徹夜笙歌。其實強爲歡樂。豪華氣概。大不如前。就是樂籍中人。個個都是楊龍友說的香扇墜兒。細草流連。侵座軟殘花。惆悵傍人。開總覺憔悴。可憐一二鼎鼎大名的。又皆胸無點墨。俗不可醫。不要說拼戲子。軋馬夫。就以容貌而論。也無非借光鑽石。乞靈脂粉罷了。然而這美惡二字。原無一定的公式。窮措大。摟着黃臉婆子。也當是西施。在抱墨池雪嶺。一經文人品題。指鹿爲馬。更無定評。這位倪老先生。起初也橫着這個意見。每遇謙集。都視爲逢場作戲。誰知有一天。陳京卿在迎春坊柏玉霜家請客。同席的人。替他代徵了一個蘇州新來的妓女。名叫秋蕊閣。倪老先

生一見之下。色授魂與。不知其然而然的親暱起來。這位京卿名叫坡庵。也是一位大名士。又是個花叢健將。看了這個情形。就逼着倪老先生翻檯過去。秋蕤閣本是大家閨女。聽說他的父親。還做個某省巡撫。他的母也是花界中人。巡撫公最是懼內。瞞着太太討他。深藏金屋。後來春光漏洩。太太就逼着巡撫公將他遞解回籍。閩令森嚴。巡撫公唯唯聽命。那知珠胎早結。就生了這個女兒。不知如何受人的騙。其母重操舊業。秋蕤閣自傷身世。早懷着擇人而事的主意。酒闌燈灺。送客留髡。倪老先生喜他是個金粉班頭。他又歛慕倪老先生是個文章魁首。這嫁娶的條約一說便妥。倪老先生真是樂不可支。到了明日。就集羽琇山人句。寫了四首定情詩。怒之粧閣詩云。

鳳泊鸞飄別有愁。年來花草冷蘇州。征衫不漬尋常淚。自拜南東小子侯。塵劫成塵威不銷。隔窗了了見文簫。梅魂菊影商量遍。笑味風花殿六朝。秋光媚客似春光。丹實瓊花海岸旁。償得三生幽怨否。溫柔不住住何鄉。江關詞賦笑蘭成。難遣當筵遲暮情。撐住東南金粉氣。美人才調信縱橫。

從此不多幾日。秋蕤閣就脫了籍。羊羔美酒。做了黨太尉家的侍姬。倪老先生又嫌着華安坊房子狹小。另外在靜安寺路賃了一所洋房居住。正是禪參鸚鵡。花飛歇浦之春。牒寫鴛鴦。夢斷天涯之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鐵將軍新法購平妻 瓦京堂臨時租壽母

那說倪老先生自娶了秋蕤閣之後。清娛侍老。絡秀同居。客裏光陰。倒也逍遙自在。倪老先生的書法。本來也還過得去。閒着無事。就以賣字爲消遣。也無非藉潤筆二字。招人請托的意思。上海人曉得他是政

界中人又與一班亡國大夫。很爲聯絡。就覺着倪老先生的字。非凡之好。其實這般富商大賈。曉得些什麼。銀鈎鐵畫。當作記數的符號。亥豕魯魚。當着奇文的亂念。不是倪老先生的字好。簡直是倪老先生的運氣好罷了。倪老先生却藉此得其所哉。就是秋蕪閣也紅袖添香。烏絲闌紙。閨中清課。忙個不了。總算風雅營業。做得十分發達。有一天倪老先生的世侄。周名叫聯元的。拿了兩副泥金對聯來請倪老先生法揮。當時寒暄已畢。倪老先生請他在公館中便飯。因爲這位周君。是在一個書局內編書。今天是禮拜日。沒有事的。那知周聯元却匆忙得很。像煞有極緊要的事一樣。倪老先生問他緣故。他纔說要到張園去看鐵將軍文明結婚。倪老先生問是那個鐵將軍呢。周聯元道。老伯不曉得麼。就是鼎鼎大名的江甯候補大總統補師長。後以都督用儘先。遇缺卽補。財政部秘書。簇簇新新。第一大偉人。周君還未說完。倪老先生笑道。夠了。夠了。你的罵人也太刻薄。祇是我呢。滄江高臥。魚鳥澹忘。不要說是新朝貴客。風馬牛不相及。就是舊日同僚。我也懶於酬酢。你儘可直言無忌。若用這種藏頭露尾的說話來打玩笑。倒像郭舍人和東方生射覆一般。我真要學彭城的法子。說身不讀書。莫作才語。相向呢。周聯元聽了。也不覺大笑起來。說老伯不要性急。等我慢慢講述出來。恐怕老伯還要笑不可止呢。原來這位將軍姓白。名叫鐵英。是個東洋留學生。平素最喜歡提倡革命。趁着辛亥光復時候。劉安得道。雞犬皆仙。原是不拘資格的。這位將軍有了老同志三字的徽號。自然更是平地一聲雷。不多幾時。就做到陸軍中將。人人因他議論激烈。鐵血二字。常常放在口裏。又因他的名字。叫做鐵英。所以起他一個渾名。叫做鐵將軍。將軍的夫人。也是一位東洋女學界著名人物。文筆着實可以。人品亦極其漂亮。只是有一件不好。相貌却甚平常。

當初鐵將軍要他的時候。原是愛慕他的人才出衆。到了現在。理想就不同了。他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今昔情形不同。從前我不過是一窮措大。娶妻自然尙德。現在我已既富且貴。又應該尙色了。不然豈不要失了中將的體面麼。恰巧有一天。有一位孫女士。發起什麼北伐鐵血隊。到鐵將軍那裏去募捐。兩人一見之下。不知如何天緣湊合。孫女士看鐵將軍起居闊綽。位尊多金。一想我素持不嫁主義。若早遇了這樣俊俏郎君。我早已不嫁嫁畢了。鐵將軍看了孫女士豐容盛鬋。也就胡思亂想不止。從此兩人朝夕往來。北伐鐵血隊的名目。早已消歸烏有。他們兩人倒結成一個生死不解的團體。由形式而精神。每日練習柔軟體操。起來祇是礙着那位夫人。究竟不能暢所欲爲。畢竟鐵將軍才高智廣。用了一個錦囊妙計。便令這位夫人寫了一紙離婚書。做了下堂之糟糠妻。此中手續。人人莫名其妙。有人說他的夫人早已氣得半死。得了神經病。這離婚書原是將軍自己寫的。我也祇好學太史公掉文說一聲事秘莫能詳也。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位孫女士的父親。又復大興問罪之師。說是要登報哩。起訴哩。鬧個不了。女士的父親。原是我的同事。平常是最講道學的。他說得到。做得到。這風聲傳到將軍耳中。就連忙用了一大捆的鈔票。做了謁見岳父的贄儀。說也奇怪。這位講道學的孫先生。吃了一帖元寶湯。便實做反舌無聲。眼看粉雕玉琢的親生女兒。被人家先奸後娶。這捆鈔票也不曉得他的確數。或說是五萬。或說是十萬。橫豎總是民脂民膏。便了。鐵將軍把這兩層問題。都已辦妥。就定了今日黃道吉期。在張園與孫女士結婚。總算是名正言順。女士的父親。親在園中招待。我所以不得不去走一輪。老伯。這不是一樁民國的新笑話麼。倪老先生嘆口氣道。講起笑話。多得很哩。你說的是買妻。我來說一樁租妾。

的笑話。替你作個對罷。你的貴同鄉。不是有一位姓方的方堯階麼。他是洋行小鬼出身。時來運來。忽然發了橫財。捐了一個候補道。停了幾年。又帶著一宗鉅款。入都謀幹。到了正陽門。遇著查貨的官員。他就跪下去磕頭。有一天去拜會一個同鄉。這位同鄉。辦了一個官醫局。場面倒很闊大。大廳兩旁。掛着許多的王公大臣照相。方觀察正在瞻仰的時候。忽然大廳背後。走出一個人來。身上穿得狐裘煌煌的。方觀察一看。好像照相中的倫貝子。連忙跪下去磕響頭。口中念念有詞。說職道。方堯階。替貝子爺請安。嚇得那個貝子爺還拜不及。連忙說道。我是陳老五。還是你的世姪。老伯不要錯認了人。這位方觀察聽了他的口音。方纔曉得也是一位同鄉。自己太冒失了。面孔一紅。羞得什麼似的。左一揖。右一揖。叫他不要告人。你想這位方觀察。蠢俗到這樣地位。鄉下人初到城。見了牛屎就當醬。似乎處處要受人的騙了。誰知他騙人的本事。比聊齋誌異上的念秧。還要大哩。他在京中不多幾月。認了許多親戚。某王爺是他義父。某尙書是他老師。方觀察的名聲。頓時一躍千丈。也就有人想他的念頭。當時有一個官辦江西窯業公司。折本太多。實在辦不下去。方觀察的老師。就對他說。公司如何發達。如果門生肯承辦下去。我可以保舉你做個京堂。這明明是脫水布衫。叫方觀察去掙木梢的意思。方觀察得了這個命令。就去尋着兩個新結拜的盟兄弟。這兩個人都是邊省的首富。初次到京。充當議員。一物都不知的。方觀察騙他某尙書如何與我要好。某部顧問官如何榮耀。方觀察說得天花亂墜。兩個人聽得手舞足蹈。頓時奉上鉅款。請他代為設法。方觀察就以此款報効老師。訂好合同。不多幾日。上諭下來。說方觀察獨力承辦窯業公司。熱心實業。殊堪嘉尙。着賞給四品京堂。方觀察的兩個拜兄弟。也果然得了兩個顧問官。從此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部中卸了公司的責任。方觀察名爲承辦原。只當做四品京堂的捐費。好在這項捐費。又是方觀察兩個拜兄弟替他代出的。他們得了顧問官。早已揚長出都到故鄉去。富貴驕人。此事內容是萬萬不會揭穿的。方觀察的手段如此高明。大家就錫他一個官銜。叫做瓦京堂。這個瓦字固然是指審業公司而言。也會着牛溲馬溲。都有妙用的意思。是獎勵方觀察的。並不是俗語說的瓦老爺。瓦將軍的瓦字。不過是無用的代名詞。借他來取笑人的。然而這位瓦京堂費盡心機。弄到這步地位。却還有一件不稱心的事情。他的夫人早已亡過。娶了幾個妾。都是色衰愛弛。有一位最得寵的。又有賭癖。常常瞞着這位瓦京堂上總會開場子。新衙門裏也不知坐了幾會。瓦京堂雖然是個資本家。想着自己金錢都是用心血換來的。如今被他們這般揮霍。漸漸有些吝惜起來。後來衝突幾次。不知如何。這位寵妾居然發憤修行。遁入空門。到得瓦京堂五十大慶的生日前幾日。想着年華半百。中饋猶虛。不要說別的。單說做壽的一日。只有壽翁。沒有壽母。也要被拜壽的人笑話。金釵十二已同長。信秋風。絳樹一枝。又早黃。絕入道。想來想去。總沒有遮人耳目的法子。後來忽然想出一絕妙奇計。連忙同他一個心腹叫柳孟惠的柳先生商量。原來柳先生有個同鄉女子。年方二八。姿色動人。瓦京堂在柳先生家見過一回。曉得他是小家碧玉。就是藏諸金屋。費用總比堂子裏人省了許多。而且黃花閨女。更比不得堂子裏人。楊花水性。了此時。同柳先生一說。柳先生滿口答應。講定了八百元身價。另外謝了柳先生二百元。到了做壽的前一日。方纔過門。瓦京堂早已忙得不可開交。無暇尋閨房之樂。等到生日那日。這位新夫人也穿着禮服。同着瓦京堂受家人的拜賀。接着一起一起的外客來了。上海道哩。上海縣哩。會審委員哩。真個盈門冠蓋。儀態

萬方到了夜間。酒過三巡。花廳裏面。開演堂戲。第一齣。是瞎子捉姦。第二齣。是騙中騙。兩齣小戲。唱過之後。接着唱空城計。正劇。那個倒運的馬謖。剛剛袍笏登場。忽然裏面一片聲。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新太太逃走了。瓦京堂聽了這個消息。登時冷了半截。檢點物件。倒不曾遺失絲毫。人多手雜。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逃走的。慌忙去報捕房。請包打聽。一面盤問柳孟惠。柳孟惠說。人到了你的府上。我就卸了責任。萬事都與我無干。瓦京堂氣得什麼似的。當晚座客見出了事。一閃而散。一場熱鬧。弄得瓦解冰消。後來這個新太太。究竟找尋不到。柳孟惠還對人說。瓦京堂本來不是要他。是因為做壽。沒有壽母。用一千塊錢去租他的做壽。既畢。他自然揚長去了。瓦京堂聽了。越發氣的半死。然而當時沒有寫立契約。又沒有什麼憑據。可以同他理論。總算是化了一千塊錢。買一個陳列品的活美人。享了一天的眼福。連肌膚也沒有。沒有親近。這就是瓦京堂騙人的報應。也是他的運氣倒了。所以他的心腹人。也想出這種法子來騙他。後來不多幾時。這位瓦京堂就倒了賬。聲名一敗。墮地。可見天定勝人。任你如何利害。總逃不過循環果報四字。倪老先生說畢。不免喟然一嘆。周聯元聽了。也覺得別有感慨。倒反笑不出來了。正是女權發達。便稱紅粉佳人。官運亨通。惟有黃金方士。欲知後事如何。待下回再講述出來便了。

(未完)


文 藝 俱 樂 部


塵海燃犀錄

登禪徵求詩鐘

火樹銀花 碎錦格 桃枝三唱

以一題爲一卷分卷評定甲乙於一月後登報披露應徵者請儘一月以前寄上
海南市新碼頭裏雙星雜誌社轉交鄙人手收爲感贈品從豐

寒山文虎候 教

無邊落木蕭蕭下 字一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六才子一句

我其實咽不下玉液金波 詩經一句

目逆而送之日美而豔 長生殿傳奇一句

通信處 雙星社轉交 贈品同前

紅
毛
毘
嘍
琴
弄

西
神
題

精製國貨信箋信封

吾國自開港通商外人之牟我利者月異日新無孔不入我國人民厭故喜新爭購恐後半絲之縷一紙之微靡不用之漏卮既多財源漸竭此根本之大憂也 鄙人 心切挽回苦無才力今以華產原料精製各種信箋信封定價悉照成本不敢謀絲毫之利惟冀源源暢銷聊以杜涓涓云爾價目列右

汀貢關八行印鐘聲圖	每匣大洋二角	京貢印古錢文	每匣足百大洋一角
汀貢五行	每匣大洋一角五分	京貢印雙鈎隸文	每匣足百大洋一角
海月關八行印雙鈎魏文	每匣足百大洋二角五分	毛邊關六行	每百大洋一角
海月三色鳴鳳圖	每匣足百大洋三角	毛邊關八行	每百大洋一角
海月角花時裝仕女	每匣足百大洋三角	連史三層大號信封	每匣五十大洋一角五分
海月羣蜂投網圖	每匣足百大洋三角	連史三層二號信封	每匣五十大洋一角
海月角花童子投函	每匣足百大洋二角六分	連史三層三格二號信封	每匣足百大洋一角六分
海月水印八行	每匣足百大洋二角五分	連史三層三格三號信封	每匣足百大洋一角三分
汀邊關六行印雙鈎隸文	每匣足百大洋二角	普通紙印五行	每百大洋六分
京貢鳴鳳圖	每匣足百大洋一角五分	改良信封	每匣足百大洋二角

外埠函購滿一元者不加寄費以郵票抵價概照九五折扣總發行處蘇州廟堂巷第六號門牌分發行處上海市函授國文專科學校庶務部 俞致吾謹啓



紅樓夢散套

序

石頭記為小說中第一異書。海內爭傳者已數十載。而旗亭畫壁。鮮按紅牙。顧其書事跡紛繁。或有夫已氏強合全部作傳奇。即非製曲家有識者所為。况其抒詞發藻。又了不足觀。與荆石山民向以詩文著聲。暇乃出其餘技作散套示昧。夫曲之一道。使村儒為之。則墮白兔殺狗等惡道。猥鄙俚褻。即斤斤無一字乖調。亦非詞人口吻。使文士為之。則宗香囊玉玦諸劇。但矜餽釘。安腔檢韻。略而勿論。又化為鈎轉格磔之聲矣。今此製選辭造語。悉從清遠道人四夢打勘出來。益復諧音協律。窈眇鏗鏘。故得案頭俊俏。場上當行。兼而有之。凡善讀石頭記者。必善讀此曲。固不俟余言為贅也。乙亥竹醉日聽濤居士書

自題

愁。城。愛。海。逗。癡。兒。怨。女。聰。明。耽。惑。一。縷。情。絲。柔。似。許。繞。得。纏。綿。悱。惻。綠。綺。傳。心。翠。綃。封。淚。償。了。靈。河。債。樓。空。人。散。夢。緣。留。在。湘。帙。我。亦。初。醒。羅。浮。酸。辛。把。卷。未。悟。空。和。色。檢。取。埋。香。芳。塚。恨。譜。出。斷。腸。花。拍。駐。彩。延。華。揉。酥。滴。粉。愧。少。臨。川。筆。春。宵。低。按。杜。鵑。紅。雨。應。濕。

寄調百字令

紅樓夢散套

荆石山民

題詞

因幻成癡因癡成夢。夢覺癡醒一場。鬪弄此非綺語亦非情禪。諺謨曲典作如是觀。噫樓頭公案分明在。你既無心我也休參。

懺摩居士

紅樓夢散套 第一

荆石山民填詞

歸省 雜扮內侍四名宮娥四名正旦扮賈妃上

(鐘黃) (畫眉序) 綵仗趁香風。七寶仙輦下九重。喜鴻基祚固。鼎運昌隆。列貂璫象服。增華映蛾鬢。雀釵承寵。星毬火樹輝元夕。匝地昇平歌頌。

(集曹唐句) 休道蓬萊歸路長。細環清佩響丁當。霓旌著地雲初駐。侍從皆騎白鳳凰。我賈元春是也。祖賈代化。襲封榮國公。祖母史氏。晉封一品夫人。父親賈政。官任工部員外。母親王氏。誥授宜人。我自幼絳紗繫臂。選入椒庭。青綾垂屐。久操彤管。荷龜斯之雅化。感麟陛之優恩。晉授鳳藻宮尚書。賜號賢德妃。著金環而御夕。每司分繭之勞。鳴玉佩以驚晨。深沐貫魚之寵。克修女誡。以備內官。欣逢景運光亨。鴻圖丕炳。天顏有喜。俯憐烏鳥私情。聖德難名。准奏葛覃雅樂。因此命駕瑤輿。竟歸珂里。一切禮儀。已在前殿叙過。衿纓奉侍。尚依稀舊日房櫺。耳鬢厮磨。重認取當年弟妹。目下來到園中。你看桂宮高敞。映殿巍巍。瓊枝與火樹交輝。繡檻共綺窗相映。蝦鬚簾捲。鼎飄沉水之香。龜甲屏開。笛引繞梁之韻。只覺太奢華糜費了。內侍(應介)吩咐暫停簫管。請太夫人等上殿。(向內宣介淨扮賈母外扮賈赦。老生扮賈政。老旦二人扮邢王兩夫人上)

(賞宮花) 合春涵藥宮鳳來儀。聖德濃。恰喜那頭番的圓月鏡長空。拜介正旦起立看坐。內侍列座衆謝坐介。太液恩波真浩浩。天倫樂事正融融。

(正旦) 女兒雖得榮貴。然骨肉分離。轉不如田舍之家。可遂天倫樂事。(老生) 臣等草莽寒門。豈意瑞徵鸞鳳。此皆日月精英。祖宗遠

德政等雖夕惕朝乾忠於厥職豈能酬報萬一念臣呵

(啄木兒)叨餘蔭襲舊封更遭際玉勝徵祥出女宗只道是老郎官白首星曹誰承望列椒房趙李歌鐘
惟願貴妃呵宜男草向堯門種還要婉姁仙算西池永再休得垂顧家園念阿翁

(內侍)稟娘娘排宴(正旦)伯父與父親外廂休息請娉媽同姊妹們來一叙(外老生應下老旦)我乃薛門王氏是也(小旦)我乃薛寶釵是也(旦)我乃林黛玉是也(正旦)我乃李執是也(貼)我乃王熙鳳是也(雜旦)我乃賈迎春是也(小生)我乃寶玉是也(雜旦)我乃探春是也(雜旦)我乃惜春是也(合)娘娘命我等侍宴就此同去

(賞宮花)合金迷翠籠是花叢是錦叢鐙橋凝玉樹一園紅衆拜正旦起立介銀漢高懸晶餅月蘭堂輕拂寶箏風

(內侍排宴元妃正中一席東薛娉媽邢夫人寶釵李執迎春探春西賈母王夫人黛玉鳳姐寶玉惜春各就席立介薛娉媽賈母邢王兩夫人送酒)一杯爲壽願娘娘千歲康寧

(神仗兒)獻瑤筓酒鱗風動獻瑤筓酒鱗風動看這菜甲春盤只是家庭清供一般兒蠶母趨陪一樣的齋娘承奉願長樂未央宮願長樂未央宮

(寶釵黛玉送酒介)敬獻瑤觴願祝娘娘千秋介福

(前腔)露春纖金疊高捧露春纖金疊高捧讀了這碧字香生一片綵毫雲潑真抵得大篆龍蛇剛照着小天星衆(正旦)方纔諷迎兩妹錦笺漁非愚姊妹等可及(兩旦)娘娘過譽了笑初學愧雕蟲笑初學愧雕蟲

(李執等送酒介)潔卮稱祝願娘娘千齡叶慶

(前腔)奏雲韶蘭樽再送奏雲韶蘭樽再送颺風前綵袖高擡逗著佩環微動儘麻姑笑指東溟一任他

紅樓夢散套

瑤砂露重攀瑤葢且從容。攀瑤葢且從容。

(正旦立介)取酒來待俺答敬一樽(衆)實不敢當此禮請娘娘台坐(正旦)既如此宮娥們代俺斟酒(雜應向各杯斟介正旦)

(絳都春序)璇閨嚴重。難得是好元宵。親和族團圓共感皇朝敦親崇孝多殊寵。全家齊把堯天頌。合綺筵前珠圍翠擁。願年年此夕笙歌西第。人月圓同。

(收席內侍稟介)時已丑初請娘娘到權翠菴拈香(衆)我們先去候着(各下正旦)

(尾聲)白髮高堂話正濃。時牌促駕太恩恩。可能得今夜司天蓮漏永。



宮駟詠專

徵求上海新竹枝詞

不拘首數以情節新穎未登過他處者爲限應徵者請用素紙錄寄本社（以一月爲限）

本社當敦請通人評定甲乙於第三號報內發表第一名贈洋十元第二名贈洋五元第

三名贈洋三元第四名至第十名亦均有薄酬以答高誼而結墨緣海內文豪尙希不吝

賜教爲幸

第一期
雙星贈券

本社精印風景美人畫幅

凡將此券裁下滿六期者

可至本社換取畫幅一張

不取分文

龜年清語

序

菊仙少好拳武。京東子弟交識。殆遍後列戎伍。走兩粵。不得志。乃歸隸陳國瑞。國瑞癖於酒飲。非菊仙不怡。一代悍將。屈於寄人。菊仙必有奇術。糜之已繼。歸京師。益蜚其譽。宮廷之內。狎事天子。諧謔盡美。有敬新磨。黃旛綽風世。以孫譚並名。譚猶沈宋。應制之作。孫則幾於沉香亭畔。山東李白矣。甲寅之春。為余言陳國瑞滿庭芳遺事。故將當年雄姿。豐饒言外。怒然有龜年江南之感。余慨然曰。有清聲色之侈。逸於前代。國瑞何足道哉。同以後迄今。四朝珍秘之聞。實導近史。禮失之求。其在子乎。孫瞿然如覺。曰。不文之辭。不久不遠。偷借藻飾。請自今始。乃約每夕相過。作龜年清語一編。其間孫病暑五六日。余病癉半月。許餘則螢燈蟬笛未聞。一夕焉。秦庭之經。誦於伏生柱下之史。傳自李聃德微。雖遙意猶在斯。稗野之存。其庶乎幾小鳳序。

龜年清語

孫菊仙述言
葉小鳳飾辭

春殿千官香浮仙仗。玉塔秋夜月冷瓊台。一代盛衰亦等閒。事哉有清宮室衣服之侈。逾越百代。圓明草



荒頤和花落佛香既窈玉泉不波獨令四十年前李龜年淒涼說故宮遺事遠瞻春明典章文物掃地都休神山瀛島崇閣無恙孔云亭云是別姓人家新畫樑君年言愁我亦欲愁矣

小鳳曰疏林斂暝畫閣面風菊仙招余作納涼宴綠醅既酣雅言斯作坐有吳儂能爲軟語龜年一語四席弗誼青衫淚痕與琵琶一歌哀艷相映矣

降裕后爲桂祥女幼居宮中西后久欲以婚帝試詢相臣無敢異議獨禮王世鐸頗持可否及贛撫德馨送女入侍容采明豔冠絕六宮且復嫻習文節辭意婉妙衆無不曰佛爺藻鑒迴絕凡俚苟擇后者無踰此豸一夕太后戲問近侍曰德桂二姝儔宜后者近侍不敢答后笑曰才與色婢媵之具耳皇帝篤厚不宜匹才色殊絕人蕭楊之事隋唐可鑑余行遣德馨女矣未幾竟册隆裕爲后

德宗羣嬪珍妃才艷尤秀而遇尤不幸景陽宮前胭脂井畔至今過中翠宮猶人思清宵環珮焉妃初幽中翠宮紈扇之怨旣捐秋夕長門之賦莫致千金哀傷幽抑時以小簡密訴帝聰有見者謂詞義俳麗不啻劉妙容宛轉數歌帝時亦密慰之及庚子入井猶呼陛下救妾推石擊之始殞車駕東歸出妃尸於井猶辨顏色西后命藁葬諸海淀且銘曰無名女子之墓傷已妃生時嘗效女冠裝縞衣珠冠倩雅如仙從高仁侗爲女弟子及卒歲時寒食高猶向海淀孤墳簞醪焚紙也

孫菊仙曰高道士仁侗與余爲異兄弟主都下白雲觀觀爲名蘭若徒衆幾千人仁侗好友尙俠多識輦下貴達宮中隆裕后以下暨皇族閨秀都北面稱女弟子故禁門以內無知有高道士焉仁侗又善書日與翰苑人遊觀中因時下陳蕃之榻有主之者酬以萬緡不爲惠一銖不與亦不計焉

小鳳曰。余嘗作中翠宮傳奇四闋。目曰受籙。雲怨。箋誓。私祭。指事。略同菊仙所述。惟雲怨一闋。爲孫述所缺。妃既不歡於西后。恆自比於石頭記之晴雯。今附記雲怨三曲。亦宮史之別篇也。金蕉葉云。好事多魔。似被他情天所悞。空惆悵。茜紗黃土。負年華。女兒水。做五更轉。云向空庭。數花朵。蜻蜓上玉梳。當今天子仁厚聰明。主便到長門。原居王土。端只怕種蘭。因成絮果。芙蓉浪記。招魂賦。負鴛鴦。銀紈雀裘。金縷梧桐樹。犯云歎。金釵鈿合。信誓空成。錯天公忒妬。文章不是護身符。三生綺業。從頭悟。問懺盡聰。明。免得無免儂。个未忘。雨露且向楓宸。讀卷玉京仙譜。

疆場之禍肇於床第。震驚一世之戰事。意必出諸廷議。而尋溯厥源。竟細流脈脈。道出自脂香粉艷間。是誠殘清宮史之別篇。一代戰紀之艷蹟已。初太后既爲帝納。隆裕恩顧頗渥。帝雅愛珍瑾。珍聰慧有文。得文廷式爲傅。益擅辭藻。時參機要。瑾則豐腴圓潤。愁媚有姿。宮中稱善。哭佳人紅淚。不啻玉唾壺中赤珊瑚也。時吉林將軍長順進冬珠百琲。帝命攢雙鳳凰分錫。二妃事聞於西后。恚曰。儂兒今欲自爲處分耶。遽收雙鳳凰去。未幾杭織造進繡衣兩襲。爲二妃壽。帝懲前事。先以白西后。后又留之不與。帝鬱鬱不食。者二日。師傅翁同龢排闥謁曰。陛下病乎。帝曰。然。翁曰。病脾。臣當培土以治之。帝曰。培土若何。翁曰。陛下所不得志於慈聖者。內有貳言。外無異績耳。一旦龍起雲動。沉霾四斥。天下孰不額手頌聖天子萬歲哉。今韓敵於東。朝廟鼎沸。日人乘隙駐兵。假辭戍境。實欲舉三韓而有之。倘命一旅師。擡日存韓。復箕子之社。恩威著四海。人誰不馨香以就陛下。慈聖縱有爲其如陛下。已受命於民。何帝大韙之翁。以告直督李少荃。李猶豫未決。翁遽仗策去。曰。老夫會了當之。及敗西后。在頤和園。召翁令內監執朱棍驅之。以出。

平壤之役。左寶貴死最烈。左爲回族人。稱蜀藉。以左居蜀久也。左與綿宜善。綿爲文宗姪。急難可托。人時在奉天。置酒餞左。且祝此去。旗鼓所至。克敵致勝。左悽然脫班指。贈綿握手。泫然曰。廷議不一。指揮無定。內有龍鍾持重之臣。外多倖進不勇之將。此行無生回望矣。倘念舊遊。存撫孤弱。銘德不休矣。綿泣。左亦泣。及戰。彈自後至。遽中腰際。時左方據壘扼敵。左右見左創。請曰。將軍傷已曷退。爲後圖。左歎曰。余早卜死所於此矣。諸將棄壘西走。今已不少願。濺余血於斯土。令天下知中國尙有斷頭將軍耳。倘托厚惠。挈余子去。綿大人許則死。目瞑矣。左右乃突陣護其子出。以托於綿。綿時摩班指。淒涼說故將軍焉。

周盛波。湘軍宿將。子家德。裘馬清狂。跌宕都下。性豪誕。尤擅詼諧。三十年前。宣南名公子也。甲午之役。以道員統數營。隸吳縣。吳大澂兵潰。家德墜馬。傷於股。懼敵。至伏首。藉中飢。則採葉以食。越二日。始爲部卒所得。護之入都。變姓名。舍於白雲觀。遂從高仁侗。受玉皇籙。稱弟子焉。久之。聞泰山多女道士。修髮明姿。不啻江浙間女尼。乃大喜。曰。今日得兼主白雲。溫柔兩鄉矣。一夕竟去。泰山。

西后姿態。隆偉。宮女云。晨起櫛髮。綠雲委地。修潤香凝。垂老猶如少婦。華鬢圓正。迥異常種。旣簪。尤助明豔。頤方唇薄。顏如渥丹。六寸膚圓。蹠趾倍於儔。偶洵龍種。天生度與常殊焉。性好弄。老有童心。恒捉宮女爲迷藏。戲花墅竹欄間。有顛而撲者。則靦然色怡。顧甚暴烈。偶不當意。朱杖立至。微特內監。日侍左右。無幸免者。卽譚鑫培。倫亦幾嘗御杖風味也。供奉中。惟厚管念慈。管蘇人。擅書畫。后恒師之。而不名。孫菊仙曰。余嘗供奉后。側后旨。編聊齋。胭脂一劇。以素雲爲鄂秋隼小朶。爲胭脂。而余爲施閨章。后徵劇本入。有與你半長半短一語。后改之曰。與你一半長短。文字猶是。而意義無可徵矣。后之好作聰明。

類是是劇頗得后歡。顧謂李蓮英曰：老盟兄畢竟不凡。老盟兄者，余入侍時宮中之狎字也。時侍從者爲賂，秉章文廷式、劉福堯諸人，劉方以第一人及第焉。

小鳳曰：西后喜書，昆明三海間頗多手蹟。昔過頤和園，見太玄寶境中紅梨寶椅、紫鴿硯池、釵影旣遙，墨香猶在，闐然如見。貂中捧硯，翠衣伸紙時焉。

開皇羯鼓梨園之祖，唐莊緋衣天下作字，皇帝中優伶，史傳奇事。至清代則隆準子孫盡嫻節拍，大廷宰貳概擅皮黃，前代遐蹤不足稱矣。德宗篤厚長者，亦習斯術，鼓板之妙都中無兩。而穆宗粉墨作黃天霸，演落馬湖盜御馬諸劇，尤英英嶽嶽人中之豪。一經氍毹迴殊，常度是亦豈天縱聰明之別才乎？

小鳳曰：余友巢南稱殷兆鏞，云穆宗性頑劣，侮其大臣無所不至。時殷爲穆宗傅，性嚴正，爲穆宗所苦。一日后過上書房，殷伏地以迎，應對頃后微察，殷頸作攀拘狀，問師傅病乎？曰否。左右竊竊笑，后審視之，則穆宗方匿殷尻後，曳其辮髮作御者扣繯狀焉。后斥之，竟跳跟以去。一代天子肆誕，至是魯昭公可無譏已。

又曰：清室聽歌之盛，踰越百代。睹宮中舞臺之侈麗，可追識也。臺凡三層，畫樑雲棟，綰采耀日，中層廣九楹，錦毼貼地，繡幕垂廊，爲演場。凡幽怪鬼靈，則自下層裂地而出；聖神仙侶，則自上層垂雲而降。兩廊爲大臣侍從，地繚緗滿壁，都同光詞臣應制之什。上苑文章，幾擬敵帚，偶而流入民間，則千緡不易，珍如宏秘矣。

無 齋 零 墨

歐戰未已。亞東大陸。先有青島之風雲。今則道路藉藉。狼將入室。箕裔往事。可爲寒心。然而起視國中。遐邇酣然如墮塵霧。讀黍離麥秀之章。預當痛哭。

鴉片之禁。至嚴極緊。深巷高門。不免私開。方便餓鬼。超生慈航。普渡固莫大之功德矣。然而破家恒於斯。亡身恒於斯。此萬劫地獄。不打破胡爲者。

同胞兩字之口頭禪。震耳欲聾。余每見世上人。於正真同胞痛癢。每不相關。一朝析產爭多。論寡手足。而爲寇仇。天倫如是。望其愛羣與救國。可謂癡人說夢。

鏡

臺

盪

屑

精印龔芝麓詞鈔

龔芝麓先生爲有清一代大家與錢牧齋吳梅村等齊名讀者雖讀其三十二芙蓉館全集終以未得見

其詞集爲憾本社覓得海內孤本張山來手校之香嚴詞都數百首每首之下有王西

樵宋荔裳尤西堂紀映鍾計甫草丁飛濤王漁洋彭羨門朱竹垞錢

葆汾董文友陳其年曹顧庵吳菌次孫豹人鄒程村汪蛟門顧梁汾

毛稚黃杜于皇汪茗文諸名家評語有語皆香無文不艷先生詞探源北宋分

軌五代已字山樵謂如芙蓉出水秀色天然曉黛橫秋蒼翠欲滴良非虛語尤善

爲疊韻之作愈狹愈工其所傳秋水唱和一詞硬句盤空縱橫排募共有三十餘首可爲大觀集中附載

先生與橫波夫人之逸事并可以資考證誠藝林之瓊寶亦詞苑之宏裁也倚聲家不可不先觀爲快現

已付印不日出版

國學昌明社謹啓



廣侍兒小名錄

尊 農

周湘花

湘花。邱縣劉大觀崧嵐妾。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話云。崧嵐納姬周氏於吳中。甚麗。命出拜。予贈以字曰湘花。為賦詩。屬潘榕皋農部畫蘭以代小照。湘花手繡予石溪看桃花詩以報。一時名宿閨秀。皆詠其事。後數年。崧嵐官甯遠州。有詩見寄。序曰。瀋陽大雪。與湘花同坐齋中。湘花忽黯然良久曰。如此風雪。未知吳蘭雪先生却在何處。因戲之曰。卿對雪思雪。焉知渠不對蘭憶蘭耶。為賦七言古體一章。有句云。風雪滿天無定蹤。憐才興嘆一女子。予答以詩曰。誰知萬里炎荒外。猶有蛾眉感斷篷。蓋謂此也。崧嵐再擢河東鹽道出都。予娶岳姬綠春。原籍文水縣人。善畫蘭。以一冊寄湘花。約為女兄弟。予題一詩曰。姊妹花開也。夙因未曾相見已相親。素心一朵同矜寵。難得鷗波有部民。蓋予前贈湘花有素心一朵能專寵。干樹桃花不敢開之句。而文水為君屬縣也。君今罷官京師。而予已南歸。綠姬亦化彩雲。湘花聞之。當愴惻不已。况篤交如我兩人耶。

雜 俎

一

岳筠

筠字綠春。山西文水人。隨母僑寓京師。姿性明慧。能左手書。授以詩。輒倚聲誦之。妙合音節。東鄉吳蘭雪謀納妾。初詣姬居。值曉粧。貽碧桃一枝。綠春受而簪於髻。俄有奪以重聘者。綠春恚甚。謂其母曰。兒已簪吳氏花矣。遂於嘉慶十年四月八日歸蘭雪。年甫十五也。

蘭雪有綠春詞十五首。錄其九首云。曾聞重聘却豪家。此意量珠報未奢。露朶親簪雲髻重。定盟先受碧桃花。琉璃街畔駐鈿車。銀燭花開照雨初。粧閣三間吟榻在。半安奩鏡半藏書。曉檻粧成合助妍。故人昨晚夜飛蟬。蛾眉淡掃原風韻。略畫春山更可憐。才離阿母性嬌柔。教誦新詩浣別愁。自恃聰明貪強記。花陰亭午不梳頭。繡絲未與理宮袍。料理文奩亦小勞。却愛天生雙腕俊。右持金剪左湘毫。簾櫳如水樹陰移。滿鬢紅潮就枕時。生怕鬢邊花易損。明粧小臥亦矜持。玉笛參差檀板輕。扶風帳有女門生。背人學按花前譜。半是歌聲半讀聲。冷官風味不曾嫌。生計零星較米鹽。一事未循居士約。畫叉錢爲買花添。風雪三更紫禁遙。應官聽鼓太無憐。女兒香細籠烟暖。纔得熏衣侍早朝。時蘭雪方官博士

綠春善畫蘭。其所居曰聽香館。朱菽原書聽香館遺事云。岳姬旣歸蘭雪。聲名藉甚。傾都下。侍郎某欲見之而未得也。一日。噉蘭雪與姬坐聽香館中。闐然窸戶入。姬斂衽徐起。前致萬福。微步而出。侍郎視案頭。得所畫蘭未竟。風枝露葉。藹藹有光。大喜。爲捉筆補之。持歸。賦長歌一篇爲贈。媵以自作蘭冊。翌日。走伴致之來。姬循視未竟。遽裂之。蘭雪驚曰。若胡然。姬曰。吾畫固不佳。然自有章法。不可亂也。侍郎補之。爲不類矣。且兒縱不知詩。而讀侍郎詩。如其畫。觀侍郎畫。如其詩。母寧裂之耳。蘭雪曰。若不識渠

貴官耶。姬曰。噫。君言誤矣。兒闈閣弱女子。奚所藉貴官聲價為重。即以貴官言將天下之能事。盡屬貴官。耶。蘭雪無以應。時侍郎方與秦小峴侍郎不協。姬曰。侍郎必敗。其虛憍之氣。敗之徵也。無何。秦小峴亦以倉場事被議。姬曰。秦先生清節聞於四方。聖明在上。其無患矣。既而皆如其言。聞者以為知人。常州陸祁生有碧桃記樂府一齣。亦為綠春作也。為崇百藥齋集中所未載。余已錄入梅魂菊影室詞話中矣。茲復摘錄於下。以志一時佳話。

碧桃記

雨晝

小旦淡粧上

(南北合套) (北新水令) 看閒庭花蕊。坼輕苞。捲疏簾。嫩涼晴曉。種成九畹。亦尋常。蕭艾人間。各自香。才授離騷。經一卷。畫花偏愛畫瀟湘。奴家岳氏綠春。獲侍吳郎。倏經半載。勻畫眉之新黛。小試吟箋。趁修史之餘暉。閒臨粉本。自署絳紗弟子。長依錦里先生。這個翰墨因緣。也就抵得過玉臺金屋了。你看羅綠成陰。落花如雪。是好一種惱人天氣也。呵。竹烟紅雨重。草暈綠塵消。風顛雲翹。是碧蘿陰翠衣鳥。

閒坐片時。不覺小倦。且到老爺齋中間話去。(下)(末紗帽便服上)

(南步步嬌) 履道坊中。誅茅早。隣里經過好。(小生上) 花間散。早朝到不如。趁著青驄去。訪安道。(末) 下

官侍講學士董小搓。(小生) 下官翰林修撰齊梅麓。(相見介)(小生) 老前輩可曾見過貴同年吳子山。(蘭雪別號) 新納的姬人麼。(末) 不會見過。聞得此姬酷好筆墨。尤善畫蘭。我們何不過訪子山。請他出來。定要當面揮毫。以辨真偽。(小生笑介) 如此甚好。老前

畫請(末)館丈請(合)筆底察秋毫省得他女相如多充冒。

(同下)(生軟翅紗帽便服上)疏籬一徑長苔痕高樹濃陰似水村昨夜雨涼貪睡美賣花人到未開門下官自娶綠春移居詩舫月窗並坐影飄連理之裾花徑偕行香繞合歡之帶金門吏隱不營江鄉今日未曾入直清晝無事不免臨池遣興一回多少是好(坐寫字介)(小旦上)

(北折桂令)小桃根不上蘭橈抵多少香染元芝珮卷江皋老爺(生起立相見介)綠姬出來了(小旦)原來老爺在此臨帖難為你惜花心性寫出這簪花筆格只賺得花意都消(生笑介)這不過隨意消遣而已(小旦)特為你花前一笑可算得百斛春醪老爺我們園中散步去照盈盈水淺雲遙勝似那牛女星橋(雜蒼頭上)不好詣人貧客到偶思小飲報花開老爺董大人相會(生接帖看)(小旦問介)想是董學士齊修撰麼(生)果然是相江都珠柱書生同著個賦冰雪梅花閣老

綠姬你且先到園中我客去便來的(小旦)如此奴在小亭專候了(生顧蒼頭介)道有請(雜)是(旦分下)

(末上)一徑落紅沾步履(小生上)半庭新綠上吟衫(相見介)(末)子山兄許久不見在家有何樂事(小生)我們來了半日不見可鬧出來真所謂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也(生笑介)休得取笑請坐(各坐介)(末)是好一座幽雅書齋也

(南江兒水)你看這樊重栽花圃雲英渡澗橋(立起繡桌上見帖介)為何帖中隱隱脂香粉氣(小生)想來就是新人學習的了展春雲不把雙眉掃染湘筠自把雙毫掉還羨你繡平原特把雙絲繞子山你得此佳人亦足消半生塊磊矣(末)況譜竹彈絲盡曉(小生)便是開得尊寵善於畫蘭外人頗疑吾兄自為代筆(生笑介)弟與吾兄十餘年舊好幾曾見會畫蘭來(末)子山不必分辨何不請出如嫂對客揮毫便可以間執醜口了(合)借筆底風流更認取崔

微風貌

(生)這又何妨小妾正在園中我就奉陪前去何如(同下)

(場上先設小亭筆硯假山竹樹)(小旦上)到得園中餘春如許(作進小亭坐介)你看橫琴在榻古墨生香好個幽閒所在只是我那老爺呵

(北)鴈兒落帶得勝令)走龍蛇空驚吏部潮卷秋山祇落龍山帽到今日掩荒扉盤堆苜蓿餐只贏得臥燕山塵阻驕道呀可憐他玉蕊綻銀毫會時見官紗抖絳袍向天涯漸老潘郎貌怎就算輕拋伍相蕭牢騷但貧來賣得長門稿蕭條有幾個古羊裘慰寂寥

(生先上)這裏就是(末小生同上)(小旦欲避介)(生)綠春不必迴避(指末介)這是董學士(指小生介)這是齊修撰皆我生平至好況且董老爺替你手彫小印正該面謝(小旦)是(相見坐介)(末小生合)

(南)僥僥令)雲光分翠黛花韻入春潮果然是一位絕世佳人子山好鮑福也你向風雨聲中間笑傲我知你對名花氣轉豪

(生作謙意介)未免過譽了(向董介)前日同年陸祁生曉得綠春誓花守志一段苦心要替他譜作碧桃記院本被之管絃尙未脫稿綠春限他荷花生日交卷祁生先索畫蘭(回向小旦)我們那邊軒中小坐你在此將陸老爺條幅畫完就托董老爺帶去便了(小旦)是(末小生出坐亭外)(小旦研墨拂紙作畫介)(內作風雨驟至聲)(末)我們憑閣看雨(小生)你看如嫂丰神更覺絕世了(小旦)

(北)收江南)呀怎林間急雨驟花梢要把我雨葉風枝特地描但看這筆尖橫掃小苗條也抵得力士玉虬鑿將軍鐵馬驕(作闌筆看點頭介)這種筆力頗不似閩人弱腕(笑介)前日陸老爺送來舊作樂府四種詞旨纏綿音

律精細也。還值得替他一畫。這箇呵。休認做粧臺十樣眉兒稿。

(作畫完起立介)(生)風雨已止。我們看畫去。(末)小生入亭同看介。(生)兩兄。這可還是小弟捉刀麼。(末)子山兄。從今以後。儘得誇口了。(小生)果然畫得精妙。(合)

(南園林好)繞雲烟。香生碧綃。展靈心魂。招楚騷。不枉你花姿月貌。你看一陣暗香飄。脂痕暈未消。

(小旦)偶爾塗鴉。深漸六法。過遺清賞。轉覺未安。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擘蠻牋。點彩毫。只不過芸窗畔。慰無聊笑煞他。侍女熏香護。早朝算今生。修著趙晉購金屋。漫藏嬌。誰省得傷心遺照。是靈均積世根。苗還只怕殘香易落。試留取臨風小稿。還要求兩先生賜以新篇。庶令蕊苑生華。寒閨藉重。趁著這花朝柳朝。添上個珠吟玉嘯。呀。問梅花可曾修到。

(末)聽這一番妙論。解脫非常。意是蘇老朝雲絕勝。白家阿素可敬可敬。(小生)學生明日做詩一首。這石溪詩筋觀畫記。要讓董老前輩秉筆。(生向小旦介)綠春。你且進去將息將息。昨日琉球學生送來的山中雪酒。吩咐丫鬟暖好一瓶伺候。(小旦先下)(生向畫齊介)我們到書房小飲去。(末)小生請。(生)

(南尾)蓬萊僻徑。何人掃。虧殺這閨中同調。(合)有幾個左握湘毫。右剪刀。(同下)

綠春十五歸蘭雪。十九天。嘗隨蘭雪至蘇州。山塘女子以綠春畫蘭。繡於團扇。售之。輒得善價。綠春歿後。聞者皆為流涕。蘭雪重過蘇州。悼亡詩云。露葉風揚妙蹟多。家家刺繡入纖羅。誰知賣扇寒閨女。也是傷心春夢婆。白髮重來尋贖墨。青山仍與畫修蛾。玉簫有約終嫌晚。花月淒涼奈汝何。蓋謂此也。

沈采

采字虹屏。陸梅谷侍史也。梅谷富藏。弄刊奇晉齋叢書。虹屏有小印曰梅谷掌書畫史沈采虹屏印。

虹屏有跋晏公類要文云。晁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焦氏經籍志。謂八十卷。而此僅三十七卷。然其中有公四孫表補闕。至歷代雜錄止。蓋已為足本矣。曾南豐有此書序。爰錄冠首。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歲閏五月。春事未闌。海棠繡毬木筆紫荊薔薇花尙繁盛。新妝初畢。御研綾夾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吸鏡溪新茗書。

玉岑

玉岑。金陵人。山陽許謹齋侍姬。許築來鳳樓以居之。

謹齋有餽蠶詞云。幾夜留燈照獨眠。蠶房齋禁太常偏。軒渠借問秦淮海。箇出蠶書第幾篇。玉岑和云。重帷篝火護蠶寒。晝永慵多午夢酣。睡起裁詩先匿笑。綠窗人自懶於蠶。又和姑蘇柳竹枝詞云。帶雨籠烟映淺流。小蠻無力比輕柔。憐他二月鶯梳巧。織就吳波一段愁。艷說濺裙水畔時。新聲重播義山詞。從君要識春深淺。驗取臨風第一枝。俱見謹齋所著虛槎集中。

董申林

申林為蔣伯生侍姬。伯生謫戍塞上。申林從之期年。遂能作詩。

申林塞上諸作。傳播藝林。其最著者如天教弱質歷窮荒。不信長城爾許長。生小江南佳麗地。十年夢不到遼陽。閉置深閨。每自曠。可容速變作男兒。鸞鞞學試桃花馬。快意生平此一時。當窗艸艸貼花鈿。一陣驚沙破粉妍。却比向時粧閣好。亂山青到鏡臺前。初九嚴寒得未曾。幾回呵手研。吳綾霜縠蘸出。

癩。脂。汁。一。點。梅。花。一。點。冰。皆。雄。深。婉。約。無。愧。作。家。伯。生。以。言。得。罪。故。申。林。又。有。呈。主。人。詩。云。小。言。原。不。要。人。聞。罷。繡。無。聊。遣。夜。分。多。謝。東。坡。老。居。士。莫。添。詩。案。到。朝。雲。則。主。文。譎。諫。更。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何楷理

何爲康南海。鑿室能書善畫。兼工雅琴。近病歿於上海。南海有致沈子培一書。情文兼至。一時傳誦。

何病歿之前一日。瞿止庵與沈子培二公合筵宴會。南海不至。既而知其姬人之喪。沈乃貽書唁之。南海報書云。承唁問至。感。繾。帷。半。掩。陳。尸。在。堂。琰。女。四。齡。啼。號。在。膝。昨。辱。公。與。止。庵。相。國。嘉。招。合。宴。悲。來。哽。咽。未。能。承。也。請。俟。異。日。鑿。室。梅。理。女。士。何。故。粵。籍。爲。美。國。學。生。明。慧。婉。順。以。家。懸。吾。像。久。慕。我。名。父。母。許。之。屈。而。來。媵。借。游。各。國。見。其。王。公。卿。士。以。充。祕。書。通。譯。鞮。實。兼。外。交。之。事。非。只。爲。家。人。之。職。矣。若。夫。善。畫。花。鳥。兼。工。雅。琴。海。外。流。亡。子。特。無。俚。日。夕。相。對。舟。車。借。行。航。海。涉。山。問。字。議。政。七。年。以。來。以。忘。寂。寞。何。圖。一。病。數。日。遂。爾。殫。殞。左。家。婦。女。有。失。母。之。悲。班。固。佳。甥。爲。問。神。之。作。頃。檢。視。遺。物。搜。覽。畫。筆。形。影。在。目。觸。緒。悲。痛。學。莊。生。之。觀。化。亦。知。未。始。有。生。歎。奉。倩。之。神。傷。亦。復。誰。能。遣。此。今。春。拱。而。尙。右。既。遠。姊。喪。去。秋。涉。屺。興。哀。猶。居。母。服。年。餘。之。內。萃。適。三。喪。天。降。鞠。凶。肝。腸。欲。斷。外。憂。國。事。內。愴。家。難。人。間。何。世。亦。復。何。心。東。坡。所。謂。亦。有。羈。旅。人。天。窮。無。所。逃。我。之。謂。矣。昔。游。印。度。遍。訪。佛。跡。乃。至。萬。里。內。外。僧。寺。皆。絕。大。教。猶。却。何。况。衆。生。等。現。曇。花。亦。同。億。劫。吾。既。篤。信。輪。迴。只。有。自。爲。超。度。會。謝。人。事。更。學。無。生。耳。頃。晦。老。與。孺。弱。等。來。唁。同。決。殯。事。已。定。後。日。午。後。出。殯。延。緒。山。莊。朝。雲。有。墓。尙。寄。西。湖。絡。秀。多。才。長。留。晉。史。冀。藉。雅。文。妙。筆。惠。以。詩。章。庶。幾。彤。管。傳。芬。報。之。文。字。伯。嚴。愛。滄。兩。公。來。唁。亦。申。此。請。想。公。許。之。

含哀言謝此不多申。即問乙老四兄興居善化相國。並此致意。康有為頓首。十二月六日。
按乙老即沈君。又字乙庵。晦老者于式枚孺弱者麥孟華孺博潘敬弱菴二人皆南海之高足也。

菊影樓話墮

梅 魂

菊影梁。姓名蘭。庚戌之春。薜蒨於福裕里。淡粧紺袖。眉黛間隱隱有恨意。為誦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句擁髻。淒然盈盈欲涕。因戲之曰。蘭為國香當門而鋤。如卿之風塵憔悴。獨秀傲霜。殆東籬之逸韻。非三湘七澤間之小影也。蘭再拜受教。翌日榜其樓曰菊影。且曰。梅魂菊影。影事商量。羽琤先詔我矣。余為之粲然。清談既淡。樵蘇不爨。憐紅玉之前身。藏綠珠於內第。雖有成議。未遑踐也。綠波春水。別緒連番。一過吳趨。再游白下。迨余乘躋海外。小劫歸來。蘭已命薄。桃花彩雲飛去。一樹馬纓。遂等於華鬢。天上瓊思。瑤想亦隨君苗之硯而俱焚矣。顧雙心一襖。獨繭繚愁。追溯樓中一席話。有不忍付諸湮沒者。存什一於千百。拉雜記之。顏曰菊影樓話墮。以有涯之生。作無謂之事。當夫花影窺簾。心香裊夢。望美人兮。一方思微波。而誰托明明如月。亭亭者魂。苟有擅鴻都術者。呼之乎。或出闕

逢旃蒙人日。鵲腦詞人書於海山仙龕。

蘭本浙產。所謂錢塘蘇小是耶。親也。小字秀卿。余贈以聯曰。秀色可餐。卿言復佳。蘭誦之而喜。矮箋短墨。紅袖添香。蹀躞甚勞。余好作蠅頭書。而不善作擘窠大字。為蘭故。一破成例。書成。自媿勿類。而蘭不肯易也。曰。書之佳。不佳。吾不知。特出自君手。不佳亦佳。李林甫云。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謹援斯

例可乎。余笑而頷之。

蘭好栽花。插瓶供案。孜孜不倦。尤好夏日之荷。冬日之水仙。花時羅列。盆盎竟日相對。幾忘寢食。嘗與余聯句。有朝來花氣熏人醉。換得羅衣嬾下樓之句。其癖嗜可想見矣。

龍華塔影清景獨絕。蘭嘗約余於清晨往觀桃花。余答以午往。蘭曰。午則俗矣。桃含宿露。風韻天然。軟紅十里。中僅有此一片乾淨土。君尙欲隨車水馬龍之後。學田舍郎。夾取江瑤柱。大嚼耶。乃以油壁雙車。詰朝同往。流連花下。不過一人旋休於龍華之園而息焉。迨履舄紛來。而余等自崖返矣。由今思之人面桃花清遊第一。

張園如茶寮。愚園如官廳。愛儷園如博物場。辰虹園如花園中之暖室。六三園如寶山。非不美觀。終非我有。周氏學圃。學六三園而未能神似者也。可以存而不論。

蘭於諸園中。獨好徐氏雙清別墅。謂雋永如讀六朝人小品文字。嘗坐不繫舟中。倚闌微吟。得二十字曰。一徑塵喧寂到門。惟鳥聲庭花紅欲笑。心事托雙清。索余點定。余爲書四字曰。孺子可教。蘭意微愠而學詩彌篤。

花雨連朝。春寒彌甚。雨霽過徐園。期蘭不至。悵然而返。會懺紅自東京惠我桃花箋。率書虞美人二詞。奏記粧閣云。輕煙澹粉。春如畫。新月初三夜。彎彎月子恰如鈎。鈎起一絲楊柳。一絲愁。踈香小。豔東風冷。比著人兒病。病來怕瘦。舊梨雲。且倚藥欄。花砌當香薰。其一。小庭花落無人管。點點春愁。慘落花不肯作香泥。早又亂鴉銜過粉牆。西曲闌。覓句敲難穩。載著春愁等愁來。還說不相思。忘了滿身風露。立多時。其二。

翌日蘭報以手製繡囊。余更集羽琤詩爲七律四章贈之。記有句云：一番心上溫磨過。藝是針神貌洛神。蓋紀實也。

蘭體在弱。無三日不病。藥爐茶竈斜倚熏籠。惟以韻語自遣。玉溪無題冬郎有憶脫口而出。尤好以蠻靴按拍。聲歌四婢娟室主人嘆生前窺和業一齣。余每比之哀鴻。嗾空霜。援泣夜。蓋非熟諳蘭之身世者。不知其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蒲觴醉後起居。蘭室值小極。新愈菱花一鏡。警挽拋家。余曰：如卿風貌可謂亂頭粗服。亦足傾城。彼水精簾下看梳頭者。猶未免落第二乘色相耳。蘭笑曰：君欲秋痕我耶。時適假余花月痕小說讀之。以癡珠亦嘗以此諛秋痕也。新粧既竟。相約出遊。歷數皆不稱意。獨偕余附淞滬火車。小憩吳淞江畔。俯視天風海水。飄飄有遺世獨立意。暮煙四合。始賦歸歟。猶含笑語我曰：今日翦得吳淞半江水。歸矣。龍華之遊。吾賞其俊。吳淞之行。吾愛其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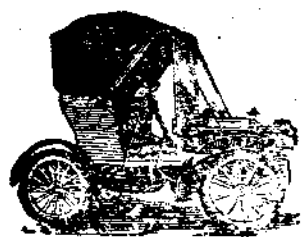
樓中小影。攝已數稔。漸靦淡無色澤。一日偕余至美華寫真所。各攝一影而歸。蘭作低鬟。彈坐持書玩味。狀影成。自以八分書書其眉曰：風簾讀曲。余爲題洞仙歌云：珍珠簾捲正紅牙。按罷聽得紅鷗也。聲啞怕歌殘。金縷老矣。秋娘悄學著顛倒。鴛鴦親寫曲名。伴不說扇底桃花。比似輕顰。與姚冶雙鬢。伴吹簫十四松陵。問何日詞仙堪亞。只欲唱新詩。又無題瓣一片心香。向伊低拜。噫。篆煙燈燼一片秋魂。又誰知畫裏眞眞。今日眞作畫中人看哉。

余不能飲。量似公榮。而蘭亦僅勝三蕉。顧喜啜鏡溪新茗。羨金山中冷之勝。不能得以第二泉。負有盛名。

未能一品爲憾。適余以事旋里。堅屬攜致一小轎。余來滬時。值大雨如注。蘭鵠立車站。親捧以去。衣履都濕。勿顧也。

西子湖頭爲蘭兒時遊釣之地。嘗欲同遊而未果。嗣欲一覽香雪海之勝。嫩約屢乖。亦成虛願。唐人詩云。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今亦寒香晴雪。三度花飛梨酒。椒漿巫陽何處。余其負此一諾哉。

(未完)



九天珠玉

古文讀本

本 本日敝由無良善課本以爲導師特聘古文專家精選

古文之尤精當而易規撫者彙爲讀本每篇筆法音義典故詳細批註可以展卷瞭然不煩尋繹自饒興味誠居家自修者之國文良讀本高等小學中學最適用之國文教科書全書共分六册每册定價二角第一二册不日出版餘册均在編輯準於陰歷六月內一律出全願先觀爲快者即請向本社總發行所接洽爲荷

上海國學昌明印書社總發行所謹啟

(南市新碼頭裏濟陽里對門)

西湖遊記



心石

浙之西湖爲吾國第一名勝水清而淺山高而秀廣三十里有蘇白二堤以分內外陰晴朝暮四時風景不同余愛山水尤愛西湖癸卯館武林每數日必一至湖畔淡冶明媚相對依依如逢好友良朋古書名畫不忍卒舍時馮子竟任虞君循禮皆在杭凡遊必與俱樂極而狂幾不知身之何在也今歲暮春余一日與王子尊農同遊海上愚園微雨初晴春光駘蕩少頃夕照銜樓兩人緩步靜安寺路尊農亟賞其景余乃盛道西湖以殺其醉洋場之思尊農者吾邑風雅士余與交久頻年來滬論詩論詞至得同情至是欣然訂遊杭約以春盡爲期俗塵鞅掌已交初夏尊農箋招同往余挈一生尊農偕其同事翁君煥之共四人以十三日下午一時乘坐滬杭車首途赴杭麥隴半黃桑疇餘綠秧針簇遠碧連天入畫清景皆次第掠車窗過至嘉興望南湖一片煙波咫尺南湖舊有煙雨樓多假山其風景幽擴余嘗至焉少頃過峽石車線所經田野咸闢治無尺寸荒蕪地桑田中泥皆濯濯有青青而叢生者惟蠶豈苗余憶吾郡此時露事方興至鄉間則蔓草纍纍農人力穡似遠不如五時半火車入杭城四人換坐肩輿直至湧金門時夕照半沉新月初上湖光山色別饒幽趣雖長塗半日不免輾轉肌腸以急於泛舟故即鼓槳過湖穿湖心先至樓外樓爲小飲（西湖醋魚最著醋魚每帶柄柄者卽魚生之別名而味特鮮美）於時月出

期 一 第

林梢波影如鏡碧天如水湖中有一二扁舟盪漾斜映山月魚鱗細細盡作光如銀飲罷放舟經湖心亭泊小瀛洲登焉小瀛洲卽三潭印月四面皆湖湖外皆山而沿湖更作堤遍插綠柳西偏爲明先賢祠退省庵在焉堤以內皆荷及蓴池畔有九曲橋連貫如虹橋亭一楹聯爲德清曲園所書記故鄉亦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至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湖中最宜月夜小瀛洲蓋尤宜憑欄四眺冷靜幽閒想天上清都應不過是穿林至三潭有一艇傍潭置燈火其中燈光水光天光月光掩映動搖又一幅天然畫圖也旣舟折而入湖中湖水平可上下東西任意舟中人或唱高歌或下蘭櫂其樂不可思議余欲有詠亦無從下筆着一字但覺此身如在天上坐更不辨孰爲山水孰爲林壑余前在杭以金吾常禁未得月下泛舟至是信晴湖雨湖皆不如也泛久衣邊清露可掬乃舍而遵陸行數武一酒家少年呼曰諸君欲復飲乎時已深宵人靜卽復沽飲酒家呼僮子出黑甜鄉命燒紅燭烹茶殺魚酬客皆唯唯謹謹席散東方蓋將白矣余一夜未眠次日曉天微雨可一小時雨止偕蓴農至湖邊躍入一小舟各擲槳而前曉煙未散新雨乍收湖邊風物經洗濯愈饒妍麗未幾日出兩高南屏諸峯如紅上輕綃翠霞片片頃刻現爲五色至斷橋緩步返旅舍遂相約爲終日遊先登孤山之麓孤山面湖有放鶴亭巢居閣上爲林處士墓兩旁爲清林典史林迪臣太守墓時號三林而薰蕕殆各千萬侯官林文忠於巢居閣舊書題聯我已家風負梅鶴天教處士領湖山此言得之好名者每不自量欲依草附木適見爲愚耳又傍湖有宋女士鞠香明女士馮小青慕鞠香不知爲何許人小青見西湖佳話墓道有長白歸覺羅卜拉氏碑憑弔情深而屬意遺詞儼然自爲主婦人之遇不遇有天焉美人命薄小草心傷千

載後視之者且不忘其舊又庶幾遇之詎多妻之陋俗宜禁即不能免者同有父母同具人情苟無干違之愆亦當稍假禮貌使必小青而可爲人妾小青之長恨乃無盡矣巢居閣敞舊不堪壁上蕭然逸史畫梅蒼勁生動有七絕一首孤山自古屬林家處士生涯莫浪誇妻子終難拋撇去天寒放鶴伴梅花語諧而精余憶陽明初遁於禪而惓惓父母之念終不能釋一日悟曰斷却此念便與禽獸無異人能不爲妻子而犧牲而牛馬便第一等人物若並棄絕本非人道余因之有感焉捨孤山謁陸宣公詞詞爲平湖秋月距湖山之中宜遠眺又至公園故乾隆南巡之行宮也地踞山麓鑿石壁爲層階五步一亭十步一閣最高之石臺下臨全湖諸山星拱湖上之巋然靈光於斯爲極然亦見昔日窮奢極侈奉令者之盡民力以媚一人今幾何時吳宮花草埋幽經晉代衣冠成古邱一道紅牆且鳩工折毀未已也行宮旁有文瀾閣卽舊之藏書樓未克一遊由行宮繞出西冷橋橋以興修不能行其畔南齊蘇小小墓在焉上蓋石亭亭爲六角石柱皆刻以聯語四旁題墨班駁無寸隙倉卒不能記憶有一柱聯最佳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車不再逢時日容漸淡足亦疲聞新有楊莊者距數十武往焉楊莊前臨孤山左孫圃風景無奇而中築西式樓陳榻椅可臥四人晝懶相與憩息余竟得午夢醒而怡然仍步西冷橋解舟移壺春樓樓前爲湖心亭主人備酒食以供遊客乃調白藕之粉烹活水之魚粉甘而香魚肥而鮮臨水面山興復不淺隔座有携妓飲者尊農詠以二絕不矜俗豔效東子自有風標繼謝家我爲湖山惜佳麗獨裁僞體詠風花板覓巷口送春歸香雨絲絲濕蝶衣料怕落梅風信惡故教小字伴薔薇是妓年將花信而風度翩然與灑上煙花雅俗迥隔天壤西湖比西子管領湖山正不可無美人歟俄而風起微雨霏霏各散筵放舟

期 一 第

謁岳王墓。觀張俊、方俟、高秦、檜王氏四鐵像。慨然於忠奸之遺臭。流芳自在。公理最後。至劉莊入門。見諸室塵封。上加浙江財政司藍字長條。惟一徑紆迴。可通修竹。送青梅樹。皆纍纍結實。少進有巨屋三楹。豁然開朗。橫榻置琉璃鏡。以面湖山。耶雲耶遠。莫知不煩。意匠自得。真趣軒窗。几案亦極精雅。美矣備矣。而主人翁好務外。其左壁懸使日本時明治皇所賜璽書一牙牌。頭銜向人刺刺不休。辱沒名山。已當下賈稚圭北山之移園。後卽主人墓道。上主人劉學洵及其妻某氏埋骨處也。下兩合墓。分東西列爲主人八側室墓。高丈餘。四周砌大理石。地鋪花磚。面開大池。較岳墓規模且過之。以一人而配九妻。其子孫更廣營石室。制擬王者。天下之所謂妄人。有如是乎。歸是夕。寓孫圃。翌晨天氣晴朗。再至三潭印月。小憩於一寄樓。偏之閒放臺。一寄樓下有十二橋。釣叟楹聯。四面湖山數間屋。一樓風月半龕詩。樓中舊供十二橋釣叟遺像。芒鞋竹杖。貌甚清古。今撤矣。釣叟一生以剛直聞。其自治尤廉謹。故樓臺皆不斲椽。不施丹漆。與諸名園不類。閒放臺題句多可誦。謀君七律有如此江山。餘夕照無多涕淚。又新亭平淡中見沈鬱。亦有心入也。少間午餐。高莊高莊在花港觀魚。東偏地不廣。疏林蔭日。曲廊依水。自有名士高人之致。沿湖且住。軒秋水舫。襟帶蘇堤。涓涓不隔。余與尊農樂其幽雅。低徊不能舍。去午後。故人許頌剛來。盤桓於子墓。花港觀魚小萬柳堂。同行至毛家鋪。余與尊農煥之。沈生步上靈隱山。花放艷。澗草送香。且觀且前。忘其路之遠。近至入寺門。水聲淙然。頓洗塵思。五人跌坐石上。聽冷泉自空山來。銀濤傾瀉。如奏鳴琴。惟飛來蜂。遍摹佛像。至此令人疑爲佛國。頌岡又語余曰。日本某山某刹。皆如是。名山何辜。受斯磨斲。爲感慨。係之出寺。乘肩輿往杏花邨。以頌岡之招飲也。所過左爲山麓。長松千尺。蔽日參天。右爲竹林。林中時見。

見破衲。攜筇籃。拾新筍。鳥語幽香。送行人。襲襲不止。三里出清澗。禪院停輿。觀魚樂園。卽玉泉是也。寺僧出麥餅供施。魚池長方。廣不過一二丈。而魚可數百尾。嬉擲餅水。清魚躍皆爭食。有一餅而數十魚聚者。沈生日樂哉。余謂沈生魚之樂。蓋不如江湖遠甚。魚本能自養。故自樂。今食於人。則樂者非魚之樂。乃人之樂也。於是淡雲欲雨。雨屏鐘聲。隨晚風入戶。少住。遂行。頌岡已先在杏花邨矣。晚歸寓。寓以濱湖。多青蚊。不能一刻坐。無何月出。余呼尊農復至湖邊。苦無舟。不能渡。悵悵返。而余遊興甚濃。時煥之早入睡。鄉捫其足。煥之復披衣起。同叩門入。楊莊洗盥更酌。憑窗對孤山望月。遠見燈火一角。云杭前鼻。曙也是夕。月色不甚皎潔。至午夜乃漸明。孫圃有小艇歸。更下權掠孤山。向白堤而去。舟傍岸行。四面皆荷。壓荷葉田田。有聲清香拂衣。露圓如明珠。仰見一輪冰影。環拱青巒。相謂仙鄉咫尺。非必別有洞天。於是三人徜徉白堤。坐錦帶橋石闌。煥之操短歌。尊農時爲長嘯。余忘其形骸。不知所以興盡。既歸。至明日過湖。品茗仙樂園。仙樂園湧金門外之最勝處也。十年前曾於此雨中狂飲。每思不忘。至是見梁棟半欹。詢諸茶博士。且泣然曰。不知何來。謠言驚散遊蹤。吾輩之生涯盡矣。三日來世事都忘。聞是言。曲曲愁腸。又不覺徐徐引動。進湧金門。登吳山。欲入趙公祠。臥看西湖而已。爲軍警駐防地。四景樓者。著名賣油酥餅者也。余前在杭未之顧。是日以小銀元兩枚試嘗一小團。其味殊適口。樓踞山巔。外臨錢塘。江白浪滔。滔如聞有子胥濤聲。往來動盪。隔江青山無數。蜿蜒直走蒼海。誠大觀也。下山出一井巷。喚肩輿。逕赴車站。下午三時登車。六時抵滬。站而杭遊於是終矣。是行也。余與尊農有十年之約。而我之別西湖者。亦十年。三日儉閒飽。食清福。爲飢驅之。不自由。遽指歸鞭。湖山勝蹟。登臨者無十之一二。荒于學。又不能繼樂。

天與東坡遺情留題爲湖山生色然則遊西湖曷乎記蓋記有取於文之可傳有取於地與事之可聞後世余之記不過使數十年後易于一展卷知某歲月日六橋三竺間有雪泥鴻爪云爾故拉雜以爲之記時癸丑四月既望後二日記者梁溪心石也

詩

玉嬌曲爲紅薇生賦

亞子

蓮雞已失東南局降旛夜樹君山麓痛哭當年識賈生變名此時同張祿烽火倉皇走避兵株連鈞黨夢魂驚誰知覆天翻地際別有盟山誓海情佳人少小生南國玉嬌小字傳鄉邑一自天鍾第一流湘花湘草無顏色佳俠含光本性成桃花劍底獨關情紅顏別擅凌雲氣素手能彈變徵聲望門投止文章伯一見無端情脉脉本來蘇小是鄉親何況香君重逋客枇杷門巷受恩身好作桃源暫避秦金屋翻教營復璧玉釵親典爲留賓賈生年少工詞賦賓從翩翩各殊度明鐙華燭屢尋懽檀板銀樽不知數一度温磨幾度愁念家山破唱梁州從來青史千年恨都付紅裙一哭休紅裙著意相憐惜爭奈柔鄉難託迹折盡門前楊柳枝明朝又作關山客復約難留嚙臂盟五湖天際若爲情空憐辜負嬋娟意霸越亡吳計未成失時豪俊仍肥遯蛾眉別去餘長恨傳聞綠葉已成陰差幸名花免墮溷俠骨柔腸自古難紅粧季布擬湘蘭玳梁紫燕雙棲去祝汝營巢歲歲安君不見伍相窮途瀨女逢王孫漂母各英雄獨憐紅拂天涯老惆悵他年李衛公

携雷辟世適與周夢坡先生鄰辱承佳什依韻奉酬

貴池劉世珩聚卿

惜哉僅爲其意中人而喬裝從軍耳

英國少婦甄利迺爾。忽於去年十一月間。自剪其髮。喬作男裝。往海軍招募所報名入伍。主者不察。已記其名於籍矣。及驗視體格時。例須寬解其衣。婦乃知不可掩。急自陳曰。吾雌而非雄也。因吾意中人爲海軍兵士出戰已久。存亡莫卜。故欲變相從戎。冀得尋訪一晤耳。言已大哭。詢其真姓名。則諱不以告。是亦一可憐人也。

一指值五萬元

音樂大家之價值如此

奧國菲利茨克雷斯列爾者。著名之音樂家也。善彈琴。以指爲命。曾與某保險公司訂約。專保指險。五萬元。此次大戰發生。菲氏應徵從軍。噶利悉阿之役。右手觸彈。負傷。該公司應交約金與否。實爲保險界一研究之問題。能否卽行解決。各界均頗注意也。

世界之空中王

果何所見而云然乎

德國馬耳日氏。著一小說。豫想德國之未來事。其中有云。一千九百十年。德皇派兵三千萬。前往中央亞細亞。而命空中飛行艦一千隻。裝置妥貼。預備出戰。此時日俄兩國又開戰爭。舉行空中之大戰。最初日本艦隊獲勝。然俄軍之中。有稱爲空中戰爭之拿破崙其人者。在意欲挽回此形勢。且謀征服歐洲諸國。德皇聞有此事。慮將危及德國。乃向俄國派遣空中軍艦。與俄國大相激戰。終討服之。德國之領土。乃

詩

八

綺起蛇。踏題字。分明藏鳳臆。遙想鷗波相對處。風流韻事。湖山駐。憑弔蒼茫酒。不斟詩心已。逐琴心去。哀絃一曲。愁雲昏。俯仰摩挲。點淚痕。水雲八道。疊山死。遺徽猶記趙王孫。

消寒第七集卽席分韻得癸字

吳俊卿倉碩

撞。纜。代。鼓。天。風。裏。杏。花。一。樓。臨。海。市。杯。盤。雜。陳。古。所。美。奇。字。深。鑄。識。父。癸。速。客。苦。無。長。鬚。奴。睹。酒。賴。有。修。眉。妓。古。來。劍。俠。誇。紅。帶。未。敢。娟。娟。輕。視。爾。老。夫。老。兮。非。英。雄。誰。是。英。雄。衛。公。李。果。有。劍。器。借。一。舞。公。孫。大。娘。此。長。技。無。君。無。父。楊。墨。耳。劍。鋒。所。向。盡。披。靡。歡。喜。不。占。天。地。否。

分詠撲蝶戲開元遺事宮中諸妃撲蝶為戲集古

周慶雲夢坡

飛。花。滿。四。鄰。王勃晴。光。五。雲。疊。楊巨春。來。起。漸。慵。崔道融扇。撲。園。中。蝶。高啓一。雙。撲。得。和。落。花。高啓紅。退。香。汗。溼。青。紗。薛能遊。春。未。足。春。將。度。史劉言等。閒。飛。上。別。枝。花。李商隱幽。花。避。日。藏。深。葉。陸游一。陽。煙。霞。隨。步。屣。周權纔。得。天。顏。一。笑。開。楊萬里朝。雲。暮。雨。長。相。接。李商隱

和潤生先生憂時感事原韻二章

輯齋老人

雨。雨。風。風。未。肯。晴。年。華。荏。苒。客。心。驚。江。南。旱。澇。關。憂。樂。海。上。烽。煙。論。死。生。利。在。和。戎。工。粉。飾。術。原。富。國。蹈。虛。聲。古。今。無。限。興。亡。盛。都。付。尖。叉。訴。不。平。天。公。何。事。弄。陰。晴。好。句。如。珠。四。座。驚。我。是。閑。雲。依。碧。感。君。爲。霖。雨。慰。蒼。生。澆。愁。騷。首。杯。頻。舉。得。意。揮。毫。筆。有。聲。處。世。人。同。萍。聚。散。片。帆。歸。去。祝。風。平。

東家行

樂子

感中日協約作也

嬌小東家子。闌牆已三年。脈脈心未許。自謂永無緣。誰知日成後。相與結纏綿。傳將尺素書。密意盟釵鈿。釵鈿有分離。鴛鴦難兩全。最怕風波起。恩情中道捐。

詞

點絳脣

尊農

孫子頌陀以所集定公句曰綴珍集見示且索題詞宵燈篝誦觸緒悲來為賦二解

小擘吟。一簫一劍平生意。蟾露清淚。總為悲秋費。無縫天衣。字綴珍珠細。紅紅記銀箏。花底付與人。

雙警

淺醉閒吟。亂愁壓夢濃。於染航船。非滿中有山河換。菊影梅魂。我亦商量遍。無人管羽琫。小醉喚取春。

風轉

好事近

尊農

四明周氏仿日人六三園式築學圃於靜安寺南夢坡約同倦鶴滌塵及予往遊歸賦五古一章

紀事滌塵以邁陂塘詞和之予亦繼聲

蠶柱解留人。塵外客襟紅。澣一樣小橋流水。問蓬萊清淺。維摩丈室。畫玲瓏花影媚。秋苑園中密室構築精絕認取詩痕著處。聽隣鐘鼓。緩。

減字木蘭花

尊農

詩

九

詩

題武進莊繁詩女士手寫楚辭

紅絲小硯散雪團香都不羨竟體芳蘭人在靈均香艸間
 彩鸞唐韻甲帳風流零落盡涼意如潮欲托
 微波寫楚騷

憶舊游

題王尊農梅魂菊影室填詞圖

悵孤山久別三徑將蕪花事蕭條賴有生花筆把冰魂瘦影描
 上生綃暗香幾番春信重九又登高恁紙
 帳淒迷流燈掩映舊夢難拋溪橋故廬在憶花著窗前寄與人
 遙晚歲歸期阻顧東籬顛頓一樣無聊
 凭闌倚聲相和月夜共招邀嘆老夫填詞探芳負約霜鬢凋

語石

十



珊海餘詠

松風
書

滑

稽

問

答

(一)上海新聞有儉雞橋其名頗不雅馴然必有所取義能將其歷史詳言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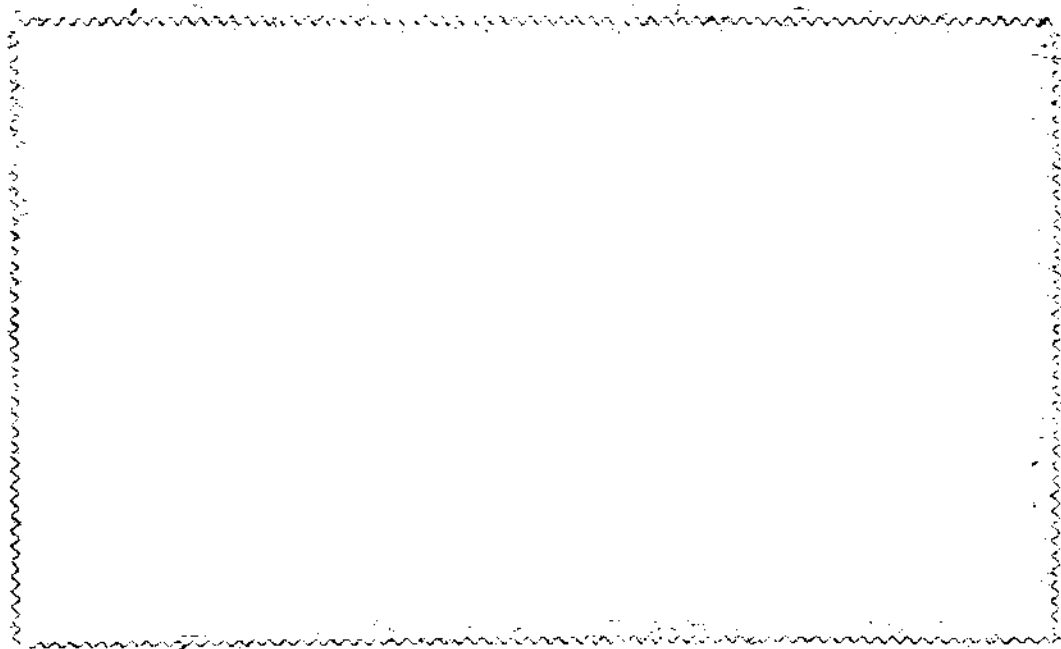
(二)上海市肆中所懸市招每多別字如某煙店之異翰生謀某菜館之春濃婆尾等類記者深苦聞見未周將集思廣益以佐瀟濱談藪讀者能列表見示歟

(三)市招中多冠以數目字者如三教真香四時亦酌之類讀者能自一至十臚列以示歟

(四)有人携洋十萬元將於一夕用去以何種用法最爲豪爽試各言其志

注意 每答一題爲完卷惟必書於下列答案中裁下寄示四題全作者贈本雜誌四冊作三題者三冊餘以此選推

答 案





梅魂菊影室談雋

西神

往讀笑笑錄拊掌集醒睡編諧鐸諸書如匡衡之說詩如方朔之射覆釋卷猶醺醺有餘味然俚聞俗諺文不雅馴大雅君子屏勿道焉余嘗瀏覽陳編見夫君房言語俯拾即是因彙錄成帙名曰談雋茶餘酒後取證舊聞不猶勝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耶甲寅冬莫梅魂菊影室書

羣居解頤。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御史臺記。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女。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妒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論講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

開天傳信記。唐裴寬子諱復。為河南尹。諱素好談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諱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

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請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我。請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羣居解頤。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輩。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齊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跌座而坐。非婦人。何云。夫坐而後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以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羣居解頤。魏博節度使韓簡性蟲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之爲政篇。翌日語從事曰。近方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西神按西人所譯之論語有二本。其第一本初出時。譯至三十而立。以 *stand* 詮立字。友人澄亞嘗引以爲笑。閱此知西人正復有本。不得以杜撰譏之也。

玉泉子。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勝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及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及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爭。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爭之聲乎。

歸田錄。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唾玉集。漁隱叢話云。朝廷常遣使高麗。後一僧伴宴。會中行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貴耳集。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馬趕不前。一部髭鬚。蛇鑽不入。身座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鏢。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紳履上殿。王德就擒。此人得以作詔免。

談苑。石中立字曼卿。試館職。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失鞍。馬驚曼卿墜。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後遷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勸以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天禧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率同列往觀。或曰。我輩參預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續詩話。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押班。常至日。盱守堂。率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塔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事實也。

樂善錄。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逆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

諧海

四

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

漫笑錄。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椀。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鼎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沒也。穆父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調謔編。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調謔編。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行都紀事。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某祖在大觀間在上庠。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携倡妓飲於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笑。

却掃編。宣和中王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葫蘆。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還須下部小尚書。聞者為快。老學庵筆記。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觀其

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癸辛雜識。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翦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大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

戰事趣聞

誰教你不纏足來

大將夫人受驚矣

德人近多喬粧法國婦人。至法軍中探聽軍情。法人初不之知。顧男女之足。天然不同。歐洲女子。雖爲天足。終較男子爲小。籠之以裙。則難辨別。一旦暴露於外。大踏步而行。不難立見破綻。法人疑之。偶捕一人。驗其足。則不啻如吾國之纏脚者。將足之前端。包裹重重。使作尖銳之狀。再著女靴以掩耳目。法人窺破此秘密後。竭力調查。凡大足之婦人。稍異於平常者。無一不受搜檢之苦。最近法國司令官在各戰區。遍貼一種有趣味之告示。其文曰。

大足之婦人。因受德探之嫌疑。仰各軍人注意勿忽。又曰。

若見軍中有可怪之足者。卽行前來密告司令部。當與以極重之賞金。

自此告示發見後。法國婦人乃大受其影響。某大將之夫人。因赴戰地面會其夫。而其足故甚大。不料在火車中竟受德國偵探之嫌疑。爲法國軍人所拘捕。送至司令部。剝脫衣褲。受辱百端。後因得其夫之來函證明。始行釋放。亦趣聞也。現在北法各地大足婦人。頗起恐慌云。

侯爵之犬

較之吾國乘軒之鶴何如

法國第五十三旗步兵。有一犬。能爲人送信。以其靈敏。呼曰侯爵。當法與比交戰於沙梨堡時。法某軍官見戰勢不佳。必須即刻報下級軍官。而其時德軍炮火甚烈。人難前進。乃命該犬帶信前往。犬即從槍林彈雨中直穿而過。殆將至目的地時。忽中彈倒地。然仍強起。雖血流如注。終至目的地而後倒斃。法人傷之。醜資立碑。大書特書曰。侯爵勇死戰場。

缸頭黑炭亦有用處

最好多請幾個黑旋風來

歐戰劇烈之中。印度營中軍官損失之數。必較他營爲獨多。初不知其故。後細細研究之。始知印兵之軍官。悉爲白種人。易爲敵兵所識。德軍深知若能多斃印兵。素所習慣之軍官。則印兵將失其效力。即使遽易以新軍官。亦難指揮得宜也。故德軍與印兵交戰時。其槍砲所向之靶點。悉萃於皮色較白之軍官。英人既揣知其意。乃命各該軍官塗黑其面。俾雜處印兵中。不致爲敵人所辨識云。

歐洲之花木蘭

惜哉僅爲其意中人而喬裝從軍耳

英國少婦甄利迺爾。忽於去年十一月間。自剪其髮。喬作男裝。往海軍招募所報名入伍。主者不察。已記其名於籍矣。及驗視體格時。例須寬解其衣。婦乃知不可掩。急自陳曰。吾雌而非雄也。因吾意中人爲海軍兵士。出戰已久。存亡莫卜。故欲變相從戎。冀得尋訪一晤耳。言已大哭。詢其真姓名。則諱不以告。是亦一可憐人也。

一指值五萬元

音樂大家之價值如此

奧國菲利茨克雷斯列爾者。著名之音樂家也。善彈琴。以指爲命。曾與某保險公司訂約。專保指險五萬元。此次大戰發生。菲氏應徵從軍。嗜利悉阿之役。右手觸彈。負傷。該公司應交約金與否。實爲保險界一研究之問題。能否卽行解決。各界均頗注意也。

世界之空中王

果何所見而云然乎

德國馬耳且氏。著一小說。豫想德國之未來事。其中有云。一千九百十年。德皇派兵三千萬。前往中央亞細亞。而命空中飛行艦一千隻。裝置妥貼。預備出戰。此時日俄兩國又開戰爭。舉行空中之大戰。最初日本艦隊獲勝。然俄軍之中。有稱爲空中戰爭之拿破崙其人者。在。意欲挽回此形勢。且謀征服歐洲諸國。德皇聞有此事。慮將危及德國。乃向俄國派遣空中軍艦。與俄國大相激戰。終討服之。德國之領土。乃

由北海直達於波斯。俄國之所謂拿坡崙其人者。欲再編成空中艦隊以圖襲擊印度。於是英國求援於德國。德國允之。大敗俄國拿坡崙之艦隊。遂由英國將南非洲割讓德國以爲酬謝。至一千九百三十年。德國遂爲世界之空中王。掌握全球之勢力矣。

德國軍事偵探之進步

簡言之終是一個美人計而已

德國之使用軍事偵探也。自弗列迭里克大王以來。皆已研究不遺餘力。每年耗費至千萬之多。其最優者。每月薪金皆數百元。故德國偵探之才。因而輩出也。

如今次之戰爭。德探之被捕者。屢有所聞。其中以著用英法之士官軍服爲最多。而最可畏者。則婦人偵探也。先是也隆河之役。有一最美之女子。自窗隙窺探英法士官執而詰之。果德探也。

此等最美之女子。每利用電光照探敵軍之地位。該女子等並非土著人民。皆自他處乘汽車而來者。其最可異之一事。則其身旁皆帶有英法司令官之旅行護照也。

德國女子散居於英法之都市。爲家庭講師等種種。而又帶偵探之任務者。不可勝數。英國某士官曾私一商店之女夥。而泄露軍情。此女夥蓋即德政府所派遣。英某士官卒以此事。受入獄之宣布矣。有名之紀弗拉爾他爾中。亦有德國之女探。該女探出其最敏妙之手段。籠絡英之士官。該處之地圖。遂入其手。亦可畏矣。

東報載歸自英京之某日人所談。略謂在英之德人。皆被偵探嫌疑於英國官憲。其中尤堪驚異者。一妙

齡之德國婦人。爲英國某官員之家庭教師。其人格品操。毫無可疑。頗受居停禮遇。一日。其家主婦偶入此德女教師所處之室。發見多數之嫌疑書類。遂查知其爲偵探界中之一人。

英德之互誇兵力

一誇其多曰數等於米一誇其勇曰味等於椒

英國某報載印度軍人在軍前之笑談一則云。一日印兵一名向英兵曰。開戰之前。德皇維廉以大米一袋。置於軍前。令轉呈英皇。袋上大書曰。袋中之米數。卽朕之兵數。英皇答之以一小瓶印度胡椒。上書云。瓶中所儲之子數。卽朕之兵數。請嘗試之。卽知其味矣。

諧文擷腴

老學究致老妓書

雙泉老祝如椿。十年風月。傾動一時。近以徐娘半老。入都作賣笑生涯。大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慨。爰有自署老學究者。郵通一函。其書云。

如椿校書粧次。青衫命薄。紅粉愁增。衰老殘年。同我厭世。良可嘆也。憶昔卿登花榜。巍巍題及第之名。我擷芹香。赫赫擢秀才之架。其一般榮華。蓋莫我等若也。枇杷巷口。車馬紅塵。桃李門前。絃歌絳帳。一則曲高和寡。邀顧盼於周郎。一則論道談經。傳遺風於孔氏。珠簾繡幕。春色宜人。圭竇華門。冬烘笑我。作生涯以皮肉卜豐歉於舌耕。雖方寸之地。函丈之間。其位置高下。各有不同。而餬口之術。則又如出一轍。不料光陰倏忽。時勢變遷。胭脂褪而翠袖寒。科舉停而青氈冷。幾多雛妓。競開新劇之團。若輩時髦。另闢課

諧海

十

程。之。日。經。願。嫁。為。商。婦。空。悲。江。上。琵琶也。思。謀。作。教。員。那。識。學。堂。門。徑。妻。妻。衰。草。怎。戀。王。孫。咄。咄。腐。儒。羞。
談。孔。孟。丁。茲。厄。運。諒。有。同。情。謹。具。寸。箋。聊。通。款。曲。敬。頌。妝。安。並。希。心。照。老。學。究。拜。手。

共和竹枝詞

齊 壑

夏。后。時。行。五。族。同。中。華。從。古。重。農。功。官。場。陽。曆。民。陰。曆。舊。歲。新。年。牛。馬。風。
黃。龍。旗。幟。黯。然。收。五。色。雲。霞。遍。亞。洲。最。是。花。間。諸。姊。妹。國。旗。繡。上。鳳。鞋。頭。
政。治。筵。開。列。縉。紳。人。惟。求。舊。器。求。新。橡。皮。車。上。西。裝。客。半。是。前。朝。待。漏。臣。
文。官。考。試。費。支。持。寄。語。諸。君。好。自。為。回。憶。當。年。科。舉。日。出。身。未。免。太。便。宜。

裝大脚詩

近。時。女。子。多。放。脚。穿。革。履。昔。欲。其。小。今。欲。其。大。所。受。痛。苦。正。復。相。等。因。嘲。以。詩。云
小。脚。而。今。不。雅。觀。強。裝。大。脚。也。難。看。皮。鞋。半。塞。棉。花。絮。撇。去。歪。來。總。覺。寬。



游
戲
三
味

朱新之先生書潤格

堂幅^{八七六}尺洋三圓^四尺洋二元

屏條^{八七六}尺每堂洋五元^四尺四圓

楹聯八言洋二元七言一元五言五角

琴條每條一圓行書五角楷書加倍

紈扇摺扇每件一元楷書加倍

名戳五角 壽屏碑版另議

薪之先生夙工八法曩客京津著稱藝苑比來海上暇輒臨池求書者踵相接也爰為代訂潤格如右

張弼士 嚴漁三 駱秉堃
馮伯年 朱葆三 馬子彝
周金箴 王一亭 王尊農

同啓

寫件交雙星社轉交約日取件潤資先惠



科學遊戲

倦 鶴

數學之部

(一)令人任意取一數。暗寫掌中。但須千以內者。猜者口報一數。而問其比所取數之大小。至多十次。不可不知所取之數。

(法則)因一爲數字之最小者。以二乘一。連乘九次。得五百十二。爲第一次所猜數。如較他人所取數大。則二除其數。而再問之。如較他人所取數小。則加其倍數之半。而再問之。如既得較大之數。又得較小之數。則就最近兩數相加。以二除。而再問之。如此行至十次。無不猜得者。

(例)設所藏數爲二十三。則先以五百十二問之。他人必曰較大。二除其數。得二百五十六。舉以爲問。他人亦必曰較大。再迭次用二除法。歷以一百二十八、六十四、三十二。爲問。他人必仍曰較大。更以二除三十二。得十六。問之。他人即曰較小。然後以三十二與十六相加。爲四十八。二除得二十四。爲問。他人又曰較大。乃以十六與二十四相加。二除之。爲二十。復以爲問。他人又必曰較小。由上法。更以二十四與二十相加。二除得二十二。爲問。他人亦曰較小。則以二十二與二十四相加。二除得二十三。即相臆合。然不過十次也。

(二)以有定數之錢。自取若干。令他人取若干。而各藏數錢於拳內。未藏者毋許互觀。乃對他人曰。我與汝合成若干錢。還汝之本。尙餘若干錢。(如適盡則曰適盡。如不足若干則曰不足若干錢。)各伸拳視之。數必無訛。

(法則)於取錢之時。將有定數之錢。分而爲二。一多一少。自取多者。令他人取其少者。然後各於所取錢中。握數錢於拳。乃以己手所握錢爲主。由還本之法。使所呼之數爲定數。如尙餘若干則曰餘若干。適盡及不足時亦然。所呼數一定。則餘不足亦一定。故不論他人拳中錢數幾何。而有餘不足或適盡之數必無訛。

(例)設自握錢八枚。呼曰我與汝合成六錢。還汝本。餘二錢。使他人伸拳視之。如他人握五錢。則以一錢配合成六錢。還本五錢。恰餘二錢。如他人握四錢。則以二錢配合爲六錢。還本四錢。亦餘二錢。不足及適盡時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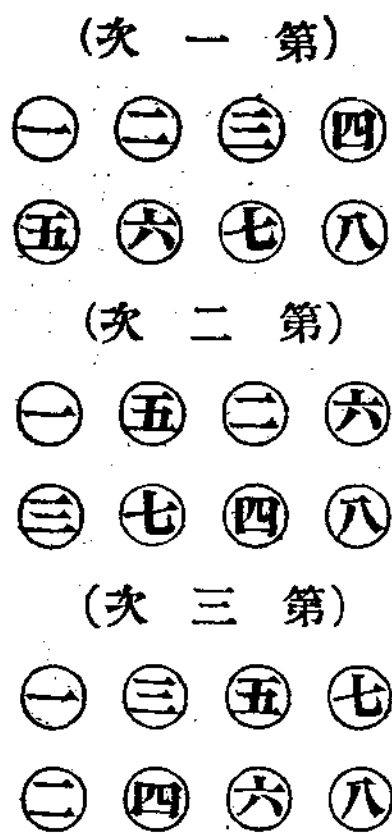
(三)瓜子一堆。約在百粒以內。不使知數。但云以三數之餘若干。以五數之餘若干。以七數之餘若干。卽當知瓜子之粒數。

(法則)因三之倍數餘一。而又爲五與七之倍數者。數爲七十五之倍數。餘一。而又爲三與七之倍數者。數爲二十一。七之倍數。餘一。而又爲三與五之倍數者。數爲十五。以此爲法。如餘數爲零。則因以零乘某數。結果仍爲零。可以置之不算。如有餘數。則以餘數之數字。乘各法數。(如三數之餘二。則以二乘七十之類。)然後以三個數相加。視其若干。

又因三與五與七之最小公倍數為一百零五。而瓜子之數。在一百零五以內。如相加之總數。不足一百零五。即其粒數。如在一百零五以外。則減去一百零五。其餘數即為粒數。設總數減去一百零五以後。仍在一百零五外。則再減一次。必得瓜子之粒數。

(例)設瓜子之數。為三數之餘一。五數之餘三。七數之餘二。則依上法計算。得一百六十三。減去一百零五。即瓜子五十八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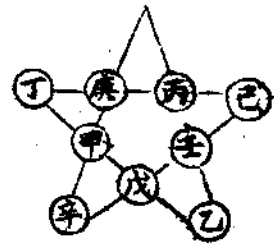
(四)以錢八枚。分上下兩排。列於檯上。令他人暗認一枚。而說明其在上在下。然後收起再排。再令說其在上在下。三次之後。當知他人所認之錢。



又在上之二枚中。一在上。一在下。(餘類推)既經兩次之折半計算。而三次中如上上上及上上下下之地位。又各各不同。故可因他人三次所呼上下之詞。而指出其錢。

(例)設他人第一次說上。第二次說下。第三次又說上。即可立指為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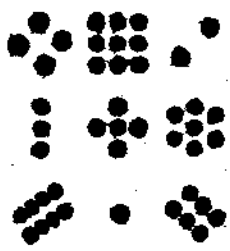
(五)五角形之棋盤。擺棋子九枚。而定其一位。使棋行九十着。則各子行徧各位。仍復其原。



(法則) 棋盤形如圖。共有十位。擺九子即空一位。其行動之法。(一) 須行於一直線上。(二) 須行隔子。(三) 移動時須置之空位上。至行動之時。則無論空位在何處。但以同直線上隔一子之棋子。移入補之。而與此子同直線隔一子之碁子。又移補此子之空位。如是行至九十着。即各子行各位一周。而仍復原位。

(例) 設如圖所示。空位在頂角。則第一子由甲移至頂角。而第二子即由乙移甲。第三子由丙移乙。第四子由丁移丙。第五子由戊移丁。第六子由己移戊。第七子由庚移己。第八子由辛移庚。第九子由壬移辛。此時壬又為空位。乃以在頂角之第一子移入之。如是遞移。則至九十着時。各子皆復於原位。

(六) 以棋子四十五枚。分為九堆。每堆之數。不准相同。而必有八直線。其在同一直線上之數。必皆為十五。



(法則) 此洛書之圖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則成一方形。而三縱線。三橫線。二斜線。數皆十五。觀圖自明。

(七) 以白棋子四十五枚。排為九行。各行之數。不准相同。再以黑棋子四十五枚。亦排九行。各行之數亦各異。而依排列之原狀。兩相併吞。必成方形。白黑仍各分疆界。

(法則) 各行之數。自一至九。依次排之。則成三角形。兩三角形相合。則成方形。而白黑各為一三角形。仍不相混。但排列之次序。必互相顛倒。

表帕之變幻

梅 夢

(解說)檯上預設一桌。桌上置高尺許之木桶一。桶上有蓋。桶中藏報紙數張。每張裁為四小張。洋蠟燭半段。茶杯一隻。少時。演者及一助手偕出。同立檯上。向衆鞠躬。演者執木桶。取出各物。徧示坐客。畢。將桶反轉。與大衆觀之。以明桶中物均取出。乃謂助手曰。今日約汝上檯。請變幻術一套。助手並不思索。答言甚好。甚好。即將木桶接在手中。一手以桌上報紙。洋燭。茶杯各物。放入木桶中。蓋上桶蓋。對觀者曰。余之幻術極神妙。桌上各物。今已變去。我事已畢。其餘任彼一人再變可也。言畢。作匆匆下檯狀。演者將其衣袖扯住。搜出木桶中各物。仍置於桌上。謂之曰。我不要汝將各物藏在桶中。我要汝變去各物。助手曰。我之變法。不過爾爾。汝要我再變。我是不能了。現在請汝變罷。演者略一思索。謂助手曰。汝要我變。我豈有不能變之理。不過桌上各物。均係自備。即使變去。不算稀奇。我要汝向坐客借一銀表。及一手帕。演一套新奇之幻術。與汝看何如。助手即向坐客借一銀表。請其簽字於表面。再向他客借一手帕。並交與演者之手。請其變去。演者隨手將銀表包於手帕中。再取桌上報紙一小張。包於外層。成一二寸許之小包。付與助手之左手。令其執包高擎。不許略動。即可將紙包中銀表手帕變去。乃助手之左手。竟顫動不止。並云我的手是有毛病的。要他不動。真正煩難。言時。搖動愈甚。演者微露慍色。謂我教你不動。怎麼不聽從我的言語。如今換你的右手執包高舉。是一定不可再動的。即以紙包付與其右手。使其高擎。豈知其右手較左手更動搖不止。演者假作大怒。說我不變了。用雙手將助手之身體一推。助手即乘勢跌於檯上。(關

「鍵一」說我的手顫動。是天生的毛病。怎麼你就無禮起來。現在你說不變。我倒偏要你變。言畢起立。以紙包付與演者。演者不受。曰：你要我變。你可將紙包高擎手中。須一定聽從我的言語。不可動搖。助手曰：不能不能。我的手實在是有毛病。請你另想別法罷。演者略一躊躇。說也好。你將紙包中表帕交與我。你去取一火來。助手以紙包交於演者手中。至幕後取水半小杯。立刻出外。「關鍵二」演者見所取爲半小杯之水而非火。笑曰：你作事太糊塗了。我叫你取一火來。你竟取了水出來。這不是有意難我麼。助手自顧亦不覺失笑。說我跌昏了。取錯了水。讓我再取火與你罷。演者說不必。讓我將水傾入茶杯。再將紙包中表帕裝入。也可以借水遁變去的。言時將水傾入茶杯。杯中紅光直冒。火勢炎炎。演者假意一驚。說你故意將火藏在水中。嚇我一跳。但既有了火。這表帕容易變去了一面。說一面取洋燭即在杯中燃着。左手執紙包。右手以燃着之洋燭。正對紙包之角燃燒之。燒破一角。然後吹滅洋燭。用二指入包中探得白果、花生、杏仁等無數。末將紙包片片撕下。與衆觀之。則表及手帕均已變去。乃向衆鞠躬。假意作下檯狀。助手見之。立時牽住其衣不放。曰：表及手帕。由我借來。必須仍舊變還。方可下檯。演者惶急曰：我祇知變去之法。不知變還之法。仍作急欲下檯狀。及助手再三要求變還。乃不得已於桌上取報紙一小張。將變出之白果、花生、杏仁及破紙包成一小包。執於手中。向助手曰：汝要我變還。仍須汝取一火來。助手立時至幕後。「關鍵三」捧出洋磁茶杯一隻。杯中滿盛清水。先與坐客觀之。乃置於桌上。「關鍵四」演者見之。故作怒容。說好好。叫你取火。你仍舊取了一大杯水出來。這不是有意與我反對麼。不變了。不變了。言畢將手中紙包丟入木桶。並將桌上報紙、小杯、茶杯。即初時着火之茶杯。同藏入桶。蓋好桶蓋。助手不許與之爭執。移

去桶蓋。用手入桶將紙包取出。〔關鍵五〕堅令演者變還。演者故意不肯。爭執再三。始有允意。執包於手。即以桌上之洋燭。令助手取火燃之。助手不得已。立刻至幕後。燃着洋燭。交與演者。演者取燭在手。燒破紙包之一角。放下洋燭。扯破紙包。中露一紅色紙包。解去一層。又是一層。均係五色紙包裹者。如是約十餘層。去盡紙包。則手帕銀表同時並露。表上簽字。並無更改。乃使助手分還坐客。還畢。取起桌上滿水之洋磁茶杯。向空一揮。滿杯之水。點滴無存。早不知何處去矣。乃鞠躬而退。〔即將木桶及各物帶入〕

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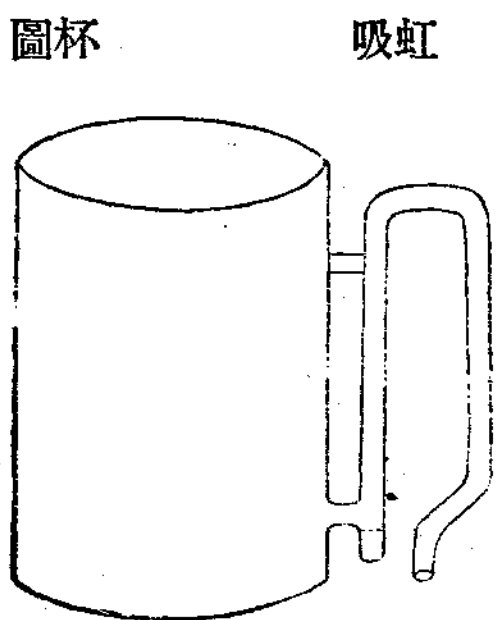
(一) 木桶內取出之茶杯。杯中預藏鹽酸鉀及白糖之混合物少許。

(二) 助手向幕後取出之小杯中。盛硫酸水少許。非清水也。

(三) 滿盛清水之洋磁茶杯。係物理學試驗器中之虹吸杯。

(四) 桌之抽斗中。藏有一碗。碗中置一橡皮

管。其橡皮管之一端。微露於抽斗之上口。助手將杯置於桌上時。須置於近抽斗之一邊。一手暗將抽斗縫中之橡皮管接於杯柄。杯水自可由橡皮管徐徐流至抽斗之碗中。直至流完為止。虹吸杯可託馬口鐵店仿造。其外以油漆漆之。略圖如下。



此處接橡皮管
此處直通杯柄

〔關鍵〕

(一) 助手跌下時。將銀表手帕之紙包。藏於裏襟之袋中。同時將左手袖中預藏之紙包取出。亦用報紙包成。中藏白果。花生。杏仁等。與真包大小略同。

(二) 助手至幕後時。將袋中之紙包即包銀表及手帕者。取出。另交一助手。立時取小杯中之硫強水出外。斯時幕後即用五色紙十餘張。將表帕層層包裹。外用報紙包成小包形。

(三) 助手第二次至幕後時。立取五色紙包表帕之紙包。外有報紙一層。入右手袖內。即取滿水之虹吸杯出外。以手指按沒杯柄之管外孔。則水不流出。

(四) 虹吸杯置於桌上時。暗將橡皮管接於杯柄。手法須快。

(五) 助手以右手入桶取紙包時。非取包白果杏仁等之紙包。此紙包仍存於桶中。演畢連桶帶入幕後。不過將袖口中所藏之紙包取出。即包銀表手帕者。一若真似桶中取出者。

〔注意〕

(一) 硫強水能腐爛衣服皮膚。用時宜謹慎。

(二) 鹽酸鉀為白色結晶之藥品。須將其單味研細。然後與等量之白糖拌和。若先與白糖拌和。研時即有爆發之性。宜注意。

(三) 助手跌下時。將真包藏於袋中。取出假包。及假意用手在桶中取出紙包。即乘勢在袖中取出。此等手法。須練習純熟。

(四)從桌上取起虹吸杯時。當乘勢扯離其橡皮管。

〔學理〕

(一)白糖鹽酸鉀之混合物。加入少許之硫強水。所以能發火者。因硫強水與鹽酸鉀相接觸。即起化學變化。增加熱度。同時從鹽酸鉀中發生多量之養氣。與糖化合而起燃燒之現象。欲知其詳。可參觀商務印書館出版化學諸書。

(二)虹吸杯照虹吸管之理而作。準物理學公例。凡加水入虹吸杯中。高過杯柄上端之一點。則水從杯柄外流。必至流盡而止。



話百海上

餘
興

應天泉 在靜安寺前。昔人稱為天下第六泉。

龍華塔 宋太平興國二年。吳越王造。

滬瀆壘 晉吳郡太守袁山松築。以防米賊孫恩之亂。

最閒園 在烏涇。元遺民王梧溪卜居於此。梧溪江陰人。著有梧溪集七卷。張士誠據

吳。洪武登極。先後徵辟皆不就。

露香園 在城北。今九畝地左近。有露香園路。即園之故址。明顧名儒築。掘地得趙文

敏篆書露香二字。遂以名其園。坊間所傳顧繡。自露香園始。

玉泓館 在肇溪。明顧從義建。得宋宣和玉泓硯。故名。從義著有閣帖考證十卷。

十

1/4 4.00

第 28 卷

國學雜誌徵文

本社慨國學衰微斯文淪喪爰集同志印行前人名著及近世詩詞文集以餉學者各書已在搜輯付印茲準陰曆二月中旬刊行國學雜誌門類則兼取衆長不偏一藝宗旨則獨標真理務去浮言趣味濃深校讐明晰非云導國學先河聊以延斯文墜緒取資從廉每月一冊定價四角豫定全年四元如荷海內閱達以有關國學舊著新撰惠寄由本社登錄者分別酬謝以答 盛誼簡章列右

一 給酬分四等

- (甲) 確有心得可資研究每千字四元
 - (乙) 義理精深文辭淵雅每千字三元
 - (丙) 饒於興味可備攻錯每千字二元
 - (丁) 孤本名著家藏秘籍每千字贈送本雜誌一冊十二冊以上加贈書券
- 一 來稿均須完作方可計酬詩詞及零篇碎章不酬
 - 一 來稿滿二千字以上一律寄還

上海南市紫霞殿五十三號國學昌明印書社啓